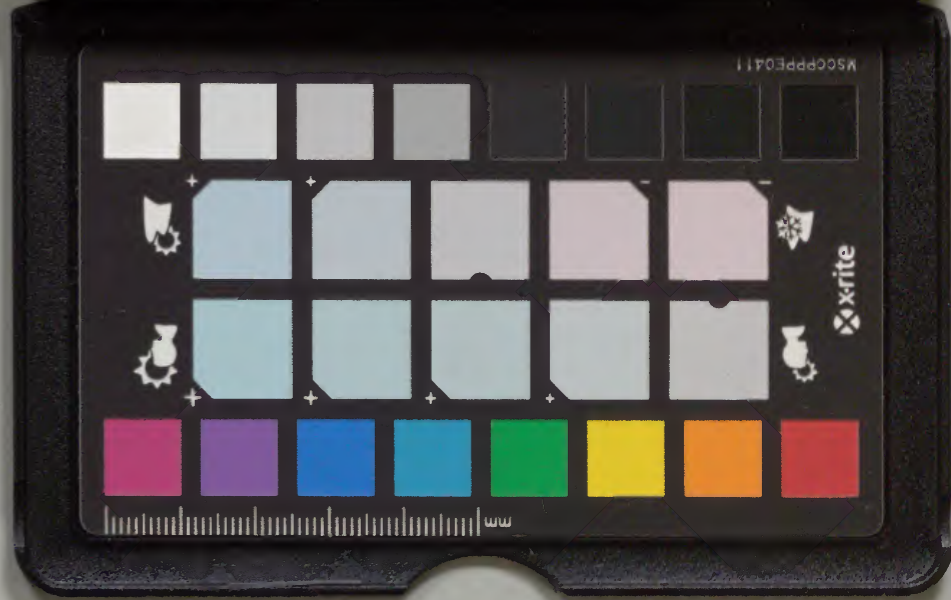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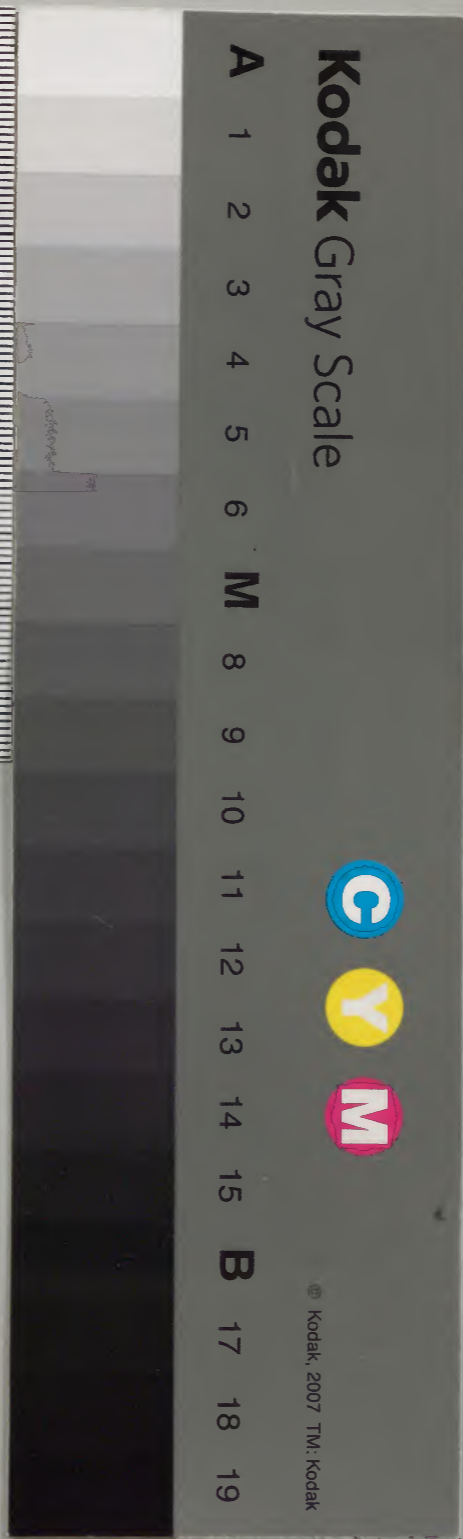


甲秀園集 卅之四

漢書門類		一〇五七九號	三七函	三架	七冊
------	--	--------	-----	----	----

內閣文庫		漢書	一〇五七九號	三七函	三架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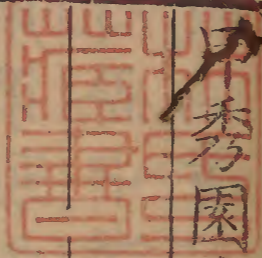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579
		冊數	7 ( 6 )
		函號	317 106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秀園集卷之三十

淺草大庫



鉛山費元祿無學著  
雲間陳繼儒仲醇校

文部

傳六首

全椒令宗漢余先生傳

余先生翔者閩中莆田人也其先國子正字余安裕  
遷江南數傳而徙廣南閩中在莆田者以避讐故改  
姓余至閩有耀者以名進士為饒州判廉慎公平自  
之任及致仕日往來進士而去其英廟實錄及彭

韶疏中即先生諸祖也先生生而穎異幼孤依母家  
大父林迪功教之讀書肄博士業有駿聲寒暑不輟  
藝而稍稍稱詩名籍甚諸生間二十四舉於鄉廣陵  
宗子相臣吳興徐子與中行亡不心竒之交相引重  
也明年試春官不第游南太學為少司成馬公應圖  
所知賞凡三上不第會莆燬於倭間關流落至京師  
仰屋嘆曰吾止五能鼠哉人患不蚤自致耳致則亡  
用第顯也竟謁選銓曹得全椒令全椒於江北號瘠  
縣縣中諸大猾書吏里胥持縣官短長趾相錯故事  
歲抄橫索丁錢分媚罔寺佐及薦紳家漸著為例而

南都監貢闈奴往往詐徑於椒宿猾與之通先期查  
言嚇令亟割里甲百金與之先生始之任詳為不知  
廉而得其狀惡之曰吾安得以吾百姓脂膏為諸佞  
人宵人市哉直以若曹貨之耳痛寘諸大猾於法上  
其事督漕中丞臺御史臺報可且交章論薦也遂大  
按諸獄亡鉅細虛已聽之而民不寃一夕假寐五丈  
犬見夢環水而呼覺而占之少選里有舉疏并獲髑  
髑一事以聞及爰前夢揚言曰是髑髑五何乃一也  
舉者不伏乃別遣里中豪少年為相續得之而并主  
已三遞遷全偵卒得一入於中肆問拷訊之曰羅姓

者合父子而五皆宿駟覺客有金設董酒毒死之以  
鎖錐陷腦中投之其先生論伏辜讞於御史孫令司  
理姚覈如讞江淮間亡不稱神明宰也又拔髦士彭  
夢祖揚於遮若而人供筆劄勸成大業先後第進士  
去最後御史列郡縣歲課羸詘於朝章下主曹駁謗  
御史亡以難度本謀咸里甲者裸䟽滁州守不法事  
而語侵全椒令先生即拂衣謝去攀轅者至流涕擁  
車不得發先生慰遣者久之先生歸三洲家徒壁立  
不為意也手一帙薜荔園中而為詩賦歌行以泄其  
感慨不平之氣以為詩亡自大曆以來五六百年間

雅道不講久矣我明始有北地開創而六七大夫  
若于鱗元美等狎主齊盟吾道有人哉愈自奮發於  
中原鞭弭者久之業既成嶺南宗人直指使者嘉詔  
在告致書招之先生遂遊朱明白雲諸山知名若歐  
楨伯梁公實輦亡不爭下之還出豫章王孫用晦延  
之芙蓉園曳裾受簡好溢平生先生好跌宕不羈資  
斧或不給而座客常滿每振人之急所至尊為長者  
然亦用是窮困異時舟泊嚴灘遇故人劉生之難多  
方脫之不令知也有鄉人守蘓州狎聞先生貧數招  
之先生逡巡不往也入齊魯登泰山窺日出謁孔林

闕里見檜栢杏壇低回不能去游燕與僕部屠緯真  
及會稽黃白仲聯騎留宋西寧邨第三人者未嘗不  
酣歌達旦也亡何而緯真中蜚語罷白仲械矣京師  
貴人善先生者慮不測趣先生歸先生奮臂呼曰某  
八閩男子挂囊驢首而東何不可者顧今人罹患難  
一旦棄之含沙口中乃欲比數賢豪間耶日夜營所  
為解黃生者幸贖而出之當時俠烈擅天下已之金  
陵與王元美先生遊元美高其人而亟賞其詩倡和  
者久之游梁訪李本寧太叅登吹臺而尸祝五先生  
狂飲醕爵其前曰吾而不當尸祝耶趨鄴下眺銅雀

探西園故趾獻詩趙王踰太行蜿蜒千里見黃河如  
帶悵然有鹽車之感過陳上太昊氏陵尋仲尼絕糧  
處曰孔氏至聖猶然遭阨吾之不濟命也夫晚而息  
駕於黃山汪生仲淹軟湯泉而盟語具汪司馬伯玉  
先生游記先生好青樓遊嘗手玉斗酌美人美人嬌  
不勝也手推之先生碎而笑曰有斗而不飲亡為貴  
玉矣其豪爽如此費元祿曰余往在閩中知宗漢先  
生內行醇備其天性高潔孝友人也自入仕抵歸痛  
父母不逮養屬諱日必改服茹素先世田宅盡割以  
處昆弟此祖父墳廬又力任之恥干他人落穰蕭疎

不問也時時著書自娛余視其薜荔園詩及崇基覆  
甑等集菁華色澤咸中律理其所由與江左新安相  
酌盟不淺矣

吳次山公傳

公名鶚字萬有其先為莆之可塘人宋熙寧間進士  
世延公自可塘遷于吳塘又為吳塘人公生而英嶷  
齊鬢年父瑞軒公棄養與兄宣城尉愛山公居兄  
弟無間却事寡母鄭甚謹醇厚倘於行止長業掌故  
家言所授即能通大義諸同學咸竒之謂取高第何  
有顧獨淹久不售公嘆曰椎牛而祭墓不如菽水之

逮親存也乃釋佔俾被推擇為福州衛椽抱公潔已  
三載改葉坊椽緣飾儒雅所在治辦凡四方之賓客  
斂關則為之飾舟車飭厨傳所以接待甚倘會盜賊  
攻剽道路張弓拔刃然後敢行公選精進健卒分部  
收捕室家賴以完聚既而聞鄭孺人卒馳歸以不得  
奉終事摧毀不勝已免喪人為公勸駕公泣然泣曰  
吾始願不及此嚮所以屈者以老母耳母歿吾復何  
所冀升斗之祿以自活為盡終營菟裘矣於是浮沉  
里閭間歲時伏臘進醵飲食被服雍雍有以自樂也  
絕不問家人生產黃孺人數從旁諷公公曰吾豈老

詩不念子孫哉欲士之子恒為士爾子賢當自為之不賢雖積著何益公約已清素閒居必正衣冠偉容貌日進諸子與講說經義言動皆可師法諸子卒無敢通飲食俠游者仲子潛季子浚一時俱以文名起公鄉間人咸謂吳氏有子云性喜施與聞人有急輒赴之賑恤不問所費黃孺人亦時時脫簪珥佐公行義舉里中婚祭得無失時者繫公是賴以其間與故舊遇從擊鮮為歡其容豫悅和粹兒童皆樂觀之人有爭競者聞公來輒謝罷至相讐不願聽長吏獨公一言即服無敢動人或從公咨籌必中事之情隱懸

决利害若索之懷公又妙解醫藥所鍼活無慮數百輩人有謀謝者公則峻却之矣晚年婚嫁既畢慨然慕向子平之為人乃挾奚奴杖馬箠尋遊山水間俯仰追慨陳說舊事泫淫淫下其雄心激昂獨出千載有不可語人者又聞天台雁蕩多僊人芝草欣然願往冀一遇之超然欲高世肆志焉其曠達若此歸而生產廓然益自晦不妄出入門戶聞寂無往還者惟益喜讀書構別業於紫霄之麓日偃息其間每旦必盥櫛端坐焚香誦周易一卦率以為常喜為詩詠輒立就詩亦渾厚可誦不作浮艷語公真古之遺愛今

之長者也色澤腴潤目光炯炯人方以百年望公無何疾作一夕而逝享年七十歿之日姻黨無不揮淚願以百身贖公則公之生平可概見矣

費元祿曰夫士不致青雲以竹帛功名即修士行於畝畝有曾史之操由光之行亦惡乎聞古今湮沒者不知幾何人矣以余觀於吳次公處有習業行有教義始不難屈身以奉母終不難舍名以全躬能卷能舒易所稱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公庶幾焉千駟之富執圭之貴於公何有余故從公季子游見其博瞻淹貫蔚有文譽造次被服必於儒者益知公

風規義範所發祥貽慶者大也吳氏之後其未艾哉

吳富山傳

公名朝字進之別號富山先世為德興人宋末六代祖名佛保者避難之鉛山娶張氏張故軍籍因家焉佛保五世孫清清生公母顧氏公生而穎慧有大志從塾師受學師輒竒之會公六代祖母張姓無祀千戶徐以公家為張贅婿用充行伍公遂廢學公產頗饒時管運千戶李念公起田中見安知尺籍符伍以運事屬公公父慮公少不辯治運以重貨賄李求脫公聞之嘆曰王事鞅掌不敢告勞吾柰何其以賄免



也即斬頭穴胸無所憾銳心獨往李褊心不無少望  
欲以法中之公周密勤勞所在運辦李無所發怒往  
往以言侵之公很然曰草木鷄狗牛馬譙詬遇之則  
譙詬報况人乎吾不利劍刺君即上書告君矣抵京  
遍詣諸御史臺劾李漁利貪狠姦賊不貲運軍與苦  
甚情詞慷慨時公十六歲諸御史無不心憐之且怪  
公志膽敢爾欲置李於法李多方求解得從末減公  
自念先世避難於鉛以婚姻之故置累於宗即躬之  
不恤其若產害子孫何會新詔下凡營中假子贅婿  
非原籍者悉革去公大喜即詣按臺謝自白其事謝

不為理公大譁曰大臣乘朝車處置國事寧得不復  
質确若此乎謝怒甚榜箠數百身無完者公猶不屈  
曰今日請得畢死於臺前不赦為子孫憂謝怒少霽  
得移屍驗問公除名為民公又念張故籍丹陽夫豈  
無親姻且我何與也而以家代之因以破業失產乎  
走南京大司馬張陳狀乞下冊陽究竟其事張果有  
田數百頃俱為他姓所得因追銀六百餘兩償公公  
歸氣愈益發舒無不人人憚公矣公為人用氣自行  
不屑毀譽素所不中意者俱各以怨深淺報之有  
緩急詣公公無所吝遇不平事則發憤快志甚於已

私徃徃借客報讐有古俠士風公娶余氏有女極姣好少雙公曰此女當富貴不然相書不可用也因繪圖以獻宗室奉國將軍拱棉公意得甚日曳裾王門招致娛遊子弟相隨行鬪鷄走狗不問家人生產所得即随手散去公美姿容喜為剽輕竒怪之服冰紈綺繡純麗日足於體婦女見公者無不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輒令侍者通慙懃多方致公公亦不自檢相從至千餘人然屢遭毒拳賴公多妙藥得全有美少年公欲之少年有所要公重賄以金因為昆弟語少年始裸身就公公笑曰吾焉用此革囊也立取其

金少年大悔而去其不羈類如此公無子嘗娶妾楊氏妾父不欲女於公謂公無媒而娶訟之於吏公慷慨詣獄具對不愛重費必欲得此女而甘心焉得即棄去曰一姬亡復一姬進天下豈少一癡弱女子乎凡四娶公輒嘆曰法不當宜子皆立遣之不索其直公終以無子絕於身云公臥病幾殆有黃冠過公投以一劑立有起色旋失去大索三日不得公自言習御女之術今八十五矣而神明不衰飲食步履如五十者余交公最晚公為余道行事甚悉意惆悵如有所悔者曰吾生平自喜為俠甚而放意自恣湛酒溷

淆亂男女之別多矣以此無種復何憾子為余傳之  
令後世得附子以自見也且以志吾過

費元祿曰史稱朱家郭解不過一義烈匹夫耳附文  
士筆端輒聲施後世天下奇士何代無之要有遇不  
遇耳以余觀於吳公方其筦運之時思以一毫性於  
人若槌之市朝矣為子孫計久遠卒受困辱而不辭  
一何壯也借客報讐以身許人斯亦曩時朱家郭解  
之朋已假令得時而駕其所豎立可勝道哉淪落不  
偶至於飲醇酒戲婦女以老消磨壯心不亦悲乎

趙豫齋先生傳

趙豫齋者建陽人也諱觀本家世茶儒少補邑諸生  
屢試高等不即售輒棄去曰士貴自見耳安在其必  
以祿利之塗顯也公為人馴行勅謹斷斷守善事父  
母供養甚篤父老有足疾不良於行公旦暮扶持身  
執饋饌坐毋相失行毋相離毋卧病息偃在床凡二  
十餘年公親調湯藥就養無方復加一飯則脫然愈  
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  
則脫然愈亦二十餘年其執喪哀感其悼扶杖乃能  
行遂終身斷肉食凡附身附棺之具悉於公乎取之  
不取而致累於其弟蓋公有異母弟云會弟當出養

禮不終為子亦不得終有田宅財物公曰兄弟匪它  
吾柰何獨享之而因以為利減季之產乎終致田宅  
財物於其弟中分焉弟不事生產所得亦隨手盡沒  
不能治喪男女俱幼不稱嗣公於其喪焉殯之於其  
女焉嫁之於其子焉撫之曰猶吾弟云耳子長大傲  
狠弗克事公雖有罪公猶若其不欲服罪然公父喜  
醫善為古傳方公輒出其所受妙方合藥物與人  
有疾病者死傷者造焉歲所為治病驗者甚眾其孤貧  
不聊生活者悉收穀之已丑歲大饒穀價騰躍富民  
皆爭匿以自固其利公慨然曰所貴於積財者為能

散也不然是商賈之行也吾邀先世衣食頗致贏餘  
正為饒餒者儲耳而或蹙財後貧坐令吾民轉於溝  
壑所不恤焉人其謂我何盡捐倉瘡遍賑邑中所嘗  
饒者日煮糜粥於門遠近待以就哺日無慮數百裸  
行草食跛眇禿僂告求周憐者俱各厭其意而去人  
有貸公金者度其不能償悉取券焚之公有妻族之  
喪暴露淺土者四俱於公焉殯有嫠姊公事之終身  
蓋公不使有一日之積數問其金餘尚有幾所施予  
徧族黨橋梁之役徧四境矣公亦厥聲載路邑中自  
六尺至華顛之老飲酒酹地無不祝延之曰趙公趙

公云公中年喪妻遂絕意婚娶日浸淫內典益廣施  
予陰行其善盡傾橐中裝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  
四方諸比丘至者以公為歸公亦有味乎其教也公  
一日命子光孚為公祝髮曰吾將西歸遂跣趺而逝  
邑中無不墮淚曰自公之歿無與待民任患者矣公  
子光孚邑庠生亦好行其善其父子同德如此光孚  
與莆田林生善林生為余言余因詮次其行事俟觀  
風者採焉

費元祿曰語有之人富而仁義附焉以余觀於趙公  
予人若棄假人若忘何其篤行君子也斯所謂不言  
而躬行哉其所表見足生平矣或曰富者怨之府也  
其不然乎舉一邑皆慕其家行發祥餘慶不在其身  
在其子孫矣浸淫內典至祝髮以死獨何哉佛之漸  
民久矣曷足怪焉

吳元翰先生傳

先生名文潛字元翰閩之莆田人其先則宋梧州刺  
史世延徙吳塘家焉是為可塘吳族先生生而穎慧  
有異質少家貧嘗牧羊山中顧時時持漢書選詩坐  
磐石上諷誦輒通大義即羊亡去不知也學為詩詩  
精工時有驚人語弱冠慨然有封狼居胥之想遂仗

劔從江將軍遊薊門觀九邊阨塞要處嘆曰夫夫當  
以一身取虜耳傳介子張騫何人哉已而嶺南鄧太  
史邀客羅浮從歐楨伯先生遊益工於詩楨伯謂黃  
孔昭之後閩獨有子一人矣於是先生詩名益重公  
卿間無不願為倒屣者先生雖遊於公卿乎志操凜  
然與諸遊客不類公卿貴人亦不敢以遊客待先生  
也嘗客東粵廉州守林公林公為高州守張公延譽  
甚至張公遺書願交歡焉先生辭以親老抵舍為幸  
不敢以口腹累高州矣其大節類此先生體弱多病  
歸從三教先生授攝養大旨已復夢捧檀金如來入

光明殿柱棟皆飾金蓮花中少一朵有言待子布施  
耳先生念貧無可施當以身施乃走武林謁雲棲蓮  
池大師受菩薩戒晨昏持誦莊嚴夢中嘗見有青衣  
相持甚急先生曰吾有佛可恃為膜拜禮佛願生樂  
土青衣湏臾散去先生因是益寤寐西方修淨業甚  
力顧家貧時不能自給或勸先生遊先生謝不出曰  
柰何役神智奉形骸以裘索之夫俛仰虎符臯北間  
哉邑侯蔡公宗伯陳公洎林太史鄭蘓州聞其義高  
之謀買山以處先生為築天池菴先生日棲遲其中  
含真茹素絕不問外事旬日自天池還省母者再色

養備至見母食不甘輒拊膺自痛寄弟元卿有古人  
其頤軀今人不如古之句夜入侍母必數起母稍強  
率諸子御母以周家園洎還天池戀戀如千里別一  
日母病幾殆先生旦暮請禱願以身代至自刳其股  
作粥奉母母病乃愈是時先生年五十矣里中無不  
翕然稱為吳孝子云先生幼多靈異兒時嘗上樹摘  
果樹高數十丈枝折墮地錯亂石間身得不損又溺  
水中飄里許見水光熠燿中聞人語曰子詩僧也俄  
出水上若有翼之先生嘗夢前身為唐盧綸一日不  
作詩覺忽忽若失自言萬緣可斷獨詩魔未降耳游

羅浮夢得句云白石巉巖山路仄冒寒來看羅浮花  
十家五家林疎密一枝兩枝玉橫斜浮丘洞前雪不  
掃童子開門邀吃茶宿東山夢得二絕云村源曲曲  
引桑麻行到牽牛織女家白石青溪千百轉香風吹  
落紫滕花暗消日月負佳期葉落瀟湘二女悲不望  
陪遊巡幸出秋宮學得搗衣詩宿余湖上夢得句云  
僊人搥碎岳陽樓笑殺小兒鸚鵡洲衣帶携壺明月  
夜闌干吹笛洞庭秋昔日豪雄爭割據只今湖水但  
空流往往多塵外高致先生之為詩蓋宿因也余嘗  
戲先生曰子之詩若遊僊柰何與淨土相應先生曰

豈蓮社中無桃源文字哉余故與先生之弟善因致書先生招入鵝湖養公社中先生覽余邑山水之勝遂欲移居家焉以母老未能辭余走豐城謁見羅李師先是李師至建州先生侍數月別去李師貽以敬修二字且囑之曰子實踐履不失為善人先生因是益覃精倫常且痛父歿不及視含歛為憾欲往卒荼歸而構三教精舍以廬墓終其身云

費元祿曰世皆以詩名元翰矣江南獨步國士無雙余嘗聞之越中徐茂吾先生云以余所觀元翰內行淳備孝友天性斯所稱不言而躬行之君子也世或疑元翰割股近於邀名嗟乎危急之際即躬之不恤奚有於名甚矣世人之不欲成人之美也雖然聖神僊佛要自此一念基之矣苟能克之元翰之名豈有既乎余不欲後世以詩知元翰故論列其大者如此

拙客傳

客徽人姓孫失其名少孤天性質樸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左右諷之曰家世行賈柰何坐食嘉穀自墮先業為因盡橐中裝得五百金鬻財於吳越之間微貴微賤不問也日與問里浮湛相隨行鬪鷄走狗左右不測其意或諫之笑曰丈夫行賈不至千萬安可比



人乎吾聞善賈者趨時若猛獸鷲鳥之發吾須時耳  
如若等者無足與計事敖盪如故居無何月夕從友  
人所飲歸過閭門聞道左有人偶語曰事薄遽矣須  
五百金為道地乃解顧獨安取此客因稍即之則二  
丈夫也蓋本太湖中巨盜其魁宿坐事繫獄曹耦謀  
共脫之客不知也揖而語之曰客豈有冤欲言事乎  
五百金易得耳即傾囊付之約以歲暮於此地取償  
振手而去歸而大喜謂左右酌酒賀我吾得奇貨矣  
左右問金尚餘幾所曰盡付之矣有券乎曰無有識  
其人乎曰不識也左右相與竊嘆主人駭不曉賈事

乃爾交遊親戚盡笑其所為客獨怡然曰彼故訂余  
於歲暮取償何虞焉改歲趨左右治裝左右曰商賈  
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未聞有不券而貸者  
有貸如此不如勿往客曰地往余不負若若豈負余  
哉至則二丈夫儼然先造焉曰待公久矣即挾之登  
舟舟行如掣電客大恐曰徐之何乃驚人如是欲持  
我安之乎二晝夜始達大塢中蓋盜藪也客益恐不  
知所為居頃之有鬻丈夫具衣冠出見攝衣謝之延  
上坐曰取之斗極還之司命皆公力也微公幾虜死  
獄中客始悟向所出五百金為道地者此人矣因置

酒高會飲食侍衛極為鮮明留十日客辭歸大張具  
祖道贈以千金曰此足償君矣復捐篋數十石辭曰  
為道路費令二丈夫棹舟送歸歸而剖篋視之皆黃  
金也蓋盜行剽所得誤以為他物遺客耳客益大喜  
復令左右酌酒賀我曰而謂而翁不能賈事耶今所  
就孰與賈多乃治產更置田宅子孫修業而息之至  
今以財雄一邑余蓋聞之客家云

鼂采氏曰太史公曰貧富之道莫之奪予巧者有餘  
拙者不足以余觀於客殆不然耶以不貲之利一旦  
寄之不可知之人客誠拙矣及相約以償卒居奇貨  
何其幸也豈非以拙哉陶朱公三致千金三散千金  
天下之事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纖嗇之小人往往  
顛此語曰巧不如拙所由來遠矣

陳繼儒仲醇校

述一首

家太僕公述

家太僕公穎敏通達慷慨多大節不為款曲媿媿態  
亮祖母張之棠甫八閏司印歲門子八歲直學經四

讀此語曰此不啻此祖由來表矣之奪予巧者有餘  
天下之車如然大喪之士而娘然戀齋之小人其其  
可其幸也豈非以此姑問未公三姪千金三婿千金

甲秀園集卷之三十一

鉛山費元祿無學著  
雲間陳繼儒仲醇校

文部

述一首

家太僕公述

家太僕公穎敏通達慷慨多大節不為款曲媿媿態  
免祖母張之懷甫八閱月即識門字八歲通孝經四  
子大義先大父工部郎中公試為石潤苔生綠令對  
之即應聲曰林疎杏落紅郎中公大奇之十五為邑

諸生輒稱祭酒有經畧大志身習騎射鞍馬凡三不  
得志於有司公曰是固吾鴻鵠也下帷發憤折矢為  
誓一年為辛酉得雋南宮壬戌登甲第授工部營繕  
主事大司馬雷竒其才會世廟內工繁興費頗不  
貲中貴人用事橫甚公稍稍計畫思為節縮以庶威  
殫歷之前後省銀十餘萬而職脩事舉屢賜白金文  
綺俄傳旨晉員外郎公愕然詣政府辭曰臣奉職木  
幾豈敢厚竊國恩公蓋不欲與將作役同升也出權  
武林稅有羨餘三萬公分毫不入私橐言於按君龐  
撫臺劉疏請留濟制省額外織作之費至部冢宰輒

咨錄其介節焉晉都水郎中是時穆皇帝登極首  
詔年例諸費遵孝宗世廟初政中貴濫增歲額援  
例以請如御馬監御作織造諸局公引會典及詔旨  
一切裁減次第覆各稱旨穆宗納馬凡省金亡慮  
五十餘萬一日宮中別傳花樣織造馬上飛進公獨  
抗旨請尚書繳還中貴人復傳造萬壽橋費金錢二  
十餘萬司農計無所出公謂曰貴人所欲從橋安聖  
慮者吾請事事貴人所不知而舍人子籍將作騷然  
乾沒我帑藏者吾不願貴人有是也請從中停罷凡  
以全貴人令名耳乃當事者不便公業已成強項譽

密語銓司出公矣已而果守順德公之治順德無以異在工部時撫民如子惜才如儲豪奸宿猾萑蒿魁盜一時殆盡又其地當南北之衝使者冠蓋相望徃後罷甚公出俸金佐之會前為即時獲臯一貴人脩卻中我遂判汀州以去父老痛哭攀轅者萬人攜送三百里外更二千餘人走京師上疏保留值王少宰於途唾罵之何奪我慈父母也至今猶有遺愛生祠先是汀州糧辦典篆者視為竒貨一踐更輒費萬金民至折產鬻子以充役公廉得其故一切罷之七邑民情歡聲雷動藩臬諸司兩臺使者交章論薦也無

以異順德時亡何新鄭高相公起家大家宰習知守順德治狀入朝即昌言裒然首晉公太僕丞慰諭至再擢為符卿欲竟大用公而公意有所避念母病懇辭請告以歸里居承顏養志即中公日勗以出不願也即中公張太君既先後捐賓客哀毀骨立身負土築塋鯉魚山中窀穸廬舍之費不取累兄弟至虎馴墓側無咆哮聲公年甫三十而髮忽白勞於孝可知也蠲吉補兵部職方協司即中職方掌九邊征伐多所贊畫而協司又專督京內外諸司治盜賊所得近畿大猾為盜內主者繫之覆其家自是賊無與援應

往逞據窮遁矣值犒師遼東士卒將吏扼塞險易及諸戰守之具纖悉靡不咨訪又特差薊鎮閱邊關工凡千百里皆足履其地查覈功次疏議曹家寨之移邊歲可省七八萬金梁總制戚繼光俱奇其腹畫入掌兵部武選職方事債帥請託陳弊一時肅清會淞中兵變傳檄京師朝議欲以狼兵襲殺之公曰亡命鬪不反戈此龔渤海所以憂潢池也逼之海上兵連禍結恐終無益天子神靈孰與簡重臣往鎮撫之便也語具茅坤去思碑中朝廷深知公熟兵事晉公薊州備兵使者異時屬夷向導東虜乃設伏殲之虜多

避去會淞苦兵民變公遂調淞時臺省會薦邊才列名首舉者六疏不報然淞業值兵民兩變軍務旁午公日討軍實而申做之恩威並著故事以給餉激變司道畏譚虎於給訊期輒增其數公謂非法也諭使請減直先與以行糧一軍懽然聽命及轉閩漳大叅營兵至立碑以識去思公在漳南區畫瀕海機宜潛弭亂監更置學田數百畝以膳貧士是時撫臺某以私怒縛故通判許某罰其贖六百鍰檄至家人闔門欲自殺公為白其冤久之乃解去許德至深餽百金謝至再薄莫抵郵亭進之公掀其髯笑曰吾豈以賄

免君獨不畏四知耶亟遣之不以語人也已爲按察使治興泉寇大獄汰其汎爲引逮者若干人遷右布政使永福盜起劇甚會城震恐撫臺寧波趙集議都門慮一旦烏舉深入如景不可復搏頗有所調發而大舉擱然授兵乘障公曰此無能爲難者永福介萬山中往往伏盜顧甲保足以自防又邑令某故爲龍溪簿有武健幹辦才某向所列薦者爲此也不三日寇且授首矣願公靜以聽之何慮焉及報至果然又憐才好士文學之厄有時名者屈於龍縣公爲言督學耿次第釋之明年轉廣東左布政使公於事旣練

習尤精慎出納持重引大體稱大保釐即貢葛翠羽紫檀歲供尚方義不費民間一錢斟酌召商與平價不至如曩時擾吾赤子也頃倭犯屬國朝鮮大司馬石某以一遊擊入粵徵兵暹羅不知以夷攻夷豺狼成性非我族類開關而延寇三假之道則是以萬里之師爲一日之任中國又遠之慮而可令牂牁蒼梧之間重苦枕藉城堦雖戈船樓船二將軍微以制其獷悍矣總制蕭公是其議竟疏寢其事是役也公陰福東粵之民者大哉又東粵香山澳勢壓釜山公請以海防彈治之陰爲防守伐其謀而誘之化至今賴

之歷計報滿兩臺交薦文武備具北門鎖鑰也會有  
謗公者遂量移南太僕卿而南省諸君用充冒濫之  
謀上矣北垣公論稍明覆旨以原官調用公即拂衣  
而歸丘園開堂治第課子弄孫怡然自適親朋過從  
棋墅琴尊譚詩之樂或強其再出公輒謝卻之矣居  
家尤敦洽舊故坦率純一與人無城府好行其德嘗  
捐數百金脩文廟家廟捐田養士大都公見事蚤任  
事勇歷典度支刑獄治兵無不精核而邊勢經畧獨  
得其大惜不竟用也不肖私為具列者如此

附錄

淞江按察使司副使費公去思碑

歸安茅坤撰

淞之戍兵繇嘉靖二十九年來浮海諸惡少數勾島  
夷入訐劫畧吳越諸州郡當是時寇猝起而州郡兵  
不習戰鬪嘗輒敗且陷天子採臣下言數徵永保  
諸宣慰使司兵及河朔故所隸跳盪之士以當之然  
非所以為戍守也於是勅督府胡公宗憲專練土著  
大畧並金衢處掘山煮鑛之夫而輕生者也故時時  
能為功而督府抑遂稍稍厚廩餼而尺籍之海上羽  
檄至胡公又於中別擇摧鋒者而不恡千金以購之



故兵頗力戰鬪以猛鷲聞然亦稍稍驕且悍跡跡不  
鷲久之他代者來以海上烽且熄而麾下兵三千人  
大較特輕裘緩帶以飽食而嬉耳牒監兵杭嚴道稍  
稍減其廩餼什之三而又不以時給甚且括庫貯錢  
以兼之兵故稍稍怨而間多流言也當事者又不省  
於是諸酋中所故嘗為部落耳目者擁衆鼓譟劫轅  
門昇督府公以歸之營明日巡按御史飛章上變以  
聞當是時遠近大駭而天子出兵部侍郎銅梁張  
公以鎮之公既行而主爵者或謂戍兵叛恐無以當  
督府便宜施行也欲陰調他將之故勒土兵者來以

副之職方郎中費公堯年以張公足智多大畧濶戔戔  
兵特餽糧不繼譬則鹿之窘而不擇陰耳公故當行  
且定不煩他將兵苟煩他將兵則衆不能無疑且懼  
議遂寢而張公來又適有他巡徼者之亂也輒詞部  
酋中故嘗為衆耳目者令得以功贖罪明日亂遂定  
已而徐徐令監兵按故事廩食戍兵兵且懌久之張  
公特按法擒首亂者殉之市卒之安堵如故果如職  
方言不煩他將來而地方屬無事居頃之職方君以  
材聞衆且議晉公為卿寺公又力辭迺鱗次出補薊  
州兵備副使薊州者外提塞而內以擁護陵寢鎖鑰

天子之北門者也公厚護諸將明法令遠斥堠蒐  
士卒又翕然有聲當是時川廣間多他兵變而中朝  
且併慮淊之戍兵也於是公復繇薊州從杭嚴道監  
兵副使公至輒大約席故督府張公所行故事以拊  
循之公慷慨喜振施意豁如也公既開襟以待諸兵  
將諸兵將人人輒自附以為獲從事公晚間有少犯  
者公輒按法以繩之然亦不過苛其他無名之賞不  
貲之費雖盡罷去而例所籍廩食必以時饒其橐與  
甌且督府蕭公暨今温公之至又並世所稱博大厚  
望之士也公時時以軍中所待命者入以請之兩公

而兩公不為格出又時時以兩公所欲吐哺軍中者  
而布之人人人無不舉手加之額大較三千人如  
挾纊非特曩所為一時狂駭者且謝且慙而即如海  
上烽燧至人人故當以死赴枹鼓殉矢石者乎其衆  
固可用也已頃之公且擢叅福建政以行諸將領帥  
三千人泣而遮送之江上次公所拊循本末而乞予  
言以碑之予覽之而曰諸將士所銜公之德於其去  
也歛歔以泣而不忍捨者特二三年間拊循餼糧之  
末耳繇予觀之公職方時所陰寢夫中朝徵將與兵  
之事功於淊為多假令當時他兵將來衆未必不駭

且懼而耳目一亂事屬不測予嘗按唐藩鎮之亂半  
 繇府兵之變而為曠騎半亦繇兵與將之不相識而  
 脫中求糧夜呼而起者固多也不然銅梁張公故稱  
 多大畧而三千人脫或人人自危譬則脫韝之鷲亡  
 檻之虎固當隨手亡而吳越之間行且鼎沸而魚爛  
 也已諸將士聞之泫然流涕曰公之活我輩之德固  
 如此非我輩小人所及知者於是書而歸之令鑱於  
 營之左

甲秀園集卷之三十一終

甲秀園集卷之三十二

鉛山費元祿無學著  
 雲間陳繼儒仲醇校

文部

論十二首

荆軻劍術

殉如離決如政勇如軻皆烈士也而軻為從容就義  
 然而有幸有不幸天為之耳要離之燔妻子以王僚  
 聶政之裂眦目以韓相借交報讎於天下大義毫無  
 與焉獨其一念感激知己之恩至死不變塞幸而得

名耳一不幸萬有餘喪矣夫荆軻千古烈士也燕太子丹千古豪傑也攜匕首入千里不測虎狼九賓廷見千乘肅從殿陛之上堪秦皇之袖刺之白日雖不幸焉而誅鋤強羸之惡比於仲連不肯帝秦大義足暴天下萬世矣夫以韓之藩臣焉而亡趙之王剪焉而亡魏之假降焉而亡楚之負芻焉而亡齊之謹事秦四十年不加兵焉而亡一孤燕何德獨存哉亡等耳計必擬背城借一聲大義於天下斯燕丹之所以不媿召公意與軻之刺秦皇也太白食鼎太子畏之精足動天地烈足過要聶雖劍術也蓋有道以就義

焉義於天為秋於人為剛見可移而不傷犯見可死而不傷勇豫讓之刺襄子也斬祛見志曹沫之劫桓公也因敗為功君子與其為國士讓之與沫蓋軻之所弟畜者矣又不獨荆軻乃其友高漸離者亦非常士也秦王矐其目使擊筑稍近幸舉筑擊之偉哉烈也千載猶有生氣焉不然則為子房博浪之椎乎夫椎與劍為刺一耳漢祖起馬上安在能異也特子房隱忍就黃石佐沛公從容以成帝業蓋天之厭亂於斯為極始遣會而治也夫天厭七國更亂假手於秦以終亂故咸陽無一劍之利天又厭秦荼毒假手於

漢之撥亂故博浪成一擊之功成則為博浪敗則為  
易水要離之所殉聶政之所決皆是物也荆軻立要  
聶子房之間而幸不幸異焉故曰天為之也

四臣照千里

聞之曰太阿之威水掣則斬蛟龍陸處則斷犀象兕  
革言神之所及為大也觀田父獲夜光之珠置之廡  
下已乃光照一室怖而棄之川澤天下之寶神識者  
得之而又有世之寶萬世之寶其知彌真其寶彌  
大周之先寶四友十亂其照也卜世三十卜年八百  
一敵既東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如陽光之在桑榆猶

懸車然權入列國矣列國亦競珠玉耳烏知寶賢臣  
哉其稍知寶賢者無如齊晉桓以管仲照一匡九合  
文以五人照城濮河陽踐土偉哉烈也不可尚矣魏  
惠王寶照乘之珠十二枚何其謬也齊威王曰吾臣  
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有盼子者使  
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有黔夫者使守徐州  
則楚趙之人從而徙者七千餘家有種首者使備盜  
賊則道不拾遺此其照千里也孰與乘多齊晉地醜  
德齊功同霸同惠與威不同日而語故可知也珠藏  
於淵藻無不燭玉韞於石山無不輝物誠有之况於

人乎蓋古者抵璧於水投玉於山而疇咨若采兢兢  
恐不及如得金簡玉書盤水加劍奉之者曩者邛郫  
之璧償十五城相如廷給秦王取而還之函谷不敢  
加尺鏃於趙向非藺生有與國俱碎耳藺亡而趙不  
社矣國以一人廢以一人興人主不悲其乘之喪而  
悲其人之亡如此夫以德取之以仁守之其量千世  
以功取之以德守之其量百世以德取之以功守之  
其量十世以功取之以不仁守之其量不二世斯亦  
足照也人主而察齊晉之機識太阿之神考桓文之  
烈賞藺生之勇無爲魏田父之見庶幾矣夫得燕石  
者什襲藏之周客齋而見之掩口失笑此尚有真贋  
可言也孟夫子應聘謁惠王以仁義罷之宣雖足用  
爲善亦不展尺寸萬世之寶而坐失照皆知有千里  
而不知有天下也則猶之乎珠玉之見也吾無責耳  
矣

封雍齒

漢之封雍齒而不以讎怨棄者其機不在高祖而在  
子房偶語之言所以納子房之言者其機又不在沙  
中之語而在帝自悔雲夢之失也世以爲帝用愛憎  
行誅賞群臣舐望自危張良因事納忠非矣帝之取

天下也招亡納叛其在麾下自豐沛初起之士外孰  
非楚列國臣妾所嘗抗衡校戰數窘辱我者又孰非  
所嘗從征陷陣出死力有功我者而獨封雍齒者也  
雍齒而功多也論功將及焉齒何自為偶語中人也  
雍齒而數窘辱我讎怨我欲殺之也寧得以偶語詐  
嚇免而且侯乎帝方定大業稱皇帝海內剖符大封  
功臣而左顧右盼我國家元勳韓信者於漢亡兩一  
旦因人言而偽遊雲夢縛之以歸薄甚矣噉噉於中  
雖赦為列侯而天下豈無不直吾舉而舐望自危者  
躊躇四顧悔之彌深而洛陽南宮望見諸將沙中偶

語子房得以因其機而為之言高帝得以觸其機寄  
其悔而偶為什方之封也夫帝之猜忌恫疑功臣何  
有於齒以盧綰之故人焉而誅以豨越布之逼懼焉  
而誅以丁公之德焉而誅獨魯朱家激帝以北走胡  
南走粵之說而後赦以為郎中祖子房之策而脅焉  
者也高帝濶達大度天性明敏雄斷而其臣皆無引  
君當道之耆碩陳曲逆尚竒楚王信反之問帝未盡  
信也平從史雲夢之遊而不為信申救其尚竒之過  
不念共事而起梟險甚也貽帝以後悔亡及矣子房  
儒者氣象故亡是也故高帝之於雍齒也救雲夢之

失悔焉而觸子房之語其侯什方也會偶而封者也  
於季布也變丁公之怒惜焉而投滕公之間其為郎  
中也非賞其節而赦者也吾觀光武之中興才不下  
高帝焚盈篋之書令反側子自安保全功臣則大度  
過之而其待盆子以不死不以封也處置尤當矣

太史公司馬遷

漢史之盛無如班馬班固著書八十餘萬言志人物  
才品見天下古今成敗得失之林甚備可不謂良才  
乎於漢家烈比蕭曹矣雖然太史公先之太史公網  
羅舊聞著書始帝德迄天漢武帝凡二十萬餘言論

六家要指發明道術不詭於聖人之旨其所成就則  
仲舒升堂賈誼入室漢三百年得才罕儷之者而固  
謂其先黃老而後六經絀處士而進奸雄崇勢利而  
羞貧賤所謂標為名高庇其枝而伐其根者也彼惡  
知其心哉夫天下之士存心經國大業志欲有所創  
舉以損益皇帝王霸補偏救敝而鬱結偃塞不得已  
事物是非之感發徃徃托之不朽以自見司馬遷之  
言曰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乃論兵法韓非  
囚秦說難孤憤不韋遷蜀世傳呂覽無巖處奇士之  
行好語仁義而長貧賤亦足羞也仲尼疾固恥有道



而貧且賤嗟夫非博學而深知其意豈易為淺見寡聞者道耶太史遷慷慨言李陵無罪至卞蠶室交遊親戚莫救一言所謂妬才欲殺耳余讀孔子世家伯夷傳至欣慕之為清士聲施無窮過闕里而徘徊不忍去惓惓於仲連邗邗解圍夷門侯生若越石父左驂之遇願為執鞭焉武帝親嚮意儒術丞相曲學阿世仲舒申父終身處廢郭解劇孟博為大名倚頓卓王孫卜式之流貴為御史大夫權乃抗衡人主而治行遂筭商告緡則是武帝之表章不如文帝之清淨也春秋定哀之際其詞微太史公有焉游俠言原憲

讀書懷君子獨行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獨疏水終身死而四百餘年弟子志之不倦則其意可知已又安在乎為先黃老絀處士而崇勢利哉夫固之排死節而否正直也輕仁義而賤守節也視大史公抑又遠矣

天下奇才

昭烈之創蜀也漢炎灰幾不然矣彼獨特一孔明耳而其名何懼敵深也勇畧震主身危功蓋天下不賞况借姓名重他國乎蓋昭烈之間關繼統也不得已以竒投卧龍於魚水孔明之鞠躬盡瘁也又不得已

以死維卵金於末造而不自悔其奇維天生才實奇  
於數寧取忌敵哉桓靈之季運遘陽九吳魏之雄奄  
分南北子瑜公瑾宣翼仲謀奉孝仲達委身操賊籍  
父兄之資挾天子之令稱帝稱王竊據漢土而昭烈  
托名冀牧寄迹荊州兵不過一旅將不過關張孔明  
以羈虜孤危之備舉而收西蜀以立門戶足令鼎峙  
抑何奇也夫見奇之名兵家所忌以隆中之卧馬而  
奇赤壁之戰馬而奇南郡之破馬而奇荊州之借馬  
而奇公安之遷馬而奇討巴蜀之民出祁山之勢圖  
許洛之師明燮伐之烈斯固克復中原之會也而孰

意仲達之善守耶即不善守而五丈原星隕孔明如  
命何公輸名攻墨翟名守古今以不戰戰戰之大經  
也余觀辛佐治仗鉞司馬門仲達其受巾幗不發一  
奇自救也得所謂食少事煩喜可知已嘆其奇而幸  
其死嗚呼痛矣亮實數奇何才之尤譬之奕者有二  
國手焉其縱橫變化出奇無窮者上技也誠自知不  
如幾道兢兢而應之靡失尺寸為耦而不為梟雖奕  
秋能得志乎不幸而不得父壓則耦者勝矣說者曰  
罰二十石親覽孔明窮於奇子午不北孔明蔽於奇  
夫將佐之淪亡人材已索儀延達謾猶之列於集思

廣益知己知彼不以僥倖成功有奇不用豈其以梁  
父膠柱也蓋又有不自晦之說者耳食甚矣伊三聘  
望後車遇合之奇何啻倍孔明而放伐之黜爛如也  
豈奇不效哉故孔明之窮奇也無左右手其蔽奇也  
不蹈危機而其不自晦也伯仲伊呂炎鼎如焚失之  
耳假令孔明不死公旦之禮樂可興况復出巴蜀紹  
三秦也大抵為伊呂奇易為孔明奇難龍逢剖三仁  
困夏殷不為商周不可得也蜀之君臣所孜孜於講  
求偏安配天祀夏不失舊統委頓甚矣而猶方幅於  
權操發憤於伯約餼羊之奇尚得舒高光餘烈不為

孫皓與高貴鄉公髦斯稍足吐氣已

維州之議

悉怛謀以維州奔成都李德裕受之牛僧孺阻之而  
為之說者曰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  
則維州緩而關中急嗚乎其亦迂矣天下有不必然  
之信有必然之信文王之於崇壘商鞅之於徙木其  
不可概論也明矣復祖宗之故土拘口血之妖盟其  
不可概論也又明矣大臣制置廟堂紀綱岳牧使將  
相有和調之美夷狄亡窺釁之圖斯策之上也吐蕃  
於唐稱不侵不叛之臣乎抑友邦與國之比乎夫城

下之盟春秋所恥而吐蕃之所謂盟者牲歃於清水而兵發於帳外長慶之役豈其罷兵息民南困於南詔北摧於回鶻力不支而爲之耳力不支而爲之支則復逞矣德裕之受亦豈不深惟大計而幸功者惟是節度之權能制其死命而奸險之僧孺以信愚人主以利害愚士大夫故維州遂棄之也昔者鄧公言鼂錯於漢景帝前謂錯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讎臣爲陛下不取也而帝復謂吾亦憾之可謂愛君哉夫吐蕃覆劉我人民侵掠我土地一旦悉怛謀以向化來降何可不悅手受也亡

論事有關社稷之大而使慕義之士歸戮於境上是吐蕃旣平時肆志偃蹇跋扈而去而朝廷復以其遺毒及吾臣子使相慶得計謂因疆場之計間執將相之權受爲吐蕃報怨名抑何憤憤亡鄧公之見也或曰柰萬騎回中怒氣咸陽何夫回中而以萬騎至也彼何以維州爲兵端其不能以萬騎至也則安事維州傷中國之體失士大夫之心不信莫大焉夫將相而不和調自古患之矣

行軍長史李泌

君臣之合非道無以相與非義無以相成智術不與

焉肅宗之於李泌智御之也非道與義與之也而泌之忠誠則天植之矣泌與肅宗布衣交也靈武起事欲速於裴冕杜鴻漸之箋顧若缺左右手然使君惟恐不來來則聯轡對榻賓友之托意無不可何必屈以宰相哉夫宰相之職燮陰陽合官府泌未嘗不優爲之而必待衣黃衣白之疑而始受詔何也度肅宗之心計亦喪亂紛紛人情不可測學焉後臣或藉手一日自託於知己之用也衣紫之謁制勅出於懷中抑何卒辦若是也而其實有不必然者高帝之於子房使侍帷幄決策子房痛韓之亡致命於帝以報韓功成而始封留耳草昧間關腹心肺腑立譚即決固不待布衣之交也泌與肅處幾年矣亦知泌之爲人矣幸而肅強之泌受之泌謀之肅聽之非肅之能用歎侯歎侯之能用肅宗也兩京之復鍾簏不移使猜忌者無所置喙毀譽者無所投間泌盖有妙權焉余觀泌浮沉四世處李郭勲名之封論府兵彊騎之法明君相造命之權鑿鑿破的至黃瓜之詞定儲覆盂功尤偉矣非古所稱大臣歟獨計衡山之歸以實董自代而不及陸贄何也豈別有意耶慮事誠易成事誠難古今時勢之隔君臣離合之由未可一一言也

史乃謂泌好譚神僊竒詭爲世所輕然則子房非歟  
泌蓋負子房之學而遇不逮高祖不欲以身輕售自  
處於若去若就之間泌固有不得已也代不及肅而  
德不及代唐將相情如馬大丈夫芥視六合塵視宇  
宙脫屣於亂世之富貴何所不得哉大鵬翔於寥廓  
斥鷃適於槍榆自爲愉快耳夫治古之君道與義足  
以相成輓世以智術相御有道者羞言之矣

裴度韋處厚處劉蕡之策

太和戊申之詔親策天下士其所得如裴休杜牧彬  
彬一時之選何以不錄劉蕡也蕡之策賈生之後一

竒也蕡之遇幽厲以來一厄也裴韋於是乎有餘憾  
矣顧天下事未易言也易曰大過之時大矣哉愚嘗  
伏而思其故有三焉天子之譏太亢也宰相之譽太  
隆也宦官之攻太切也使人噤不敢出却不敢當避  
忌而不敢舉危之也元和之運中涓國老天子門生  
策立在其掌握訓注之變至縉紳駢首膏斧鉞南北  
司如水火朋黨如敵國蕡不料文宗爲何如主乎蕡  
之策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闈寺恃廢立之權陷先君  
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則譏及乘輿矣蕡  
又策曰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

庶職得以守其官則譽專宰執矣蕢又策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下掃除之役則力詆宦寺矣嗚乎此豈尋常書生所見乎壯哉言也千載凜凜有生氣焉雖然其時非也裴韋之所以不敢任也漢十常侍之橫尚猶依阻城社濁亂元元豈有劫脅天子如唐者乎蓋自高力士魚朝恩握兵以來至訓注諸人積惡極矣累世膠固之深欲一朝為摧拉之舉未有能勝者也夫竇武何進元舅之親同心之密忠憤之發而為之不審使卓行廢立操得逼帝漢構而遂不社已事不可鑑哉故

蕢之策忠策也裴韋之不伸蕢也所以全蕢也天下事始未嘗不為未然之防後漸潰於蟻穴而終遂破敗不可收拾也袁紹以諸侯分漢昌遐以朱温篡唐古今安在不一轍哉千載之下讀其策憤其遇蓋猶有嗚咽之想焉有天下者履霜堅冰可以思矣乾坤之亢龍有悔戰於野其血玄黃皆處大過之時非聖人當之未易議也

釋兵權

宋之大綱正矣其君恭儉崇禮子惠生靈者至矣然其厭兵何亟也蓋其創統也異於以禪以放繼統也

敗於以懦以議陳橋之變操戈內向大寶甫登兢兢然懼天下有祖其策輒取杯酒而釋兵權君臣之間安取遠慮哉夫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藝祖既下河北乘勝圍燕斯固千古一會也而使書之走雪夜之幸兩問之而趙普兩止之且曰可取孰可守噫失計甚矣盧龍不返契丹長驅醜虜而都衣冠華夏而遭魚肉誰尸之乎太宗之收太原也寇準之以澶淵濟也稍鼓其氣焉而寰州之陷王韶之覆竟以歲幣酬之而謀臣殫於內計士竭於外策之而罔知所決則論定渡河之說虜且窺其中國猶謂有人乎歐陽公有

言朝廷常有懼虜之形而無憂虜之心言多變則不信令頻改則難從可以中膏肓之疾矣故藝祖之釋兵權也懲於陳橋厭而成自弱之勢後世之輸歲幣也劫於積懦玩而誤多議之迂至於新法之行良岳之娛祖宗之意澌然已盡是非以已之國僥倖耶蓋又上下之間用人太狹焉韓張歐富之不終此猶其顯者耳琦仲淹之守邊也天下倚重而張吳之才不規干謁乃以狂視之至其灑石題詩哭市而過也者元昊收之西鄙大震夫宋之君臣所局局於聲容訓詁間以困踣其傑氣銷鑠其英風舊矣而英雄之士



乃失之斯厓門之舟可憾也

杜后遺命

杜后之有遺命也無以遺也藝祖之受命也無以受也趙中令失其衡矣夫天下有非常之人而後有非常之事宋宣公舍與夷而屬國於穆公穆公屬殤公於孔父華督之亂宋幾不社焉燕王噲之禪齊人乘機逐北拔薊丘之植柰何以神器為傳舍也孝子之於親也從治命不從亂命漢景帝幾失之梁非田叔無以全母子兄弟之愛命又何可亂為乎譬之圭瓚拒鬯必以屬之宗子春秋大一統况天下也古之開

國承家不取制於婦人貽謀式穀要以止亂堯舜之不私朱均禹之不私伯益從民望耳聖賢豈有僥倖置統博千古虛譽之為哉蓋藝祖之故難言之矣周世宗三世卵翼之恩其父子兄弟麾下俱在焉陳橋首難舉之若振槁匡義廷美趙普德昭安得謂無素謀此自吾見大志一言可決也藝祖有宣公之讓匡義無穆公之償而趙中令有華督之秉陳橋故智逆為取予嗟乎天下岌岌殆哉此世民推刃禁門漢高分羹鼎俎之濫觴也夫壽夢之欲諸樊餘夷以次授也至光與僚而亂作神武之欲演與湛以次授也及

婁太后而亂作人人蓋自為計久矣不待時移事變也王繼恩之召德昭徑趨匡義益之以德玄之贊中外豈謂無黨乎燭影之疑狐臣媚子之計時又何不可為也司馬炎取天下於孤寡之手再世而牛易之又再世而有南渡之禍不數傳而亡焉絀晉則豈得獨伸宋哉北轅之慘甚於南渡高光孝寧之世藝祖子孫始以次及而厓門之舟溺矣大都宋之取天下也近於魏晉宋之守天下也隣於漢唐傳所謂其量十世是已獨怪中原淪沒幽薊失利終藝祖太宗不得復尺寸地於漢唐猶有媿焉蓋尤憾制詔母后閱

牆釁隙日惓惓於防變苾頽之故則沉謀機詐之險一闕之外有不暇用者矣

高宗一

氣不足以自固情有餘於自安而春秋之義失矣靖康南渡之後康王即位之初中原雖失社稷人心猶存將相忠義方奮非恢復之一大機哉而粘沒喝恫疑虛林之懼未散於中江南建康臨安之麗足娛於目惟懼故和愈堅惟娛故讎日遠忠憤不足以自托豪傑不足以自保奸邪倚為腹心國事委於諧媚中原之不復無惑也宋自都汴失天下半無關中之險

可恃仁宗取余靖之議苟安目前安石構禍金虜鳴  
張非英雄之主不可撥亂非管樂之壽不可維衰而  
徽欽之辱責高宗以復讎乎夫以慶曆元祐之德張  
所宗澤之忠李綱岳飛之決委任責成無鑠金投杼  
之患功可旦夕俟耳黃潛善李邦彥秦會之之奸相  
繼執政殘賊忠良與金為間至武穆之冤極矣夫豈  
無宗廟陵寢之思兩河赤子之望而江南粗安惴惴  
用兵日懼肘腋之變復有苗劉即區區不得首領敢  
望中土乎夫營室者不過五畝而無藩籬垣墉之護  
則五畝為墟唐之取遼左是也圖大者因予為取以

不顧家為家則必取之策漢之分羹得太公是也晉  
守之疏日上而京師不還襄鄧不適自投於下策譬  
之神龍陸處螻蟻制之矣甚者徽欽不死社稷而通  
問靡絕遙拜虛文金縉和戎花石棄國安在其能為  
死者一洗也越句踐之困會稽也種蠡行成卧嘗薪  
膽沼姑蘓而麋鹿之玄宗之避劍門也傳位靈武收  
召李郭再撫天下之大不失舊物嗟夫越句踐以甲  
盾五千用之而霸高宗以南渡用之而不能為靈武  
之烈此何異晉懷愍二帝之為哉雖然晉猶可言也  
王導安石才非將相宋不有趙鼎李綱張韓劉岳諸

人乎人主始終以和自誤痛矣夫氣不足自固而深以偏安自樂故曰春秋之義失也

高宗二

建炎所以不能恢復者有三失機焉世忠大儀之捷也劉錡順昌之勝也岳少保朱僊之創也夫自靖康以來將士呶嚶行伍國家未嘗有一矢與金相加遺惟金繒歲幣耳兀木渡淮魏良臣通使李董得宋師動靜計必安意南行無復忌憚世忠勒五陣設二十伏出不意而蹂其前後脫兔疾雷之勢金人固已破膽喪魄矣籍令張浚因軍聲聲之振扼歸道之衝用

李綱之策駐蹕建康開三帥府乘利制便北伐收京時又何不可為也又不然則藕塘之師劉豫奪氣久矣烏祿順昌之圍浮橋會戰長勝拐子之軍十損七八欲棄燕南是時不可分路進討乎楊沂中吳玠劉光世岳飛諸人協心同力則汴京未必不可復兀木未必不可擒而秦檜以和居中高宗以和自愚王師遽復良可痛憾又不然則岳飛經略中原之舉乎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蔡鄭之復海宇宿州之歸是時金蓋敗於淮陽敗於朱村敗於涇州敗於河清又敗於偃城而太行忠義兩河豪傑之會中原盡磁相澤潞

晉汾隰衛之境皆期尅日興師威問震疊差強人意  
乘勢進取何難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乎而金牌班  
師郟城兵還遂使十年之功廢於一旦痛哉秦檜之  
千古罪人也高宗之不君甚矣蓋余讀三字獄成九  
廟哭之詩淚未嘗不潛潛下也夫少康以一成之田  
一旅之師卒能祀夏配天光復大業高宗有天下半  
得三可乘之機何遽爲此咄咄耶大率宋君臣平居  
以和議爲得計以治兵爲失策臨事以退避爲苟安  
以進討爲生事直忘親事讐耳逮秦檜骨冷金國難  
興尤爲易乘一會而張浚投閒權奸繼相名臣良將  
戮辱死亡殆盡遜位太子愈恣荒樂終孝光寧三朝  
雖有恢復之志已無可藉矣豈天厭宋德理數好還  
而故愚其衷惑其志以誘之陷阱耶說者謂晉宋始  
終大略相等不處也夫

擬書二首

擬魯兩生答叔孫通書

稷嗣君足下僕聞之曰政教質文所以救也禮樂進  
反所以洽也故因陋就簡者難與道不朽之業希世  
苟合者不足與論古人之功今天下人民甫離戰爭  
未脫湯火骼胔未掩呻吟之聲未絕民苦於饑寒而

拊循之吏未悉上意彼民之情見幹止未寧則未復  
樂生殆於戈鋌瘡痍救死扶傷不暇久矣况禮義廉  
恥之教蕩然於上故縉紳不憚為詐帶劍者擊殿柱  
誇殺人以矯奪而不知愧椎埋屠狗競玉帛子女狗  
馬聲色之好求順於耳目養矣之汰樂失之淫優失  
之濫令矣之偽汰淫濫偽化不可期於世矣是以民  
免而無恥犯法益衆吾願弛禁解網以若其生斲雕  
破觚以還其性悖尚廉恥以和其心心性和性平則奸  
科不作奸科不作則刑罰少刑罰少則民始得措手  
足而教化行陰暢和四時正湛恩濺澤逢湧於天下

禮樂之階也僕聞周之興也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暨  
我文考奕世載德武王既受命歸馬放牛韜弓戢矢  
而必殷頑民日不暇給周公相成王勤施明先穆穆  
迓衡天下和恒誕保而後明周官三百六十屬考禮  
定樂與世更始蓋大業若斯之難也以爲明天道治  
人情參徃古示來今所謂郁郁先進憲章甚備也故  
周之治隆夏商八百受命無疆惟休刑措幾數十年  
而不用及其衰也五霸更起譎正殊用翼戴共主以  
尊攘安天下五霸沒而諸侯恣行田常篡齊六卿分  
晉合從連衡秦人以遠交近攻蠶食六國稱皇帝一

統而尚權利賤仁義燔詩書法令嚴苛天下痛心疾首者久之沙丘甫亡而勝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所在鼎沸沛公天啟一統大業三章約法秋毫無犯天下方睹休息之漸足下以一代儒者攀龍鱗附鳳翼依日月之光即願揚休美思聞發前代流唐漂虞滌殷蕩周垂上儀為天下規示子孫世世法而討及不佞弓旌之辱誠盛心也然揆今推往停毓中和者未至非所以隆先王之化僕聞先王之化法立而時宜之禮樂成而人安之苟可以垂終古不計旦夕苟可以致太平不急功利方今禍挈

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而主德亡后稷公劉之積諸公無旦奭畢散之略恐廣招巖穴之士擬制興度徒令其俛首屈膝望其所教舍所學而從我而一二好古之士守師說而不便時宜於斯為難矣僕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德則不足制於何有功不可以虛成言不可以易議上覽六國之勢下觀嬴秦之分以防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之時也暇治禮樂乎僕雖不敏竊奉教君子矣恐左右者不察不佞不能奉承明命之心又不白不佞所以泥古之見有負足下之義故

敢以書報願足下之留意焉

擬蒲炳答應休璉書

炳復頃者過從得承清宴昔鄭莊懷置驛之賓陳遵  
樂投輪之飲古事悠邈來軌足欽也若乃蕃榻初懸  
融罇未設折芳池塘之上採佩苑柳之邊命蒲且弋  
窮林召詹何釣靈渚載玄醞於梁市伐紫駝於麟洲  
故使海錯星陳山膚輻輳方丈匪逾漏卮莫喻誠人  
間之鉅麗公子之壯觀也羽爵既密瓊糜屢羞哀絃  
緩引急管高張西子出帷毛嬙侍側窮趙豔之歌曲  
騁秦娥之舞腰玉釵挂冠錦帶拂袖當斯之時思欲

舉商山以爲肉挹滄海以爲漿雖七貴聯鑣常拒關  
而不納五侯過里恒思進而奚由豈非大丈夫之樂  
哉逮其曜靈戢影望舒流照華缸不御錦席罷陳白  
露暖空明河在袖驪車載道僕從候門主人歌詩以  
舉解客子攬轡而徐行望衆星之耿耿即長路之悠  
悠帽邑不怡有懷明發於是咏葛生之什以寫今憂  
誦河廣之章以蘓來困詩書之教焉可誣也日者與  
諸君樂有章臺之會作書馳報意足下惠而好我攜  
手周行面沙塲之夷曠瞻銅臺之岩堯循曲欄而送  
目掇密葉而稱詩樹入床前山橫鏡裏天浮似水人



來當花致足慕矣乃足下以經營庶務不獲聞命為  
 之悵然比奉惠牘伸紙發函瀏乎若風温乎如玉諷  
 誦至再不忍釋手何雄才之彪炳而推譽之慇懃耶  
 夫漳渠之水縈帶伯陽之館造天高樹披雕繪之華  
 文禽敷丹施之盛析巨波而浮醴對群山而啓襟昔  
 仲尼小魯國之望魯點高舞雩之風美則美矣未若  
 茲丘之靈秀也來諭所云京臺之樂流而不返蓋京  
 臺南望獵山北臨方皇左江右淮其樂忘歸此乃望  
 之涼德之人僕雖小人庶幾免夫相見在近書不盡  
 懷炳復

甲秀園集卷之三十二終

甲秀園集卷之三十三

鉛山費元祿無學著

雲間陳繼儒仲醇校

文部

頌一首

瑞芝頌 有序

甲秀園舊有芝生初一原隰耳家太僕既治園之三  
 年予與友生講業其中萬曆己亥四月當門忽復生  
 芝五本長者盈尺短者七八寸含秀而晨敷狀如車  
 蓋色如紅玉夫芝玄氣之精也因朽腐而暢靈華感

則萌之漢元封芝生甘泉宮帝作芝房之歌以薦郊  
廟則得人若董仲舒輩此植才之應也而以徵於家  
則豐本遠條綿瓞華國之澤赫奕衣冠之盛矣余小  
子羹墻世德快覩啟瑞自與永荷之休乃爲頌頌曰  
奕奕者園甲神秀兮大麓百里羅林阜兮山川屬紆  
發祥厚兮靈芝蹇產擘其茂兮紫薇同采白薺造兮  
銅池玉殿五雲覆兮煌煌重英珊瑚奏兮其葉如栞  
其實豆兮其紅如朱其紫綬兮載錫之徵綏祺壽兮  
載啟之圖昌胤後兮豈弟君子神所右兮俾熾而昌  
植士良兮豈曰不顯福履康兮我亭斯構誕毓祥兮  
爲車爲蓋天揚休兮嘉生挺出思無疆兮含和冲漠  
靈華章兮異哉屈軼遊鳳凰兮美矣醴泉涌中唐兮  
弘覽其圖挹斯芳兮神之格思不可忘兮天之命思  
曷可量兮其因其成世德之臧兮

贊十六首

國朝儒林贊

并序

蓋自旦甫作頌丘軻鑽思仲舒發憤於儒林子政闡  
明於王道厥功茂焉無容述矣遞沿而降代不乏人  
三國奏從橫之說六朝緣離騷之習雖有稍變前轍  
然斟酌經詞尚能潤色鴻業與禮樂爭輝唐有天下

二百餘年風流接踵運習屢更彬彬之盛大備於時  
迄於有宋理過其詞澹乎寡味爰及勝國侏僂成壤  
淫哇雜吐而風力微矣我國家龍興江左虎視燕畿  
雄文鉅典霞蔚雲蒸英華漓而復振聲律弛而更張  
曜乎似燭龍之朝煥沛然若時雨之春濡 宣宗  
世廟之間得人於斯為盛矣是故力挽古運鬱然特  
起闢邪反正掇彼清音此則獻吉氏之所以開其基  
也材師節制意匠經營聯詞波屬比響樂臻此則仲  
默昌穀氏之所以翼其功也設架陳衡金聲玉振志  
深筆長色華義按此則于鱗元美氏之所以啟其疆  
也組經織史並雅追騷雕琢瓊瑤刻削梗梓此則宗  
吳徐梁汪歐盧屠諸君之所以承其後也他若擅七  
發之竒跨五言之秀或優游芸閣之中或淹伏草茅  
之下操觚寄興擗管脩詞莫不攄藻性靈播揚歌咏  
於乎盛矣蓋亦時運使然哉於是僕本株守之夫管  
窺之見歌廊廟之什則思經濟名世誦丘壑之章則  
想煙霞逸士均之於執鞭有當也方今作者亡慮十  
數家挾景星而被慶雲攀龍鱗而翔鳳翮蒸蒸未厭  
余不暇及茲特揭其逝者十有六人人各為贊聊志  
慨慕之私云爾

李夢陽

巖巖北地有昂趨  
眄學無常師材質盡善  
據深烟霞貫情寓縣力  
挽頽波震風攸扇大人  
遙興道存魯變乃萬斯  
炊乃百斯鍊文章之勲  
非公誰奠所懷伊人  
邦家之彥豈不有光脩  
名永擅

何景明

通雅信陽言攀其軌寄  
思玄溟驅詞炳越義取  
師心功期舍筏苞薛孕  
徐清而不滯披榛來洎  
鬱雲攸揭文不在茲疇  
臻濬發如川之流如芝  
之醇志在揚蕤施之則  
忽譬彼經天惟日惟月

徐禎卿

淵哉昌穀量宇霞標高  
步騷賦下視六朝字摛  
綺縠思逸風颺播之愈  
芳如蘭如椒鑽之彌妙  
如琨如瑤倡予和女鼓  
瑟吹簫慎思夙夜茂贊  
風謠豈無朋友迅駕齊  
鑣游龍翥鳳足喻逍遙

李攀龍

昂昂歷下表茲東海日  
月孕精鳳龍炫采躍詞  
結言屈垣賈壘雙峨高  
雪九秋擊隼入造郎序  
書淫靡怠出憲秦閔儒  
風亮改齊國泱泱雪樓  
皚皚石則球瑯草爰蘭  
蒞七子頡頏擠音千載

王世貞

大哉瑯琊文采炫然如玉朗璞如珠耀淵集成九奏  
納惟百川鑒明斯獻劔利則宣精願必探菁華靡捐  
廣矣博矣杳莫之前厥有令弟奕焉後先翔則儀鳳  
屈則哀蟬盧生雪獄罔不稱賢

王世懋

英英小美江東夙聞弱不好弄長而能文追踪通績  
叅妙機雲卓哉先生至性難群父寃伏闕雪涕悟君  
楊忠歸櫬披草求墳延津索劔玉女眠雲容臺叙禮  
旂常紀勲荆枝競爽桑梓舒芬

徐中行

猶歎天目茗誓之精龍衮比象金石擬聲累篇冰渙  
片語神驚沃焦導海注之不盈中原採菽匱而彌生  
濟濟多士伐木嚶鳴或揚河朔或表上京四方其訓  
綽有令名青蘿遺館曾孫不刑

梁有譽

公實玄邈伊惟文獻比部何加銓曹匪願顧謂友生  
予其肥遯琴尊自娛文史尚論惠風渙水丹榮施蔓  
鏤腸九迴繡舌三寸貯妙帝江結芬楚畹流落海隅  
曜竒鍾萬求名得名抑又何怨

宗臣

翩翩子相整轡時髦長風策足黃昏總旄撓之不濁  
覽之彌高不濁伊何廣陵之濤彌高伊何帝丘之毛  
飛泉漱液玄珠吐毫國庸銘鼎識解佩刀秀而不實  
蒸嘗曷操庶幾自慰漢詞楚騷

吳國倫

武昌都良鑒臨神王昌彼八區振衿高望律不弛陳  
師無逸放在磨豈磷在皓難尚智瞻才弘心遠度曠  
若沉蓬瀛如登崑閬何必秋旻乃稱散朗群芳繼彫  
然後往巴陵洞庭鬱相雄壯

汪道昆

邈哉司馬侃侃風色雖際干戈猶流翰墨墻宇有高  
河漢無極羲仲玉衡鮫人水織嗶嗶厥聲振於旁國  
匪有鴻鋪代興誰翼始鎮閩邦夷用恩熄再理鄖關  
政以文飾我思太函永言無斁

歐大任

楨伯踈朗釋褐博士躡跡梁徐叅翔王李炳也有文  
泓然入理大淵既澄崇嶽斯峙蠻服靖懷鴻猷亮美  
粉署含香承明躡履德音不忘詎見其止長揖當途  
拂衣歸里杞逕蘧園人遐室邇

盧柟

矯矯盧生猖狂使酒人惡其上士憎多口縣令醉迎  
解冠卻走構繫黎陽獄吏諍詬殘月圜扉束書在手  
幽鞠放招超玄洞黜甯角無歌越芻久負一遇謝生  
堅貞乃剖存且罹憂歿垂不朽

屠隆

緯真靈氣區騰芳譽若木烏棲朝陽鳳翥文不輟流  
詩何鑽慮秉筆千言江山匪助吐衲侯門避世郎署  
射影中人解冠歸去襍被宵遊梧桐暝據三花齋糧  
二龍翼馭丹砂僊籍甘棠黎庶

馮夢禎

軒軒祭酒絕屏世緣偶爾鳴鶴唳聲在天遙跡鷓序  
綴名御筵遭時文厄業晦不專先生秉的標映時賢  
辟雍多士歌頌而前怨成積羽賦就歸田班荆蔭松  
採桂蹇蓮道映丘壑矯若神仙

胡應麟

元瑞幼慧厥懷儻掌書研汲冢義窮顧蔗董園不窺  
禹陰匪暇戶外停車花間並駕長安酒豪列侯坐罵  
疇揭我先誰居已亞時有王公黃金慰藉崑阜剖玉  
和氏辨價德積有階名齊王謝

箴一首

友箴

茫茫二儀上廓下澄肇經父子厥有君臣及乎朋友  
罔敢不貞以敦以篤道是用成惟茲友道其來已遠  
易言盍簪禮稱若水詩咏友聲書存不隱肅肅前賢  
威儀之選有過則規無言不謹式瞻爾德冲和惟秉  
伊管及鮑敦倫天稟有左與羊解衣爭襟豈無朋好  
而人心凜凜馬侯既歿向撫其孤稽公亦逝戎慟其  
壚夫豈有慕靈臺不渝相如引避廉頗結歡王陽在  
江貢禹彈冠夫豈不顯氣協金蘭罔惠迪而弗蕃胡

履亂之能存世風既降古誼疇敦青松落色白石其  
焚合則蠅聚散則萍分人孰不知人之明而責已則  
昏忠恕而行如箠如填儉衰間出則衽席以波毋矜  
爾貴毋卑爾賤孟氏有言友以其德彼德之崇曰維  
司傑言不可以數儀不可以愒數則愈踈愒則易絕  
肅恭矜持賢者是則輕狎驕盈君子斯軌史氏作箴  
敢告時哲

銘十首

歌風堂銘 有序

吳元卿世居吳塘背楓嶺面青山右古囊西九華



荻蘆溪水復走二十餘里東注五塘之間溉田千頃  
華實蔽野黍稷盈疇築室其中讀書彈琴亦樂而忘  
老矣友人陳季迪命之曰歌風堂蓋從季札觀風之  
義也屬不佞為銘銘曰  
巖巖華山滔滔溪水國於其間惟吳季子  
子孫振振罔不爾承爾承伊何奕有慶聲  
瞻彼德星臨于梓里胡然而終胡然而始  
我求懿德有來翩翩介爾景福眉壽萬年

懸藜閣銘 有序

余既考一室於具慶堂之西凡一榻一日偃仰其中

陶元亮所謂心遠地偏頗足自適每夜分讀誦明月  
窺窓圖書麗壁床頭短檠紫氣直上逼斗墟矣因顏  
曰懸藜閣而系之銘其辭曰

經始斯堂斯堂孔良懿美有光如天斯闢如瓊斯積  
梁棟奕奕有敦式廓清風淑穆是曰藜閣我佩既紉  
我書亦陳懷此席珍麒麟九澤鳳凰千仞于焉棲息

七首銘 有序

豫章魏庸甫余中表弟也嘗挾七首過湖上游自言  
先大父中丞公得之蕃部其年代不可詳庸甫因解  
所佩佩余廣寸半長尺有奇汪伯玉所謂佳兵此其

最也遂系之銘銘曰

理堅冰曜朝日直千金壽萬億永言佩之斯無斁

古琴銘 有序

余邑故有此琴蓋數百年物嘉靖中為邑令莆田史公携去萬曆辛卯家君宦閩史公復携以贈琴遂還之余邑合浦之珠延平之劍當有神物護持者矣季秋霜降寒夜寂寥振袂調絃弄秋思一引小絃切切大絃嗚嗚愧余不能懷牙曠之音慟田文之哭耳因為之銘詞曰

惟茲統樂儀節閑淫變襄薦法師曠審音絃則園客

村則鄧林榮歌三樂雍動微吟厥德靜好其來迨今嶧陽之南龍門之陰欲往從之山高水深

古硯銘

其歿則璧其髹則漆伯禹鑿痕萇弘流碧而敦而朴是曰離石

古爐銘

金耶錯耶玉耶璞耶懿矣茲爐介景福耶

竹如意銘

婉綽約瀟湘娥紛委迤蒼龍波碎珊瑚揚浩歎千秌萬歲舞婆娑

玻璃燈銘 有序

玻璃燈者余萬曆戊戌歲九月遊黃龍岩所得也岩故廢獨此燈尚存然為浮埃積空所掩當是二三百  
年物因袖歸拭之光瑩逼人頓還舊觀以供大士且  
為之銘曰

天竺孕精有珍石兮不彫不琢理紺碧兮流為晴虹  
曜此域兮玉於其中不辨質兮有華者光神所翼兮  
栢杯銘 有序

鼉采館東有古栢在擊壺軒之後故與素梅相配久  
之斃于風雨庭樹既凋何痛如之乃命梓人琢杯一  
引茶泛滿薌澤微聞余既嘉杯之玄素又樂茲栢之  
不終淪毀也遂系之銘銘曰

鰲極頽兮崑崙揆栢梁折兮彌西裔命工輸兮成中  
制挹甘露兮藉柔蕙奉君壽兮揚萬世

紙枕銘

或藉之苔或寢之石寂靜非玄冲和惟白

夫辭之答如寡之可哀情非文中味其曰

越林誌

博學甘澀令縣乘惠奉書審令器萬世

漢封贈令東益縣縣令縣西商命二師令如中

不發命親也意系之難語曰

行祭以新福舉舉國余四美以之志

甲秀園集卷之三十四

鉛山費元祿無學著

雲間陳繼儒仲醇校

文部

行狀二首

母夫人楊氏行狀

嗚呼痛哉先夫人之棄不孝也先夫人舉文夫子五人而僅餘不孝謂庶幾當於不孝乎獲一第以報吾母也今不孝不能借一日大官之養於母而夫且溘然先逝矣痛哉不孝之罪莫贖也不孝惟不文無

能為先夫人重惟是挾淚少詮次其行事而為之狀以邀惠於海內長者而先夫人歿不朽乎按夫入楊姓同郡鄉溪人其先世為漢太尉震後自關西遷閩後遷鄉溪大父濂滇中大叅父璜邑庠生母邵氏夫人生而慈淑懿粹婉孌有志操先大父臨武知縣贈廣東左布政望湖公卜相家太僕公家太僕公筮仕工曹權稅武林大母贈夫人張氏携至邨成禮時世廟乙丑歲也夫人修嬭道恭甚頗具幹材綜理內政孝養封公張夫人和先後宛若課減獲閭以內肅如也即封公張夫人愛之深不啻女畜之矣丙寅太

僕公歸先入京報命丁卯夫人以父璜至京邸始以考績封安人隆慶改元覃恩封宜人時太僕公方握部都水疏罷興造不急忤中貴幾得禍夫人輒慷慨黽勸成大誼戊辰隨大僕公出守順德會公病齒癰殆甚夫人不解帶所夙夜躬調湯藥兩閱月餘賴以安痊己巳太僕公以順德謫判隨之汀州庚午公轉北太僕丞夫人侍封公張夫人于家辛未公改刑部郎請告視張夫人疾癸酉甲戌與為封公張夫人喪哀毀不任先後襄封公張夫人大事纖曲無不自錯指中出服闋逾年從公京師于兵曹武選職方

往有請托夫人戒嚴僮僕出入以杜賄者所恃必為  
聖天子畚兵政清償帥而刑太僕公之教張太司馬  
九伐之烈者凜凜於夫人矣癸未後公備兵蘄門調  
杭嚴丙戌大叅長憲三任閩中壬辰復晉東粵藩長  
以考二品績乃夫人有今封焉癸巳冬夫人以不孝  
歸省試抵家留妾吳氏于邸已而進南太僕卿夫人  
以不孝故不之任乙未太僕公中忌者掇拾暫詣家  
夫人督媵屬潔修澣視太僕公賓客立園之樂戊戌  
而始抱孫含飴載弄喜可知也方願與太僕公終俱  
隱之誼而綜理蠅集不憚作勞食少事煩數力疾負

床不孝已有緩帶之憂辛丑七月遭新嬭楊氏喪又  
鬱鬱自憊彌留愈增乃正月十九日卒于正寢嗚呼  
痛哉忍言之哉夫人生五十五年乎勤儉慈和如一  
日奉身節畜微獨三澣敝衣即米鹽細瑣手自劑量  
後宦閩浙服御簪珥不加飾未嘗取一毫於官見諸  
媵妾輦御華靡綺縞即蹙頰於蠶桑之苦雖貴為夫  
人澹如也事太僕公恭順課閩戢靡怠歲時伏臘宗  
廟享祀豐潔祭品率蚤起為諸母先方夫人歸太僕  
公時公已有妾後又置妾數輩夫人處之雍睦有度  
叱詈不出於相嘗捐奩金百餘為公聘同邑某氏女

會有橫私意者謂其籍在門下中阻焉已再聘廣陵  
吳氏既生子又輒為乳哺鞠育如免於懷汲汲乎其  
欲廣胤之傳不靳簪珥以勤小星之室也女子特甚  
即不孝擁新嬾必躬視食問衣餐弗舉夫人亦弗舉  
出就外傳使者相續於道督課不少暇曰士所貴通  
經術脩名行昭經國大業不失家世也不願汝曹斷  
榴被文綉矣性不喜淫祀至聞人阨困諸橋梁道路  
掩骼之費傾筐無厭色有郡人葉某者負夫人百金  
餘後窮困夫人立取券焚之不責也正寢之夕猶御  
服飾無惰容使人飭厨堂内外事先是夫人夢二紫

衣女子謁迎意獨疑之語不孝曰吾即不諱如八十  
老人何淚輒下語薄喉不能竟謂夫人母也今八十  
云性篤孝如此夫人生嘉靖戊申十一月十五日戌  
時卒萬曆壬寅正月十九日寅時子二人長元祿邑  
學生先娶薊溪夫人同姓女楊氏先夫人七月卒繼  
聘與安貢生徐一濂女次元裕即妾吳氏出聘薊溪  
詹氏女元祿生子士驥士騏俱妾馬氏出卜萬曆三  
十一年歲次癸卯冬月出塋於本邑之十三都平崗  
山

七室楊孺人行狀

按孺人楊姓余同郡鄉溪之羅塘人父環母何氏孺人襁褓時善病數歲忽亡去父之口誦觀音經而孺人咸謂有夙因云十二議聘余會余母夫人念余一子欲旦夕擁新嬪也十三歲即歸余蓋萬曆己丑十一月也童年而託舅姑稱冢婦脩棗栗暇脯之費雖冲然乎而舉止規度動若成人實尸筐筥錡釜之望家人儀之時余方從家大人宦閩邸孺人自家抵閩舟車行李戒嚴一事不遺頗有幹材性莊重寡言笑而更大體故為貴家女出自門風常督過諸女廝一有卻擬受杖不少假余輒為危言相戒每唾余謂文

夫治家寧得以柔道行也然亦以此少失姑意庚寅余自閩卑騎歸試會督學某公脩家大人卻故挫予返而孺人媿媿用相慰藉曰所夙夜慮慮墮雲雷耳不然終能妨賢者路耶壬辰家大人晉粵左轄取道抵家孺人相姑襄太姑張夫人事夏適粵癸巳冬侍姑偕余歸試甲午余充弟子負且既廩孺人歡甚曰君自此升矣願毋忘庚寅時也余既謬意千秋大業多所博習皇王帝伯語每夜分下帷篝燈不寐孺人從旁佐以女紅為余治粥茗相勞苦達旦矣已余遊稍廣客至栝捲無虛日一切倚辨無恹色退言是



時孺人歸余七年日記高禩萬方終無子夏四月余母夫人為余置妾廣陵馬氏人或疑其不相能孺人則親脫簪珥勸飾服御相得歡甚日汲汲焉幾馬之宜子也丙申秋余病瘡幾殆孺人身奉湯藥唯謹嘗月夜故適諸先後宛若所畱馬侍余余病愈而後喜可知已丁酉余鍛羽西歸慰余如庚寅時戊戌冬妾馬舉子孺人喜私語余曰是足慰二尊人意矣會余母晚得孫愛殊甚就同起卧孺人始嗛嗛以未學養子為憊歲時不怡者久之己亥夏子適在恙復惶惧請禱不啻若出諸懷庚子余凡三不得志有司歸而

缺缺若有所失孺人勞余曰君豈慮後時也夫下主三朋足乃侯陵陽為國宗器君其益勵精神勉圖功名自效以間執慝口不令謂無所復之殆庶幾乎多方謀解余然已時時抱病家人輩不知所由致即余不覺之也辛丑正月值余有吳越之遊把臂勸曰妾字君十三年往矣而不乳豈非命也君即有子妾無以報尊章也妾休矣君其更進一姬藉手天幸猶之乎有子也因解其奩中裝百金授余語甚悽愴四月余自浙歸置妾丁孺人解顏迎笑為飾服御如馬時也方願保百年之歡亡何於六月朔侍姑膳畢忽中

眩而卒左右進湯藥再夕而生閱月延行頭風醫者  
誤投補劑數日忽不能語余始握手問後事但目下  
姬視余以手謹掐余指而已孺人常持素或勸其破  
戒孺人搖手不答微語曰若輩作夢語耶遂奄然而  
逝孺人生萬曆丁丑六月十四日辰時卒于萬曆辛  
丑七月二十五日申時僅二十五歲嗚呼痛哉淑而  
蒙夫夫且無子雖脩短有數其亦太涼矣常憶夏五  
試舟余以一觴奉家大人于湖上方聞自病中且戒  
家人市洗腆以進居恒勸余節飲母為母夫人憂抑  
何為余勸孝情也即余有欲問遺贈卹必慇懃力贊

務出其厚是又為余勸義情也孺人生而端重靜好  
中饋女紅無不精緻有蘋蘩小星之致所稱淑德具  
矣乃卒夫死何也母亦所謂夙因耶於始終之際爽  
然矣嗚呼死者不可作余惧夫懿行之不章也拭淚  
而為之狀敢徼惠於長者片言則死且不朽孺人二  
子士驥士騏俱妾馬氏出土驥聘同郡永豐癸卯舉  
人劉前度之女士騏聘同郡上饒雲南太理知府王  
建中孫女孺人將以某某年某月某日莖于百花亭  
之址若干步

顯考太僕寺卿食一品俸唐衢府君行狀

嗚呼府君以丁未之除夕奄隕大命火燧更矣唯是  
窀穸之事日月有期誌銘碑表將乞言于命世鉅公  
庶使區區風烈傳於竹素不孝祿謹為狀曰府君諱  
堯年字熙之別號唐衢其先自漢大將軍禘爰始有  
聞五季之亂播遷江介故遂為鉛山人府君王父完  
公舉正德癸酉孝廉工部營繕司郎中父懋文公舉  
嘉靖庚子孝廉終臨武令俱贈廣東左布政使府君  
生而奇穎幼而淹通機發立破思若有神八月識門  
字屢驗不差八歲曉聲律應聲能賦經世志力定於  
綺年理人方畧綜于弱冠身便鞍馬能左右射以對

策見羅遂棄茲技下帷發憤勉就大業年二十餘登  
壬戌進士授工部營繕司主事是時柏梁既災建章  
復營中涓操威福者蝥螽其中騷然煩費府君經營  
有方公廉無闕貂璫憚之司空省白金十餘萬大司  
馬雷公賞以王佐之才寄以清襟之照已陟負外郎  
視權武林羨金三萬不以入懷封付有司為貧民輸  
稅稍遷都水郎中 穆皇帝初御宸極左右濫增歲  
額請乞萬端又傳旨造萬壽橋宮中又別索朱雀文  
錦藻龍綺繡府君次第論列援引禮典咸稱 上意  
各得報罷費可省百餘萬府君以蘭省諸郎累抗中

貴人褻其姦慝群凶側目一麾出守得順德郡下車之際其君子勗以禮義其小人字以誠恕閭里銖兩之奸萑苻探丸之盜無不芟夷滌蕩革其鴟音此郡地勢四達乘傳使者車如流水公私罷勞府君稍稍節之民用不困府君維已守郡而貴人尚思脩隙中之以法遂左官汀州判少宰王公邢臺產也邢中數千人走京師上疏乞留府君候少宰出遮道攬柁怨其不為棄梓庇良師帥府君令人溫言慰遣以為此更禍我衆乃解去然邢人至今尸祝無絕俎豆苾芬矣府君治汀如順德時汀閩中陸海糧食取資直外

繇者蕩析家業乃得息有府君奏記昂司罷茲弊法七邑之昭蘓繫府君是賴昂司使者薦牘交上會新鄭高公新拜冢宰既以前梗牒竒府君首擢府君太僕丞慰諭殷勤晉尚壘卿將大用之府君心不欲附麗念太夫人病請告歸里蒸蒸色養不應徵聘臨武公及太夫人相繼委世沈痛鉅創茹哀骨立治冢鯉魚山負土成墳于時年始三十一夕倏見二毛眷戀丘塋常不能去白虎晨夕墓下猛志永銷蓋夏方之獸馴于旁蔡邕之兔擾其室以今度古諒非飾說除服補兵部職方協司郎中九邊征伐既紆籌策京師

劇盜盡殲主藏可謂折衝於俎鋤莠自根者乎持節  
犒師遼東閱視薊鎮將卒之勤窳阨塞之險易戰守  
之便宜功次之多寡靡不足歷心計周爰咨諏梁總  
制戚都督咸驚其綜練遜其遐算使還奏移曹家寨  
歲減縣官不貲之費署武選事苞苴之弊債帥頓窮  
履屐之間皆得其任焉是時朝中心服府君精勤吏  
職謀猷弘遠即欲開府中州展其經畧府君不能降  
志也驕兵跋扈浙中劫輓制府飛章上聞 朝廷大  
駭欲召師四方蕩定反虜府君抗議宜以重臣鎮壓  
之徐辨玉石當不折一矢不費斗糧衆從其議吳越

竟得安堵朝論以府君一言賢於十萬騎士將處之  
卿執府君深自挹損力辭嚴命自是始知府君洞曉  
兵事出為薊州兵備副使都護諸將明法令遠斥堠  
增壁壘練卒伍故能外清甌脫內安陵寢未幾徙監  
軍杭嚴法律既章惠訓不倦浙自兵變之後餉給稍  
增府君以軍法裁之衆素憚威名帖然聽命轉閩中  
太叅分守漳南則潛畫機宜弭瀕海之亂監徹田百  
頃養賢士之貧者中丞以私憾逮許通判罰六百錢  
判且舉家雉經府君憐而為言得濟于險許頌德不  
已潛謁郵亭獻百金為壽府君前將其鬚笑曰吾初

免君頭不及此亟持去矣興泉寇起府君時為按察使治大獄株連無辜之氓活者百人荷校伏鎖之徒死皆不恨除右布政使永福寇起都城震恐撫臺聚議轅門頗調英閣左授兵登陴府君度永福萬山攢仄菁箴蔽虧雀鼠之雄往往為難甲保自防英輒禽馘縣令某所嘗列薦有滅寇才三日之內賊且膏刃湏臾之息不遇游釜報至良然閩中盛文學其才士碩生多厄世網府君頗為督學耿公言并得拔出其獎借後進湔拂人士罔遺餘力矣明年遷東粵左布政使為政引大體不苛細世務既周出納尤慎尚方

歲趣荃葛翠羽明珠紫檀冠蓋相望府君市于賈人價如其俗粵民萬戶不損一緡也值倭入朝鮮石大司馬馳一將過粵徵兵暹羅府君議以為中國一統天子聖武一朝有急收兵遠夷過示之弱不可一也且暹羅兵羸跋涉萬里師且半至即有至者諒皆疲病不任干戈不可二也夷德無厭有如師過乘常不先激之怨恚開門而揖又生一敵不可三也非我族類安能遙度假令暹羅內畏倭奴諸師不起且露吾情為遠人笑不可四也議上總制蕭公是之疏寢其事粵以乂安免于蹂躪又香山地壓邪馬居雜羯羗

府君請徙海防畧示控制時時耀威先奪其心建威銷萌其則不遠曲突徙薪豈不然乎潘粵滿三載廷議推領連帥飛語忽構乃量移南太僕卿南省雖有誹苛北垣亦復交爭府君慨然曰吾八命作牧年幾縣車而乃靡懷止足夜行不休乎拂衣還國絕意人間事先人有敝廬一區表裏湖山悠然佳勝開軒築宇息偃其中鹿日良辰招携故舊陳說平生以樂餘年敬恭五廟敦睦九族行葦興歌角弓靡作又以遠條雖漸蕃衍而擗管者多苦貧儉府君為起庠塾養以百鍾欲令文學彬彬清門不墜焉文廟圯壞出數

百金葺之山藻丹雘煥然施敬曾治第邑中制極弘敞念鵞湖書院鞠為茂草臨沒遺言讓於襟紳安四賢于上集群英于下佐以負郭之田百畝禴祀饗殮共食其稅嘉惠來學諒曰非小府君同生凡五先卒者三人既忍饑于舍魚更抱痛于原鵠遺令諄切營其丘壟言猶在耳祿敢忘乎以臘日黎明有事宗祊昭穆未能悉赴府君冠袍鶴立待之移時風寒所傷爰以遘疾不復起矣臨命沐浴正冠束帶告于祖禰與家人訣安坐而逝哀哉祿不孝無能負荷折薪使府君芳踪懿績將隕于地擗撫行事未得十三然府

君以不能媿阿取容杓鑿多悟故台鉉不登才譖靡  
竟濡翰嗚咽心焉內疚府君生嘉靖丁酉年正月十  
一日酉時薨於萬曆丁未十二月三十日寅時年七  
十有一配魏氏南昌魏中丞及齋公女累贈夫人繼  
楊氏薊溪大叅東溪公孫女累封夫人子男二長即  
元祿楊氏夫人出次元裕妾吳氏出孫男二士驥士  
騏元祿子府君屬續之日夢蘓江廟來迎羽葆鼓吹  
前後絡繹覺時髣髴頗有所見指麾部勒如在幕府  
人日郡中以箕召神者神寂不至越三日箕動主覲  
問之云東岳君初臨馳往陪乘覲請岳君姓名曰鉛

山實唐衢也此亦異聞騎箕陟降豈虛乎哉今將以  
某月日卜葬于某山之岡伏惟大君子賜之一言

墓誌銘一首

譚茂才德武先生墓誌銘 并序

先生諱瑋南安大庾人也宋元祐某年始祖光祿丞  
子靖公始自金陵遷居馬大庾為梅關上地桂嶺要  
衢漢室南征城有將軍之號揚州分野地連星斗之  
墟迨入我明代有顯者七世祖翼舉進士為達官五  
世祖敏膺鄉薦任知州祖章源授武宣教諭父一召  
舉庚辰進士官刑部尚書郎累贈其父教諭公如其



官母劉氏封宜人生二子長瓚次即先生先生而  
穎異貌獨岐嶷月中桂樹問輒能言水上象舟思而  
即對竹馬郊迎已知名於郭伋羊車路出遂是賞於  
王澄年十三了四書大義出就傳而離經入趨庭而  
問禮開卷有益則欣然忘食疑義既析則識以終身  
既而入玉枕山中酣情誦讀松膏夜燭繼映雪之冬  
窓桂焰宵燃敵囊螢之夏榻持竿麥漂懸繩戶閉是  
以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及乎紫臺青簡綠帙丹經象  
負之所未勝鳥跡之所難載莫不校之鉛墨緘以緹  
縑丹青渙而不渝其節風霜交而益勵其志故能徧

詞揆藻著論噓枯綺縠絢其尋思雲霞紆其吐哈昔  
平原文成稚川稱其積王安石議出桓公等之碎金  
方之今日彼獨何人弱冠補邑弟子負尋既廩學宮  
一時雋異無不在其下三事大夫咸欲出其門而聲  
名藉著學術精工矣會兩試棘闈皆穿楊葉却詵之  
策名上國郭泰之人倫東京月旦高其擢桂縉紳望  
其登僊而雪山之鹿不充在野之苹渥水之駒未繫  
我場之蘆乃假館於豫章城中下帷不返隙地借人  
必種王猷之竹芳洲避俗且葺羅舍之居幸有袁生  
時過閔子樵蘇爨而清談紅塵積而蔽几雖寂寥歲

暮煢疚在身晏如也加以事親至孝孺暮近篤一夕  
九起子輿之用心也扇床温席黃香之極念也堅冰  
有冬躍之魚哀林多凍出之笋是以栝椽棄養楸櫨  
興哀瘠骨支床踰瘠冲之死孝盡齒必拜顛闕氏之  
生存迨禮將及禫而病已濱危鄰炎戀母猶思託養  
之勤坦之設祭每臨垂絕之慟以其年某月卒于家  
春秋三十有一嗚呼哀哉嚴霜降而蘭蕙凋天駟奔  
而騏驎死追尋絃誦但見書帷緬想言談惟留玉麈  
生與仲宣比俊歿與羊孚齊年祝予之嘆其能已乎  
先生風神機警志氣縱橫游思秋雲宛情春鳥翩翩

書記則阮瑀陳琳矯矯揮毫則羊欣索靖語其容人  
醪投於廣坐論其釋闔王碎於當衢五鹿輒其疑疑  
千人從其謬謬至如屏榮棄葦甘淡履素克綏寧志  
之言允協蒸民之訓雖累葉貴盛而鞠躬盡瘁當寢  
苦枕塊之日惟安飲水三年在權門戚里之間不枉  
投人一刺有品藻士類之心澄清黎庶之志而鵬路  
忽摧龍津遂涸李安國之玉山已崩阮仲容之青雲  
不作埋寶樹於土中知從此日探金丸於素裡更在  
何年遂使携孩在側青燈啼任護之妻擁膝不前白  
首慟嘉賓之父樹以豐碑毋令零落植之松栢不忍

凋枯銘曰

昂昂鼻祖翼翼龍蟠乃眷西顧萃于南安七葉佐漢  
五世相韓忠資事父孝始移官挺茲先生鬱為民秀  
鳧鷺弋涇駒虞獵罔志似巖霜年如松茂蜜焰燃宵  
荆扉掩畫書窮鼯鼠墨換鵝群實葦岸壁有爛慶雲  
宮商翕韻金石揮文觀者駭視聽者願聞母病劬勞  
哀求腸裂湯藥親嘗衣帶如結草苫眠霜塋墳號雪  
骨立續微淚枯命絕陶鶴飛去潘輿盡傷風吹祖旒  
兩泣萱堂一杯玄壤半世黃梁英雄氣短丘壠松長  
甲秀園集卷之三十四終

甲秀園集卷之三十五

鉛山費元祿無學著

雲間陳繼儒仲醇校

文部

誄三首

謝司中先生誄

并序

萬曆甲午孟夏甫謝先生司中君卒于豫章越月訃  
至嗚呼哀哉維賢千載出世羽儀垂名竹帛勒績鼎  
彝如何奄忽誰能不悲矧我夫子夙誼兼師埋玉庭  
際載道靈輜旅魂寂寞中露繁滋心想情愫目眺銘

旂誅德表行哀以素辭遂作誄曰

猗與夫子龍章鳳質幼有令儀珪璋國器淑德溫恭  
孝同閔氏弱冠弄藻珠輝玉媚九華天馬篤生實竒  
手所揮霍雲漢昭熙君壓多士爲龍爲光爰幹南國  
竹箭稱良噐重售遲有司十上白日浮雲不銷慨慷  
岳牧醴筵兩臺交獎經生領袖志業高廣君乃倦游  
帝廼胄選離此阻艱翕然鶚薦哲人之慶陵陽得卞  
亦既抱子有開必先觀光上國馬首西烏振冠南岳  
濯纓章川思縈羽獵望彼談天如何不造白日棄捐  
嗚呼哀哉旌陽不返宮闕巍然遊魂處所帝樂鈞天

出則車雷入則樞電聖善摧崩襁褓麻練發紉南浦  
返櫬海縣經歷河山風號水奠嗚呼哀哉某與夫子  
形忘籬藩分契師友凌厲中原庶幾一日闔闔帝閭  
如何倏忽鞭弭不存八壺寥廓壁馬沉淪將及天路  
緱嶺逡巡孰謂先生四十成名延頸長慟涕泣縱橫  
嗟乎夫子獨往不返相人之先亡不渾沌榮名何施  
達生稽阮况此區區疇益疇損君既行成不沒者遠  
嗚呼哀哉

元長宗侯哀誄

并序

豫章宗侯元長穎敏端疑幼有至性奉其尊甫養齋

公遺教母陳氏太夫人往往脫簪珥購奇書以佐授  
簡弱冠操觚輒有聲與弟德操俱工古文辭若詩令  
聞鵲起嗣德甫用晦以興海內宗尚騷雅嫺然願握  
手當旗鼓不佞下酉之役傾蓋詞盟於陸舜王之會  
一日虛左遂冒指南倡予和汝荏苒時歲更癸卯而  
元長溘焉埋玉嗟乎元長儼然國秀無媿大雅更生  
歆畧未足多也詰人已矣悲何可言傷淮南之桂零  
痛天祿之藜閣凡諸交游紛各有誅不佞感而哀之  
標之素旌詞曰

帝天潢之萼跗兮儼勝育於豫章秉風齡而獨  
今濯玄髮而晞朝陽繫高皇之十葉兮緒石城之  
繁昌受畚史於幼志兮脫笄珥於終堂美聖善之誨  
益兮覩聖功之明彰瓊姿薦其麗藻兮紛昆玉而成  
行著國華於詞盟兮襲芙蓉以采芳軒霞舉以朝升  
兮駮螭而高翔掣豐城而出匣兮燿二斗其低昂  
相天孫之爛錦兮羅文袂而霓裳景千騎於西山兮  
想雄風於滕王朝采秀於靈嶠兮晤琴言於楚方歷  
穎江而玉筍兮探金簡而發縹緗獲淮南之鴻寶兮  
娛叢桂以未央並八公以逍遙兮日選勝而飛觴惟  
神臯之靡蕪兮矧羅生于鱗堂覽遺跡于宜陽兮賦

懷古其七襄流風返其江介兮樂章貢以洋洋每登  
臯以舒嘯兮剖雙鯉之所將忽羽翼之中垂兮感人  
琴之俱亡帝嘉命其掌制兮揖閭闔而晨裝望參辰  
之閱歲兮想容輝於微茫哀德音之已遠兮霑余襟  
之淋浪酒壚邈若河山兮時羈紲之所傷何南浦之  
霓旌兮目愁眇而徬徨或龍沙之冥契兮偕鸞鶴而  
輕揚翼玄理之綿邈兮不與氣運俱喪嗚呼哀哉孝  
友之性壘塹迤薦騷雅之都南金東箭文物歲雜聲  
名芴蒨鬱為宗傑盤石永奠恍親尊於魯衛昔左右  
於燕春被恩紀於皇流撫朝請於綦弁園竹素之游

思昭大業之不朽指七畧其在茲豈舞拙於舉手望  
緱山而獨往嗟子晉之無偶睇仙馭其冷然心已結  
兮若黜歌大招于楚澤之鄉泣璇源于東湖之首嗚  
呼哀哉茂世之規永罹幽矣風軌德言人宗悠矣幅  
尺杼軸嗟何求矣國器詞徽君何尤矣騷雅壇坫靈  
氣番矣豫章之封纍梧丘矣我哭之哀風颼颼矣九  
原之下君則知否

屠儀部緯真先生誄

并序

萬曆乙巳某月某日故儀部郎屠緯真先生卒于甬  
東之里第春秋六十有幾嗚呼哀哉先生始家大梁

隨宋南渡始祖季祖子良父璞世居鄞而四明之峯  
未階其峻海門之水不盡其源代生偉人實號鉅姓  
先生生而博綜仙苑體曜文昌儀宇清冷風神軒朗  
長河之千里一曲若木之百尺無枝帝擢大庭人期  
碩輔牽絲宰邑青浦有兩岐之歌結綬登畿春官傳  
五經之譽及乎然明却賄之節長卿難蜀之文遠慕  
清規邇承風化方當茂膺藩寄誕握文符迺僅遭饑  
汚遂息扶搖陶栗里之傲骨歸來眉攢白社賀鑑湖  
之隆恩寵餞志在黃冠既而謝屐登山疏骸歸里或  
別溪茗水之上扁舟訪人或武夷匡廬之巔短筇濟

勝薄號尺素纜瀋雲煙累牘連篇充盈篋笥燃箕未  
敏擊鉢猶遲詢足昂洛都之紙匪但給蘭臺之札已  
也加以味道尚玄殮松飲澗餌閩河之桂採石藍之  
花百祀游龜將登蓮葉億齡舞鶴或啄松枝固已視  
閻浮若糝糠超天地而埏埴矣某向獲侍九曲靈槎  
叨御三山彩仗雌黃踰溪獎借無涯方將從先生討  
經國之業究無生之旨而丹砂不靈白日過駕向之  
所期今遂已矣忽聞訃音潛然隕涕國喪詞流士乏  
程德夫以悽愴之旨匪誅曷彰敢竭鄙懷以累明哲  
素車不逮憬迷執紼之阡頽鯉奚從枉托通波之水

爰詢耆舊聊述生平詞曰

猗與先生奕葉熙隆維祖維父豈揚休風隱綦肥遁  
顯懋允功寔殷膚敏懿厥蘊崇司中委曜靈符啟夢  
薦生偉人鬱為隆棟書不停披翰豈輟弄義隱遐搜  
詞微必洞振纓弱冠結綬桐鄉農時督稼蠶月課桑  
懸魚化靜佩犢逐荒居饒貯粟行有春糧此邦之民  
父母淑人無母何水無父何薪召邦思樹其棠是親  
何況先生政是用淳何以遷之儀曹翼翼何以餞之  
清酒湜湜 聖朝雍熙母瘵庶職夙夜靖共暇予翰  
墨既叅侯却亦游東閣杯酌錯陳詞章間作揮塵而

談以歡以謔罵座吐裊由由玄托樹披斯觥岸噉必  
頽揚蛾晨詠捧心夕回板輿奉母依巘葺臺朝烟暮  
靄春草秋萊無適非心賦詩暢志雕琢刻鏤金相玉  
質頃奏千言不移一字家積人藏庸光篋笥彪彬仙  
牒揮翕丹經惧乘舟壑緬勒鏤銘金膏溢曜玉樹敷  
榮尚其羽化乘煙闕庭高岩鬱起名岳隱天霓裳羽  
駕露簡雲篇山精夜哭鶴骨秋便行者相指矯兮如  
仙夫何魄逝一夕形捐靈砂無信絳簡不傳奄辭蘭  
室墮此民荼嗚呼哀哉維昔之歲仙輜入闕公實命  
我輶車載巾徜徉九曲洽數夕晨碧岩無霧綠水不



塵垂當告別惻焉者心尚畚眇眇桓笛牙琴乃有斯  
戚昊天弗欽我喪我範胡則永任嗚呼哀哉志不竟  
才位不滿德身歿名存實由著述列藉蘭臺揚芬石  
室子孫駿發生榮死畢嗚呼哀哉

哀文一首

哀馮司成開之先生文

并序

萬曆乙巳某月某日大司成馮開之先生以疾卒於  
錢唐明年丙午春訃至鉛山其門人費元祿為位湖  
上哭泣備禮哀景範之幽玄痛梁陰之頽毀典刑曷  
寄風雅斯衰况在門牆益為慟惻又某月始得遣使

襄椒絮而東為文授之使告馮氏之喪其辭曰

炎漢翼翼大小野王蟬聯寶冑輝煥金章億世篤祜  
于馮有光載生夫子顯矣維良機神電舉雅調風將  
學踰中壘才美七襄抱策禮闈擢對第一播之四方  
罔不維吉清秘濯纓承華秉筆亮贊皇猷書王得失  
侍講明堂著書蘭室顧問必該沃聰惟弼嗣承王命  
繫彼白駒白駒既繫王命是媮濟々多士布列雲衢  
孰不繩尺眇此良圖 帝曰俞哉司成南都文章之  
府才藝所儲其訓胄子新樞俊儀春華備美秋實選  
宜車如水駛馬若雲馳闈門講禮累席談詩以昭九

有以對二儀昂昂臯比為天下師孰是德矜而來衆  
妒巧言如簧成是積羽公曰余歸十畝有賦豈不有  
初庸追先步携幼引觴入此室聚西湖之濱實為廣  
閒揚舲醉月策蹇登山或日數至或月不還其雪如  
髮其丹如顏桃根勸酒道林扣關心之樂矣不知人  
竅胡不憖遺羲輪掩燭露盡朝陽風悲夜燭余阻迷  
陽而乖啟足吁嗟殂兮百身莫贖嗚呼哀哉房辰氣  
返才士哀纏撰詞海甸如涕越天楊風悲於堤道松  
雨思於湖煙旂鈴動而漬酒榜鷁靜而生蓮嗚呼哀  
哉山摧梁木天墜酒星漫漫疇運絕絃曷聽天竺之  
鍾自響西陵之草不青湖山奄乎玉局風雨瘁其石  
經嗚呼哀哉明則為日夜則為星鵠雛驥子是寄是  
憑望西州而隕涕寫楚些以招靈揚英聲於琬琰共  
淵岳之融澎嗚呼哀哉

祭文三首

祭黃葵陽先生文

萬曆二十八年秋太史葵翁黃先生卒于苫次越明  
年春其門人鉛山費元祿始聞訃音於是裹絮酒炙  
雞赴吊先生越二月抵樵李為文而哭先生曰嗚呼  
五臺之山震澤之源篤生夫子玫瑰瓊璠齟齬穎異

給筆千言燦然霞炳躍爾龍翻風雲浩泝江漢續繙  
弱冠厲翮首撤侯藩亦既廷對策名九閣蕩薄高宇  
震襲厚坤憲章祖父羽儀弟昆奕世丕顯大猷式敦  
乃歷銅署避世金門綢繆史館容與素園分微繫录  
緝藻蘭蓀肆為文章追琢渾淪如彼隨卞發彩崑崙  
如彼錦績披燁中原 聖明顧問曰雋靡喧乃建瓴  
矛亦朱其軒蠢々黎庶箕子之臣茫茫岱海天地之  
濱貔貅電發虎旅雲屯對揚休烈王國維新肅將朝  
命取士于閩閩士孔嘉厥材彬彬士典京闈駿才振  
振鞭將是育桃李為春玄風攸邈卓有詰人維此詰

人國家之珍陽爻在六厄運臨辰爍金有謗剖璞無  
貞杼憂賢毋塵惑先民公時解組削跡荆榛趨庭迪  
子染翰邀賓歲時裘馬燁然如神纁帛載賁覆載則  
仁公曰不可冥鴻川鱗驪黃朱紫月旦人倫四方軌  
則惟公之遵余生竅啟質在淄磷致心潛訓假筏迷  
津惟昔戊戌旅幣斯陳名我國士眷我芳鄰碩膚爾  
學不學為貧毋隳爾志靡志不申時至則駕瞠乎後  
塵余衷感激振帶書紳匪瞻師訓疇藉疇甄會稽東  
揭靈岳西岫中有衣冠黃河其瀦龍門未履寤寐孔  
頻所有抑鬱慷慨誰論正期選吉奉篚逡巡師丁內

艱摧折潘輪未幾不淑迺化歸真雖則迺化孝不遠  
親列星歛曜峯岳韶燐哀纏菀苑痛徹楓宸人之殞  
亡梁棟其湮金石可泐予心則泯如可贖也顧百其  
身嗚呼哀哉人生遼邈惟稱知己爰及文章功名所  
底師今溘先哀魂萬里余困涸魚塊然獨處存者誰  
憐歿者已矣嗚呼哀哉天地無情陰陽造化湛露零  
瀼勁風淒泚師盡其傷余聞則爾素車白馬投彼檣  
李隧路日陰山庭草旒館寂絃歌迺埋羅綺掩涕傍  
徨援琴徒倚後感仍集前思未弭誰不悲懷乖此仰  
止師之賢卽夙躋崇仕作鎮名邦後先繼美亦有嚶

鳴稱仲季子濟濟諸孫如蘭如蕙百世阜昌以光乘  
史其靈在天媽馬色喜嗚呼哀哉尚饗

祭黃而輝文

歲乙未十月朔而輝黃君卒于莆十一月廿二日其  
友人信州費元祿聞而哭之設牲醑醴酒為位以祭  
其文曰嗚呼而輝吾與汝其生也同地惟是風馬  
牛之不相及丙戌之冬徼有天幸從家大人宦游漳  
南得與而輝共事謝師於官舍而輝十五歲余十二  
歲髫年把臂誓青松以定盟兩人莫逆也而輝比余  
年差長余始習文字而輝時時起予冉冉一載遂成

遠別兩人俱幼未知別之苦也閩楚各天載勞延想  
賴音問猶不至隔絕已丑冬余渡關入閩而輝復命  
駕訪余寒夜圍爐剪燈細數往事悲喜交集庚寅余  
受媼拙目辛卯而輝亦遭卞刑兩人相見握手共嘆  
河清可俟人壽幾何各歎歔泣數行下復命杯酒稍  
自慰解壬辰余有東粵之役而輝慨然負笈偕余共  
陳師以行余語而輝余兩人者始而合合而別不虞  
今而復合今而後喜可知也臭味益親情誼益篤共  
以千秋大事相期許卽中有鳴鶴軒粵望樓何日何  
時不與而輝歡呼咲罵而輝素篤志每夜篝燈苦讀

余中夜睡起猶見而輝隔窓燈熒熒伊吾聲達旦不  
休余私語而輝稍自節而輝奮然起曰丈夫當乘長  
風破萬里浪千載下猶凜凜有生氣即不幸賣志而  
歿亦當為厲鬼殺賊血食一方况天既生我寧復死  
我余未嘗不壯而輝之言心竊危之癸巳夏陳師不  
幸長逝而輝亦多病形容尪然九月而輝告歸臨岐  
分袂余撫而輝背淚淫淫兩墜叮嚀祝而輝千里自  
今朝矣悠悠道路再面何日強加殮自愛勿令溺苦  
于學留得此身在天下事猶可為不然君家後事付  
之誰人而輝亦含淚噤口不能答別後臥枕數日思

而輝懼弱軀不堪長路甲午春余歸試得而輝書知業已抵家風帆無恙不勝歡慰夏間余就試有司得係名諸生迺而輝猶然不逢年冬脩書報而輝而輝又書報余中多悲激自嘆一讀一淚矣今年六月忽得而輝書知而輝臥病書中云比得弱症吾當死也死則為君祿冥友風雨之夜共聯床焉花月之晨共啣盃焉余讀至此哽咽不能竟仰天而嘆既而強解曰天之未喪斯文也文不在茲乎最後八月令叔來聞而輝病狀稍減嫂且抱子大為而輝稱慶固心未嘗不搖搖動也昨夕以令叔歸修書報而輝書罷夢

訪而輝於別業而輝見余於病榻余握而輝臂不覺失聲大哭而輝不出一語遽然驚覺汗流至背晨起自解此夢胡為來哉豈夢哭泣者旦而田獵耶不意妖夢是踐居亡何而輝之訃至矣哀哉而輝真死矣十年友誼今朝斷矣吾不得視而輝飯含矣臨岐數語豈意即與而輝為永訣耶寂寂泉臺而輝將何日曉矣嗟呼今去漳南曾幾何時謝師死而輝又死去東粵曾幾何時陳師死而輝又死吾哭而輝又重吾哭謝師吾哭而輝又重吾哭陳師傷哉吾心其柰之何天實為之矣嗟乎而輝吾向曾勸爾勿溺于學何

竟不聽我至此極耶而輝神猶在乎平生志願萬未  
一酬吾料而輝必抱恨于九泉矣酸風苦雨寒霜冷  
月必有夜哭之苦魂矣昔謂當作厲鬼殺賊血食一  
方者然耶否耶嗟乎吾謂天而無意生而輝于廿四  
年何為謂天而有意奪而輝于廿四年又何為而輝  
生平事親孝事長弟處友義非公正不發憤而輝之  
所長也性不喜事佛而輝之所偏也豈不事佛者佛  
故禍之恐佛又未必加禍於有道之士也數矣數矣  
莫可誰何矣吾終不測天心矣雖然年壽有時而盡  
吾不悲而輝之死悲而輝不死王事而死衽席也悲

而輝生無一日歡死無千古名也而輝之死可謂苦  
矣遺孤在抱或者天欲昌而輝之後乎又時事未可  
知者也聞而輝歿後十日復舉幼弟則而輝堂上可  
以差解愁顏又而輝冥冥用以自慰者嫂能白頭為  
黃家婦乎我躬不恤遑恤其後而輝可無慮也嗟乎  
而輝幽明隔矣漳南東粵握手光景猶依稀目前今  
不可再矣落日屋梁吾之痛而輝者又安有窮極耶  
嗚呼而輝吾哭爾至此淚盡矣不復再措一語矣素  
車白馬何日憑棺一哭而輝耶恐而輝墓草宿矣灸  
雞絮酒遙設虛祭雲樹千重而輝能披草萊涉荆棘

舉余觴否耶茫茫青山歸骨何處而輝素慷慨有俠  
氣當題曰莆俠士黃君烜之墓庶足以當而輝生平  
矣嗚呼哀哉

祭吳孟堅文

維萬曆三十三年歲在乙巳正月初七日莆田吳孟  
堅卒于鷺湖旅次越七日戊子友弟費元祿具隻雞  
絮酒投淚為文而哭于其靈曰嗚呼孟堅兄竟死耶  
痛哉痛哉追惟疇昔歲在丙申兄自莆田辱臨敝邑  
弟幸得託交於兄把臂定盟遂成知己弟少不自量  
繆意千秋之業有所災木就正於兄兄不為首肯曰

以君之才柰何自託于岐路耶君不聞詩有漢魏文  
有六經乎弟始大悟盡焚其所為稿折節下帷讀古  
人書每有論著有不善者兄即為應時改定余亦師  
事兄不敢以鴈行進得兄片語不啻蒼龜奉之自是  
文始知有六經詩始知有漢魏矣丁酉之秋兄以內  
艱同弟省試會弟鍛羽東歸兄慰藉不已曰一時之  
名何如千秋之業君勉矣戊戌己亥復相與講業五  
湖之上兄復進元卿與弟交二三兄弟烹茶命酒揚  
確古今每至夜分不已唐子弟復有所災木兄親為  
弟刊定飾潤不遺餘力辛丑弟有妻之喪兄遠來視



弟相與勸慰壬寅之春先夫人忽棄柩棧弟哀毀之中非兄幾無以自生癸卯之冬兄復偕弟襄先夫人大事于山間寒夜連床擁爐撫背相與研六經之旨折騷雅之精陳契濶之誼旁及人情世態無不深語甲辰九月兄歸為子娶婦十月以弟三十之辰同陳世弘先生以賀至歡慰萬狀然兄顏色憔悴志意衰耗不復曩時翩翩豪舉兄亦自謂顛毛種種倏來倏往江山笑人行且營一丘以老與君別矣弟竊疑之私與林生言兄何得有此不祥語耶會今春五日弟以省先夫人墓携林生同行兄獨留館中七之日弟

與林生歸聞兄以晨起啜粥卧病弟即雨中馳候兄以手指在傍之僕曰害我害我漏三下兄隨以巾包粥中之藥授之林生曰復仇之義是在吾子與學卿勉之而已問以後事兄但曰家有七十六歲之老翁可念學卿當不相負又曰生寄也死歸也遂奄然而逝矣須臾之間頓成千古痛哉痛哉弟哭兄肝腸幾裂兄知之乎弟親為兄飯含視襚兄知之乎弟哭兄而兄不聞呼兄而兄不應真耶夢耶兄忍舍弟以去乎兄不死于王事不死于疾病而死于在旁之奸謂有天道可乎行道之人無不傷心酸鼻况弟與兄十

年交誼一朝永別當何如為情乎痛哉痛哉兄賦才  
雄倬衍麗精深博敏文本六經詩本漢魏騷賦逼楚  
書牘逼晉諸體種種俱臻神化即古人無以遠過其  
於論德道之奧談王伯之畧秩如也兄居恒負經世  
之具自比管樂有勒兵燕然提戈塞上直取封侯之  
想又言詩文小技吾不欲為會當博采朝野雜志與  
故老所傳聞耳目所睹記者整齊其傳以次世本編  
年之流即不然亦當紹明世正禮樂刪述百代成一  
家言以藏名山志願畢矣嗚呼竟不遂而兄死耶埋  
萬卷于土中人情何能自己常聞歲在龍蛇賢人災

孰知兄竟當之耶嗚呼死兄是死天地間之文章也  
兄終身坎坷不得一第弟不為兄惜惜兄千秋之志  
不得一自見也痛哉痛哉安得牽司命之袂而問之  
耶丙申之秋兄夢上帝欲召兄為榜首今竟召兄耶  
天上急兄甚于人間兄得貴于天上甚貴于人間司  
命於兄未嘗不利也獨弟之失兄如失耳目手足舉  
世悠悠無可復偶此弟之中夜拊心仰天墜淚不能  
自禁者也兄生平正直慷慨遇事敢言性不喜妄交  
善兄者什一不善兄者什九其不善兄者皆悠悠之  
徒不足道也兄剛腸疾惡御下箠楚甚嚴弟每諷兄

人情可畏當防肘腋之變兄咲曰刑罰不可弛于家  
君豈欲以柔道行耶嗚呼孟堅弟知有今日久矣是  
使弟不幸言而中也易曰知幾其神乎以兄之明遠  
而昧于在旁之奸倘亦不謂宿業耶前有諛而不見  
後有賊而不知悲夫悲夫此弟之不能不致憾于兄  
也其奸人業已繫之獄俟長公奔喪來當共治以謝  
兄之靈兄可無憾矣兄後事周身之具弟與林生無  
不既竭心力想兄所知兄母與兄嫂未葬弟當與林  
生併陳世弘先生謀買一山營四穴一以葬兄一以  
葬兄母一以葬兄嫂一為壽藏以待尊公百年之後

兄二女並未行裝送資賄弟當任之想兄自謀不  
能過此也長公能繼書香與否弟不敢知然行且抱  
孫以兄之才賁志而歿不發于子當發于孫此亦天  
道之可定者歲時問遺弟亦當無所愛兄生平交好  
無如程慧甫方伯英陳廷選方子豐余伯游林伯耕  
此數君者兄常稱其不以存亡易交想當不負兄兄  
可瞑目無憾矣嗚呼兄真死耶其未死而夢耶兄常  
稱郭璞有言生平受分有限用之常恐不盡乃憂酒  
色為患耶嗚呼兄果不死于酒色而死于奸兄豈先  
知有今日耶弟猶恨兄生前不能肆情于酒縱志牙

色矣白楊蕭蕭兄之恨寧有窮耶業入而不可舍數  
定而不能逃痛哉痛哉嗚呼古今文章道義之交存  
如吾兩人者乎惟子惟我在情在事俱可傷悼昔仲  
宣云亡陳思為誅數百嘉賓厭世貴賤操筆幾人弟  
不腆之辭無能藻述先烈徒撫兄之生平大節與吾  
二人相與始末大誼以哭兄兄其知之否耶兄歿之  
二日弟即令林生南歸報訃兄家尊公哭于床令子  
弱息哭于庭此亦生人之極慘弟不忍道矣嗚呼四  
之日弟與兄飛觴梅下摘花佐酒引滿賦詩左顧右  
盼自謂無人豈非大丈夫之樂哉曾未三日遂罹此

難何禍福之湏臾而憂樂之轉盼也痛哉痛哉嘆林  
生之生離哀足下之死別元卿子豐各在天涯陳鄭  
兩生留滯未返獨坐館中誰可與語追尋言笑皆成  
悲端觸目舊遊無非淚境弟自有生以來朋友離索  
之苦未有如今日者矣兄之魂能與弟周旋否耶兄  
故喜玉蘭花今花開矣兄不及見矣時移事去物是  
人非傷逝之痛如何可言孟堅孟堅堅孟堅離隔矣永不  
復得為昔日遊矣弟哭兄之淚枯矣無可復語兄矣  
情神鬢髯猶如兄之未死時也兄真死耶其未死而  
夢耶噫嘻死生總大夢耳兄常言寧為蘭摧玉折毋

為蕭敷艾榮衛曾蛛李志奄奄如九泉下人當為誰  
貉噉盡生亦安足羨死亦安足悲耶兄又言豪傑之  
死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兄今為星辰乎為河嶽  
乎抑再世為文人以畢兄未盡之志乎兄而有靈當  
以告我勿謂人鬼道殊也嗚呼孟堅事已往矣不堪  
復道矣此後二三兄弟舉觴相屬搦管臨文春花秋  
月登山涉水無非悲悼之所弟之痛兄未知何時已  
也嗚呼孟堅弟之出處生前盡以語兄矣功名得失  
弟不敢知文章之事尚當努力圖之不敢負兄十年教  
誨之力幽冥之中惟兄張目助我成此經國大業

庶幾微名不與草木同朽千秋之下知有弟亦知有  
兄也嗚呼自兄之死終無與定吾文矣弟即有所論  
著誰為郢人質耶已焉哉天實限之柰之何耶鍾子  
期死伯牙不復鼓琴痛哉痛哉長歌之哀過于慟哭  
弟之哭兄至此極矣有酒在樽有殽在俎兄能為弟  
一舉觴否耶兄每酒後耳熱輒放聲大歌聲震天地  
今廣陵散絕矣不可聞矣痛哉痛哉林奉初鄭兆念  
皆兄冥友也今且相聚地下兄地下有友弟地上無  
友痛哉痛哉嗚呼孟堅魂其歸耶其未歸耶魂而未  
歸其嘉與弟饗之魂而已歸弟亦徒付之臨風慟哭

甲秀園集  
而兄不知也  
有哉

昔者五丈原山今且田多山...  
今則劉備矣夫不取關矣...  
一水關分阻足再斷矣...  
亦之天只至此林矣...  
惟天山下不封楚琴...  
深指為暇人質耶...  
又也書和自只之...  
不與草木同沐...  
不與草木同沐...

甲秀園集卷之三十一

鉛山費元祿無學著

雲間陳繼儒仲醇校

文部

碑文

漢壽亭侯 勅封協天大帝關公廟碑

按壽亭侯關公諱羽字雲長本字長生河東解人也  
左右昭烈義託君臣情猶同產自破黃巾董卓以來  
間關百折不少挫志已乃推曹入蜀祀夏配天不失  
舊物七軍之後威震許昌曹操議遷都以避幾用恢

於漢室不幸披我同盟襲我城境詭虜呂蒙白衣得  
計痛哉乎臨沮之慘然公之肝膽精神足暴天下萬  
世矣歿後忠義餘烈累世陰翊默助福國庇民我  
國家隆之王號尊之帝紀自兩都連齊魯三吳楚越  
滇南及奉正朔之地人士女孺無不仰如元后親如  
父母尸祝俎豆所在不絕於乎盛矣鉛故有公祠歲  
久不治邑人病其湫隘撤而新之祠成命某屬筆以  
紀其事某惟公畧不世出明兵法勇武有節事載史  
籍何敢置喙惟是竊觀古今英雄才具文武兼總道  
德節義樹萬古赤幟者自生民以來惟公一人而已

夫當漢祚中衰群雄竊據膂力之士何可更僕數公  
為世虎臣稱萬人敵獨喜習左氏諷誦不去口何其  
武而能文也報効曹公委曲以去所全者多矣自非  
知謀孰能當此乎與昭烈同卧起情義甚渥而稠人  
廣坐傳豈終日無惰容此其聞道必有大過人者矣  
至世所傳公秉燭達曙其大節抑又何淳備懇篤也  
故曰自生民以來惟公一人而已陳壽撰公傳謂公  
剛而自矜豈以權遣使索公女公罵辱不許其婚以  
是得禍乎噫是書生之見也夫天生公者欲以昌漢  
漢祚將盡公安得復存公一日在荊州漢之氣日昌

一日公一日去荆州漢之氣日蹙一日故公死而翼  
德繼之矣照烈又繼之矣唇亡齒寒此天之絕漢也  
明甚於公何尤兄方與其人為敵國而弟與其人為  
婚姻可乎人臣無境外交公蓋籌之熟矣南陽有言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成敗利鈍非臣之所能逆觀  
也其公之謂乎人咸謂星隕五丈原是漢業之亡其  
謂臨沮受慘之日即漢社不屋之年公之生死蓋係  
漢家之興滅豈偶然哉書生之見又安得妄議短長  
也嗚呼公則已矣千載之下猶凜凜有生氣彼華歆  
王朗陸遜呂蒙之徒今安在乎其仰公之忠勇感公

之福釐妄為論列如此公亦惟是大庇蔭我父老子  
弟歲逢其福以祗天之休我父老子弟歲時伏臘樽  
俎宴豆亦豈敢忘公之惠因併為迎送二歌使春秋  
祀者侑以娛神云

帝之來兮鎮南極開闔闔兮著威德張雲旗兮九旂  
山龍兮袞飭桂酒椒觴兮黍稷山川悠悠兮不億渺  
渺愁予兮劣崩邦人穰穰兮降福

右迎神

帝之下兮紛玄冥坎伐鼓兮歌來庭忽高翔兮摘星  
宛望兮其熒祝釐有赫兮毖寧我民敬事兮式靈  
載無斁兮儀刑邦人永享兮壽齡

右送神



天妃廟碑

天妃林氏本閩著姓也舊在興化軍寧海鎮即莆田縣治八十里濱海湄洲地也妃稟純靈之精懷神妙之慧少能婆娑按節樂神如會稽吳望子蔣子文事然以衣冠族不欲得此殼於里閭間絕跡櫛沐自嘆而已居父之儼然端坐而逝芳香聞數里頗有靈驗見神於先後宛若尤善司孕嗣一邑共奉祀之宋路允迪李富從中貴人使高麗道湄洲颶風作舟幾覆溺忽明霞散綺見有人登檣竿旋舞持柁甚力久之獲安濟中貴人詰于衆允迪李富具列對南面謝拜

曰夫此金簡玉書所不鯨鯢腹而能宣雨露於殊方重譯之地保君綸不辱命者聖明力哉亦妃之靈呵護不淺也公等誌之還朝具奏詔封靈惠夫人立廟於湄洲致守香火百家斷樸梓材丹雘張矣我明成祖文皇帝七年中貴人鄭和通西南夷禱妃廟徵應如宋歸命遂勅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賜祠京師尸祝者遍天下焉妃起處子憑神靈非有帝子精衛之烈雲中君湘夫人之貴而曹娥孝女之貞也卒然而叩里夫閭婦舉妃號問之無不奉如父母頂禮亡已時蓋五氣統於天五方闔於地

五官効於人五祀普於神普陀以鎮南海玉女以司太華元君以尊岱宗此亦夫人能嚴事之矣妃秉淑德運靈化令範孔儀抱一而返得全全昌是之謂衆人母雖賦陰質陽明用事正大光明保佑國命翼贊帝德廣布嗣續顯昭天人被及夷域葩艷窈窕永世配神以故彤鬋萬方釐祝千古亡論寧海發祥閩方致貺楚越神遊東南血食而元氣磅礴傳諸聖神文武不生而妃而死而妃不人而貴而天之貴抑何功德隆峻也鉛為近閩邑妃廟據龍門關水上直余家西北之障戊戌秋余遊章岩繫舟於此拜妃像祝頌

徽妃之靈翼余子即弓禡有懸弧之應敢忘妃大德哉已而果應又夢妃以碑記相命妃意此方差隔閩民庶未諳典故以余從家大人宦邸于閩能著其事余惟射的山南以還箭之力獲旦南暮北之便民教三祀居一焉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妃具是矣且守貞不貳其行秉度無匪其儀徵祀不爽其信吾無間然矣楚人善紛繫鬼神而神道設教令三老子弟婦孺駿奔對越以功則帝子精衛也以德則雲中君湘夫人也以慧則曹娥孝女也以普化廣嗣則普陀玉女元君也妃

之神益王靈益爽其惠無方矣會廟湫隘甚無以稱  
妃莊嚴余因鳩工更造併記之碑以答神貺銘曰  
伊惟名淑彰竒華閱金沙表識靈祇委德蘭佩斯馨  
夏璜度潔不事衿襦皎如霜雪机中拯溺海上回風  
檣烏寶炬倏焉西東玉節安濟貝宮是崇舟楫所及  
維妃之功峴峴龍關有取其宇戶祝棗蠶津迷商賈  
伏臘鷄豚歲時蘭杜用答神休男歌女舞

新建梅渡夫人橋碑文 并序

蓋聞坤軸以寧鼉足之功永賴江流底定犀形之績  
斯存遊其原者忘厚德之思泛其波者乏弘慈之念

良以極蕩蕩之難名著蒼蒼於無外也梅渡者乃豫  
章之左臂吾鉛之要津南接桂陽則控閩引粵北連  
汭口則襟蜀帶荆在古昔而無梁置篙師以艤渡景  
高春而惟日不足淵薄暝則如雲並歸江閱漁商而  
衣韉川交樵隱而肩摩若迺靈雨不晴洪濤時至似  
灑瀨之投石若九河之衝波覽景興思空撫水仙之  
操禱神餘瀝徒逢津吏之杯擊汰揚舲飄搖若葉鼓  
拖望岸浩淼如天清江為鳧渚白雲春水似龍門竹  
箭矣於時先夫人楊氏業廣檀那心存圓對數欲舩  
杠梁而通濟詎期隕朝露以先歸靈草一枝瓊田之

路早絕胡香四兩西域之使弗來此之興悼尚何忍  
言昔菩薩出家且有思親之供子瞻追福亦畱刻像  
之銘某行愧布金孝慙罷社徒念枯捲之莫即思捐  
簪珥以為緣既而龍泉庵智公和尚者貞節苦心狗  
身養志始嘗構亭以資待渡茲畚運石以便經行爰  
檢篋中得餘金三百隨題疏語令募衆十方夫烏能  
洒羽雖沾異姓之親裘是吉光匪藉一狐之腋積細  
簣而山可崇納涓流而海始大加以邑侯張公下車  
時雨蘇久槁於焦源入境陽春渙層冰於幽谷令如  
風而肅布民以方而悅來連江被陵因深設峻飛梁

延袤直跨虹霓控殿逶迤下臨杳渺雲霞為之丹艸  
日月為之輪輿河中鴈齒既斷而復連石上蓮花永  
開而不落夾漢渚而斜通殊非駕鵲望春人之恒聚  
何異登龍斯則賴宅生之衆緣慕智公之矢志也於  
是張侯嘉之行旅便之即以夫人為名是知城築韓  
公即有韓公之號渠開鄭國仍存鄭國之名又捐租  
二十石永施龍泉庵奉為大士香火且備暑月茶資  
足使盛夏長途無梅林而止渴法雲真際捨寶筏以  
知歸爰抒衆妙乃為銘曰  
泱泱衣帶翼翼虹梁斜標千仞直立百常仙人點石

玉女驅羊迴昂星渚天矯天潢鳥鵲填空鼉鼉飲漲  
烟水同清風泉共響無假鷁舟詎愁鯨浪成都停遊  
廣陵息往折柳臨別賣花近春霜留曉跡月惹香塵  
北連燕翼南引甌閩巍巍貞石是曰夫人漢則燕然  
蜀惟劍閣鼎鬲俱銘印衣有作况復斯橋行旅攸託  
永樹芳猷翔名寥廓

普同塔碑銘 并序

夫欲海緣城騁閻浮於假域涅槃彼岸引超脫於真  
空若乃少壯去家暮年精義吉凶殊致修短異期激  
電詎可為言浮漚未能成喻雖法悟夫三生然身齊

於一死藉非假慧照於昏途烏能播陽春於枯骨昔  
焦先瘞鶴名著仙經迦葉埋猫事資佛典况之在人  
尚何能已斯反裡之心所以悽慘乎上古而掩骼之  
功厥有報應於來祀也大法師養菴和尚空有兩忘  
滋濡萬類抵鶩湖之法席憑鷲嶺之仙宮山似祇園  
僧如玉樹集者雲興詎乏馬鳴之輩行者日至曾無  
龍樹之徒但薪盡而火輒殘每真歸而假隨息折蒂  
之事久未曾聞沉舟之痛固不罕有於是和尚弘慈  
龍象之門軫痛烏鳶之地哀輟轅之如線嘆防風之  
載車乃命僧徒爰鳩工匠疏山置室鑿石成基於院

之西北剏晉同塔鳥高峯槩日窮谷埋冰千花扶積  
暫映晨離雙樹霏微猶藏宿雨梵音與秋氣同清塔  
勢將慈雲並起衣薪衣玉同歸煨燼之餘生佛生天  
普度清涼之界淪貞抱於千年膏沉琥珀蘊金剛於  
九地舌吐蓮花是以一音輟響四大潛形難逢化雨  
之龍鮮見還鄉之鶴無主無家寒食獻野花之奠不  
封不樹平原無宿草之思庶朝夕梵鐘永撞沉迷之  
苦春秋樵斧不來發掘之悲而路上髑髏尚聞經出  
涕山中頑石且聽法點頭謹揚斯義乃作銘曰  
澄瀲上浮崢嶸下鎮路籟千尋峯橫百仞桂月懸精

松風咽韻燥湿度宜蓬蒿闢峻石扉玉版桂撩蘭擘  
慈燈夜朗慧駕晨馳香薪已燼智泉載悲骸骼委積  
營魂何之集靈玄館藏真丹府芝洞夏涼檀崖春乳  
隙陋白駒藤慙黑鼠同嶺殊雲異方共雨冥漠何知  
賢愚孰愈水聲幽咽山勢嶙峋籌消淵岳劫盡沙塵  
法輪常轉慧日彌新勒銘隆竭萬億千春

義塚碑銘

并序

夫秦封松樹尚見推薪禹甸桑丘終經變海何則特  
形則難久立閱世則易推移也故晉室銅駝預知荆  
棘之徵未央鐘簏先響蜀山之應况戴髮含齒幸得

為人稟氣受形更關何事蓋自始免諸懷即有衣食  
之慮亦有未經一紀枉預千年之謀逮其東首續微  
西陵魂往膏沉草野骨閉平泉都忘善惡之殊孰辨  
榮枯之惑此其大較也若乃始富終貧國亡家禍聶  
政之報仇韓市燕丹之為質秦廷臯魚仗劍而哭鉏  
魔觸槐而死嗟來不食棄蔬立槁猿化軍人蛇號帝  
子離碓河流樗櫟梗楠俱逝青腰霜墮芝蘭蕭艾同  
彫原無易簣之徒詎有分香之妾身羈廷尉只望山  
頭劍擊空衣獨憐橋下青山不及於蘩裡腥血唯其  
於蝼蟻仁之徒也哀可知矣故行楸葉表既以兆鼎

貴於高墳而尺土覆墩亦以寄流魂於幽壤譬之衰  
毛鍛翻無假風飈廢殿殘宮詎煩洒掃不佞願切長  
生緣深不捨憫溝渠之造化痛殞殮之無歸乃捐錢  
百緡買地一區枕山臨河面陽背陰以待貧不能葬  
者畚鍤可埋死不能歸者風霜獲免嗟乎王孫葬地  
昔為蠶月桑津壯士埋竟即是春園柳路况郊門永  
別誰為執紼之歌泉戶不封盡止陳根之哭叔夜壚  
傍誰澆濁酒伯通墳畔但見殘花苦雨酸風青蠅為  
往來吊客清明重九白雲作祭掃兒孫加以四大本  
空莫析壽夭賢愚之相千骸同穴奚論東西南北之

人自此而鵠亭罷哭鬼市埋妖莫戀東門之土終思  
德水之鐘號移冥漠雖無惠連之文語及髑髏倘發  
莊生之夢但姓字莫傳山川是託毋勞挂劍姑為勒  
銘銘曰  
駸駸霜露抑抑蒿萊舟壑埋慘輻輳積哀芝焚蕙毀  
愚徃哲來天留日月地作池臺春煙怨草秋雨淚槐  
驕狐晨泣悲禽夜啣千年枯骨已矣烏哉白楊枯而  
鬼火自出青山朽而碑表難摧

埋玉亭碑銘 并序

埋玉亭者亡室楊孺人之墓所也若乃下窆之銘既

乞靈於百穀挽歌之什亦微惠於長孺爾其陂陀鬱  
清臯壤搖落松篁帶其左右榛楛被其岡岑林無漏  
影樹不停柯秋霜降壠則蘭艾同凋暮景啣山而豺  
狐俱吼固足悽愴傷懷興哀歎涕矣况一坏黃土初  
填精衛之冤半世紅顏遽掩藍田之王仙人芝草未  
出三山帝子萑蒲空聞九節深宮竊藥奔月之心可  
憐復道焚香返魂之術無驗于時感慨豈藉窮秋是  
以暮朝雲雨既罷望於高唐離合陰陽亦沉吟於洛  
浦荀知寄意於存亡尤可嬰情乎伉儷矣既而依林  
結宇對逕開軒鋪苔蘚以為階葺芰荷而作蓋嘉樹



拂簷前沅泉周舍下  
蛭悲暮序含輕重  
而同聲葉怨秋陽  
雜黃紫而俱墜  
加以青鷗叢生  
熠燿競飛  
故無貴戚歌鐘  
但見農人雞犬  
採桑舊路  
改作烟立寶穡  
殘庄變成蒿里  
生違抱子之心  
死只容棺之土  
雖漢王立義邑  
以延鄉齊侯  
崇禮封以石窆  
較德不如論  
哀特甚焉  
嗟乎仙臺永別  
詎聞秦女之簫  
靈輜不歸  
但挂潘郎之筆  
而蝴蝶慙花  
猶疑織錦  
嫦娥羞鏡  
尚憶粧樓  
徒使人雖沒世  
還畱埋玉之名士  
或有必下登高之淚  
反天孫於漢渚  
不聞機杼  
淒清閑玉女  
於仙源幾見  
桃花開落  
松檟可拱  
恨緒無窮  
銘曰

芝田息駕漢水連珠為婚  
揮忽譬則歡娛  
兔哀桂死  
蚌老珠枯為香狄國埋玉  
亭隅小逕摧松  
長林積雪  
樹密人稀  
山迴路絕  
葉響行踪  
花明啼血  
草腐螢歸  
松悲鶴別  
蒼蒼霜壠  
寂寂露園  
天中片月  
地下孤魂  
白石橋道  
青山墓門  
疇堪掩涕  
更聽哀猿  
千齡萬代  
寂寞何言

濬復西湖三潭放生碑

西湖揭餘杭眉目之秀  
溉上塘膏腴之田  
救旱之水  
具矣放生之池在焉  
若乃鳥獸魚鱉咸若  
於藪淵菱藕茨菰  
兼資乎食貨一湖分內外之勝  
兩峰表南北

之高二堤春而桃李華六橋霽而菱荷汎靚妝縵渚  
袷服隘塗故以殷賑外區震溢都內者矣然考之宋  
元故事東坡上書咸以著千鱗萬羽之思後四月八  
日之會是以雪衣有作飛泳有亭蓋其盛也迨萬曆  
甲午雲栖蓮師說經淨慈却米放生於是都人士女  
搢紳學士負緡發廩獻果稱花聲齊祝聖於空中跡  
雜游人於湖上碩始祝湯網旋入網中南離虞羅而  
復歸羅底蓋放生為銷耗粟帛之場湖水直糜爛介  
鱗之釜耳雖官有明禁而盜無悛心安得不峻其防  
而別其界濬其源而驅之淵哉有三塔舊基向鎮三

潭水者既而塔廢而蘆葦生潭湮而葑土積豪右因  
而侵沒曾吾所以爭衡也瞻明王使君及三臺郡邑  
諸公從衿紳之請悲同棄井念切納隍尋三塔之舊  
基濬三潭之涸沮求漁樵不爭之地為魚鳥不死之  
鄉俾萬類殘生無怨聲於砧几兩朝盛事致禱食于  
糕糜厥功偉焉而尤徒揆日各有司存下捷布金多  
長者力固仁人以為唱無緣之慈而闡士所以樂不  
捨之助會虞德園先生遠致魚書招入蓮社并讀濬  
復三潭錄油然不忍之心藹爾好生之德因以某所  
廩 縣官十年資計獲三十金願置負郭薄田數畝

永為脩菴濬潭等費上祝 今皇聖壽無疆鞏圖永  
服中祝家君太僕公康食等壽齡於海屋次祝宗師  
查虞臯先生裕後廣胤嗣於鄧林雖斗酒親操徒有  
滿車重望而在三懿屬敢同一簣良緣既逐飛躍之  
情且展岡陵之祝自有我身均安賴焉夫民勞事功  
既鏤銘於鐘鼎時稱勗改亦勒碣於河山况承衆妙  
敢不竭誠庶孤山結社無生客見欺舍衛聽經即賢  
愚奚笑矣

銘曰質判升浮氣分清濁涉物千名秉霧萬族禽鳥  
蹶空魚龍潛躍奮鬣成海排翻為岳爰有漁獵肆矣  
不仁以罾以罟掩岡絕津山厭羶血水滅頽鱗朶頤  
既充庶類用呻皇矣佛祖超迷振世假筏衆生揚鈴  
迦衛奄惠措紳遂荒法界禽驅禮篇網祝湯歲西湖  
之上有宋元碑帝晉纜石天開淶池祥河讓德彼岸  
同歸高潛飛泳砧几罔悲三潭濬復為淵驅魚屹然  
三塔永鎮其墟偉矣至人澤與源俱我銘石上祝聖  
之廬

甲秀園集 卷之三十六 十三

甲秀園集卷之三十一終

三卷之真其畫畫三三八年具其文  
 同韻高替樂來故以國悲三戰戰野為賦鯉魚池  
 之上首末示野帝晉巒石天開示出新何蕭蕭新  
 或衛發惠辭輪遊荒去界禽鯉鯉蕭蕭野為池西賦  
 羽文英賦用中皇矣制野遊遊新也野遊象主野  
 不二以習以習辭同然事山霜蟹血水郊陸海乘

甲秀園集卷之三十七

鉛山費元祿無學著  
 雲間陳繼儒仲醇校

文部

啓九首

為長子士驥聘劉德燕女啓

羲輪聳轡接圓燧而揚輝望馭陳衡鑿方諸而溢彩  
 洪纖判乘鴈之江湖氣類慶雙龍於牛斗乃知風雲  
 共契合而羨於燕秦蘭茝同心定片言於杵臼况爰  
 采爰筆閑睢咏琴瑟之好述載翱載翔齊傳卜鳳凰

之將育者乎敬想足下甓社明璞司中毓秀擢桂卻  
林看花玄觀孕豐芭而含姿範靈山而寫顰赴曲江  
春宴誇人有青峯紫府之章燃太乙寒藜紬書多金  
匱石渠之秘加以令息慶紹邢姨隆基宋子清教夙  
閑于賦雪慧才兼昉于辨琴不佞白社狂人青緇未  
學龍門退水思奮額以何年鷓路頽風想搏霄於幾  
載而豚大年同竹馬貌媿羊車孔融未解食梨佟子  
徒能索栗頃洪流下納不難享帚千金而虛譽過收  
有似載懸十乘是用濁酒烏羊談咲締兩家兒女赤  
繩紅葉氤氳諧百世絲蘿不謂腹背之毛得與葑菲

之體但名無許郭敢憑月旦文章草是澗溪或薦王  
公筮金所冀名駒來宛行空遂致逸群竒寶出齊照  
乘詎徒徑寸厠鴛鴻於千仞宗七鬯以萬年矣

為次子士騏聘王紹南女啓

不佞性既疎慵復樂閒曠築館湖山之上寄辭竹素  
之間漾桂棹於清池席時英於會岨怡懌麗文則春  
藻俱茂探討精論則夜膏獨難不覺春日為遙更謂  
冬宵為短而執杖作糜方幸仲弓有子問名納采猶  
然月老催人則室有詩書擇師而教之禮有媒妁雜  
佩以間之宜也敬想足下聲聞九臯學窮二酉涵詳

胎於合浦清潤淵明蘊抵鵲于崑山精竒阜秀曳裾  
閭闔聞聖人咳唾之音鑽策岐黃究上古禁方之旨  
向不遺管蒯托愛麻絲荷兒女成盟為朱陳世好當  
如雞鶩參鴻鵠以翱翔將愧泥沙躡璠璣之聲價况  
抗伯夷之高節慕重耳之大賢返璧致辭却金如脫  
盖猶難於遠古豈概見於來今雞黍為兩姓婚姻杏  
花自一村生事方當丹青五嶽卧遊向子之菑衣食  
諸郎分與尉佗之橐戒毋落吾幽事相與底此天年  
云爾

招內弟徐王叔觀燈啓

未啟竊審漢主之務長生起殿祀連宵太乙如來之  
收舍利繞城燃十里明燈用昌福嘏於祈靈誕闡慧  
光於傳教矣茲值開正元夕三五良宵朱門花外結  
綵棚翠館池頭牽絃索鮎膏照灼動鱗甲於飛鯨寶  
鉢陸離揆光芒於鳴鶴翠旌庶旄華燭金枝時送遊  
人乍欺明月紫燕與玉輪並驚寶釵將火樹齊輝匪  
直楚客堂中丹焰照絕纓之宴鮫人宮裏青光明織  
素之機若其百枝競布九彩交張比極之拱衆星八  
風之舞回雪金天流火差足比其輝煌碧海修虹未  
能踰其恍惚照華池之趙瑟映繡柱之秦箏載路鈿

環當前拾碎深閨羅綺自遠聞香蓋五陵之遺風而  
京之盛事也見月誰閒共聽錦城絲管無歌不妙試  
聆紫陌梅花倘鼓柷而惠來非同雪棹母臨江而久  
遲徒刷銀缸

招類飛無雌去非三任賞花啟

太皞宣神勾芒統政曆紀春陽穀旦時維月仲花朝  
小園之中有雜蒔焉雖同咲以揚芬亦殊名而闐美  
夜來雨過交窓樹濕臙脂午到烟銷素地叢開錦繡  
鶯啼求友客至如花幸緩翻飛倩綴羽觴流酌莫動  
洒掃留承歌扇清塵於時素面比肩入天桃而改緋

紅裙蹋地過穠李而聞香雖無王柱金卮掩江南之  
繁奏賴有茂林修竹追禊事於蘭亭夫一日二日花  
事所以闌珊今年明年人生所以朝暮諸阮温經稍  
暇飲酒復中倘思秉燭夜遊或可典衣日醉命陶氏  
藍輦來尋白社唱王家桃葉過訪青溪則玉女長留  
望劉郎不遠而封姨既却謝處士胡難

荅中郎侄餉琴爐啟

衡山之室但見瓦形廬阜之峯徒生雲氣豈若精函  
麗水英竒滿月之容虜範昂湖焯爍銜蓮之狀青烟  
薰帶已舊賦於昭明蘭綺承盤固前銘於劉向當以

季秋霜降寒夜缸疑帷幔已低絲桐靜理燃以朱火  
發此幽香風細徐聞漏長難盡徘徊寶篆方希明月  
之樓出入華堂不遠蒼梧之野珊瑚如意匹此非珍  
織竹火籠方茲未妙

答起中侄餉茶啓

某啓奉教垂惠妙茶一品薄暑中人倦魔作苦惟斯  
二戚攸萃一時賈大夫射雉如臯誰能解咲魏思王  
聞雞寒食詎可怡顏忽值絨題露采器溢霜華嘉暉  
翼之輕資偉月團之膩理煎從竹裏浮出椀中滄滄  
而鵬碧疑空泛泛則白花流雪楚斗宜撞周占莫升

石室醴泉方茲匪妙三危甘露擬之殊珍韋曜沐恩  
主之殊恩陸訥待謝安之儉德奚俟困人水厄均能  
療彼斛痲蠲渴滌煩於斯已驗輕身換骨在古豈欺  
庶無德之見酬或言詩以爲報

謝飲宴啟

蓋聞飲玉杔然後知漿符之薄登崑崙是故識丘陵  
之卑僕向周旋遂爲燕密綴金貂之末座承玉屑之  
清言誠以身輕鴻毛遇崇龍德黍谷未春冰崖恐墜  
况乃張筵北海結乘夷門歷曲房敞崇榭殺款芬藉  
觴醪湛浮妍歌妙舞之容綺瑟玉簫之韻爭嬌急節



競巧繁聲羲馭韜精蘭膏嗣焰禮逾禁弛纓絕履遺  
歡聲洽於調露俠氣結於流風問夜何其視明星之  
在戶為歡未已回素月於中天華燭屢更羽觴靡筭  
斯極繁華之盛軌而非鄙賤所庶幾也久留悃謝屬  
有塵嬰爾時緹室春灰未浮細管黑郊冬霰先集修  
條其谷菊泉差堪延壽北堂護草曾足蠲憂報李投  
桃敢誦武公之抑并山傾海允承鄴下之游鳳足數  
行魚腸尺素書辭未盡局影知慚

請放生啟

靈龜絳網猶懇命於元君窮猿抱樹乃長號於養曲

以及一紙一蠅莫不願長願生是以鳥將死而哀鳴  
魚處陸則濡沫我佛所以惕以果報君子所以遠夫  
庖厨也方春時和群虫啟蟄涓涓魚留無不動其三  
星椽椽兔且罕能寬其一目雖林淵之育無匱而溝  
壑之嗜難填龍門閔者春水生寒夏風拂響烟生岸  
泚葉茂林柯晉室流觴水尚嫌其屢曲漢家下榷堤  
應患其頻傾固忘想之芳津信息心之福地是日也  
谷風薦暖絲羽嚶聲華桐初敷新萍已泛香從風而  
滿觸旛與樹而俱高大衆放生福田資於利益同聲  
讚佛慈念遍於虛空則王母信還遂止鄧林之樹詹

何鈞脫履泳桃花之源隋侯明珠豈望報乎楊寶白  
環理或然也

檄友人遊山啟

僕夙緣病嬾而樂幽竒近覓清湖荇藻之濱鶴嶺薜  
蘿之畔有峨眉者高不概雲深無匿影雖復殊隱  
稜於太乙異峻極於九天而巖留夏雪澗落春榮被  
以青松鳴以素瀨蟬吟猿嘯鶴耨鹿耕遠挹龜峯靈  
岳之雄近眺九陽赭石之勝人烟朝暮兼橘柚而俱  
寒山色春秋照梧桐而共換加以霜澄野濶霧霽江  
分瓣落蓮花洲明翡翠崖石異狀雲霞共暉且地富

菊花林饒竹實仁智共樂溪谷所資而釣渚種桃絕  
希奔競攀蘿結桂多見淹留倘屈山公倒載無論水  
部能詩矣

書牘十首

李見羅先生

不肖垂髫之年嘗伏讀古聖賢遺言大訓私心嚮往  
不敢菲薄自待而猥守章句未獲指南吾江右多名  
賢如敬齋胡先生近溪羅先生數公比肩越中陽明  
先生道翊千載功偉百世乃今始於通家年誼之中  
知有先生矣揭止修之學示統宗之路與良知互相

發明上接洙泗下開來茲不肖即未謁先生壇坫業已泰山北斗仰之聞先生無行不與竊願附於門牆之末謹質所疑幸先生役畜之而開示焉夫自孔孟道喪千五百年秦火之餘漢儒近古頗守師說惟董子為最學人皆賴其力魏晉崇佛老江左煽禍為烈文中子存微言於如綫而後儒皆極彈譏豈非寢處其室而操戈反向耶宋沿漢儒紹明闡繹遂溯孔孟真傳朱元晦先生集其成大啟我明之盛傳習既久或溺訓詁越中倡良知而發之藥豈非辭而闢之廓如耶而今日釋老塞路人詫明心見性流之弊也

先生止脩之旨豈非挽虛反實一証耶竊以為大學親民止至善論語學習知命二章始終其說耳子思孟子各從所入子思明善誠身說明德居多孟子仁義性善說親民居多兩傳而兩不偏廢止至善一脉也越中之良知豈非孟子之夜氣耶止修大旨本體工夫並提不悖然與否與良知舉其一止修舉其全與第止至善則言止脩身為本則言脩兩者合言宗旨末學未能參究或有聖賢補綴學問之說與大抵為道不在多言脩之身心為要即脩矣即致良知可格物可無不可與仁義性善無不可與明善誠身何

不得止至善也入門一法下手用工如餘干先生居敬之說然與非與江右之學宗陸閩中之學宗朱尊德性道問學千載所辨亦千載所疑江閩乃有定派耶先生處閩中學者雲從一止修之統大討朱陸之踪而孔孟之道麗日中天不肖生也晚豈敢當吾世而失吾師聊以臆見質所疑義願先生不吝徼惠而賜之誨言兼請諸刻奉以指南不肖本當負笈埽門以家大人暮年朝夕杖屨不敢少離敢因紹介拜使附啟如此臨風不勝翹企之至

養上人

頃者辱師住錫山中無由具伊蒲塞桑門盛饌香花頂禮一榻供養而已慙愧慙愧弟子業障深重妄情繫綴恩愛牽纏不能仰參真諦直證聖果悠悠忽忽殊為可憫向有疑義與師面拆未盡所懷聊為師質之夫自如來啟教白馬馱經以來二十八代祖師皆說傳心不說傳語心無所從來亦無所去云何為傳聽風柯而聞似不聞視月色而見猶不見當由傳者不向舌上鑽研受者不由言中採撫拈花微笑頓悟佛因曹溪夜半定作何語心本是佛衆生妄念失却真心去妄覓真妄從何去真從何覓但存正念莫作

妄想金屑雖貴可着眼中善惡都莫思量但令無心  
可見心體語云未到無心須要到既到無心無也休  
此處能悟却天下人亦能迷却天下人自非妙覺其  
孰能達斯理乎空中飛鳥不知空是家鄉水底遊魚  
忘却水為性命亦可痛也聖人具足凡夫法凡夫亦  
具足聖人法聖凡原無差別悟即聖迷即凡辟如迷  
人四方易處其實方本不移悟時亦只依舊手中持  
火更于何處索燈衣裏藏珠又于沿門乞食恩愛七  
情種種難捨當下猛省慧刀可斷紛飛之念非名非  
利非聲非色如几上微塵風間落葉旋埽旋集雖云

情緣未斷亦是魔境相纏坐禪可以成聖念佛可以  
往生念佛便不識字人坐禪便識字人合則雙美離  
則兩傷西方淨土天堂地獄有形有相假如有形有  
相何云萬法皆由心造假如無形無相佛祖豈作誑  
言人死氣盡神識茫茫終歸何處何由得去來如我  
因果報應罪福自作冤仇親愛果係前緣富貴貧窮  
主者無意楞嚴二十五圓通誰為親切金剛圓覺四  
相孰別異德山之棒如雨臨濟之喝如雷一棒一  
喝果能了人性命城東老母何以與佛同生而不欲  
見佛諸佛菩薩降世何以不在貧賤而多在王宮嗟

乎悟則言言般若迷時句句瘡癰弟子爲迷已久所  
幸山門咫尺我師說法利生大暢宗旨願垂教益明  
剖疑宗若乃揚眉豎指機鋒隱語弟子根器朽鈍未  
之或逮也昔須菩提巖中宴坐諸天雨花讚嘆尊者  
曰空中雨花讚嘆復是何人天曰我是上帝釋尊者  
曰汝何讚嘆天曰我重尊者善說般若波羅蜜多尊  
者曰我於般若未嘗說一字汝云何讚嘆天曰尊者  
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聞是真般若我師有說弟子  
有聞有說有聞亦真般若寧不拱手皈依至誠讚嘆

周鍊師

某少嘗讀陰符道德黃庭參同諸書輒慨然有階真  
蹈冥練景遊化之想已遇異人謂玄標仙骨姓名當  
在丹檢藥笈中其於飛景御晨佩服想注納嚙胎育  
書所記言方士口授無不勤而行之異遇其真終無  
有驗豈丹經所載皆侏儻之語而至人若士西姥八  
公皆爲虛設哉尊師專大清之業稟至人之訓昨得  
下風拜謁親領玄誨教以守督主靜之法詞約而義  
該力簡而功倍令人悵然若亡爽然自失也嗟夫冲  
舉之術自昔談之虛戲雜子以下神仙十家容成陰  
道以下房中八家皆逸而不存即世所傳漢武授王

母上元之篇霞宮瑤漢之秘丁神甲靈之威下及淮  
南鴻寶抱朴劉向雜錄漢時諸子道書三十七家及  
時所行道教仙傳經戒餌咽符圖法錄諸書不知凡  
千餘卷泛濫讀之若涉大海罔求攸濟乃余而始知  
神仙之道至簡至易可一言以蔽之矣人亦何爲必  
欲其心於服食之誤恣意於房中之術以自戕于厥  
躬徃車雖折而來軫方道豈不痛哉叅同契曰真人  
至妙若有若無彷彿大淵乍沉乍浮金丹論曰窮冬  
凋剝必得陰陽交泰之後乃生萬象當交會之後不  
期藥物之產而自產矣古仙曰人心若與天心合

倒陰陽只片時非師所誨守督主靜大道自得之謂  
耶紫陽曰求心靜必先制眼靈樞經曰命門者目也  
老子曰是爲長生久視之道黃帝曰志與心精共湊  
于目道光曰思量只是眼精前虞師瞻子曰目外用  
則逐物而心生內用則斡光而心死心死而神活謂  
之見性數語若與吾師塞竅之旨互相發明者黃庭  
經曰晝夜不寐乃成真邵竹宮曰十二時中不可眠  
睡王龍谿先生曰真人有息無睡則睡爲道家大忌  
其害與七情等而陳希夷乃以睡得之豈睡自有功  
耶三尺七魄伺人隙而告天道家守庚申之說其要

安在吾師擅玄學之宗詮度世之旨入其門者如披  
雲霧覩青天所異悉心開示用祛積惑庶尋真有路  
不至有七聖之迷大舟可得無爲動漢武之悔栢枝  
拂地龍沙期近三千功滿八百行圓師得無其人乎  
愚雖不敏敢不佩服明訓異日當如淮南雞犬逐先  
生于雲中矣愚昧不知所云惟師教之

屠緯真先生

不肖自束髮時則雅知東海有屠緯真先生至讀由  
拳棲真二集慨然想見其人磊落骯髒豪放不羈博  
學有仙才賦敵相如文窺司馬詩坐沈宋鴈行所交

游皆宇內名鉅片語當意千金享之一言不合輒拂  
衣去矣又時時好獎引後進士春華乍茂秋雲遄飛  
每登靈山鸞湖絕頂北望勾越赤城霞起遂接大海  
的爍襲人衣裾意真人紫氣西臨則母乃公爲之乎  
恨不能一發剡中雪棹夷猶杖屨聆警欬於齋頭拜  
下風而稱弟子也近歲余宗漢先生過訪席間纒纒  
作者不去口先生以爲天喪元美海內主盟舍先生  
其誰遂旁及燕中事所論如胡吳郡孝思意氣大勝  
蘇長公云然讀宗漢孤臣雨雪出長安之句淚潛潛  
不止也最後又讀元美先生屠郎鼓吻徐郎咲又未



嘗不爽然自失嗟乎先生今去建禮十餘年矣而神王業工名籍籍滿人口彼當日謠詠者所就孰與先生多乎大抵高才取妬詞林通病然不妬不足為吾黨何傷日月也譬之麟遊帝藪乃為王者之瑞季世而出雖不免田父折足正自無害為麟又聞先生南禮陀迦證無上果暢玄風於海上咽玉液於山中一意脩真服食煉大九還則先生為人隱陸沉遂作清都翱翔宇宙間一大快事令人心神飛越便自褰裳濡足望三神山視塵世真蝼蟻也然劫緣未盡何以為懷得如先生登彼岸耶不肖生晚未窺大道少好

藻治鼉采一館此地有脩竹茂林崇山深澗五湖澄碧高閣捲青中具墳典經史竺乾方外諸書及當代作者大集杜門下捷作捉鼻微吟不休或時與友人揚摧千古非敢異不朽盛事第意念頗深而地僻一隅雖復有所論著無由印證大方即如先生旗鼓震中原武庫貯上國尚未能一望見顏色乃惓惓神交徒十年於茲則踈懶可知矣夫茂先博物辨斗氣於豐城旌陽拔宅收高真於八百而神合延津師出豫章江右撮土而談者不棄今亦干將復出龍沙再會之時也先生得無意乎况海為百谷王則不肖似

於先生不在麾斥之列也又聞前江右督學沈箕仲先生於先生為碩交當時所取士最號得人則先生之折節下士益可想見于是薰沐拜使退就北面之私特奉一函以通門下之執役者附致起居併以雜刻數種鄙詩二律請教幸先生進而命之母棄蕉萃母吝評騭使不肖得開瞽矐而聞大道則自今嚮往之年皆荷先生之造也循墻之言不覺覩縷唯先生炤察

湯若士先生

向陳君行致書台座寤寐德音有如飢渴孔北海有言歲月不居時節如流痛哉痛哉某三十之年忽已至嘆功名之不立書竹帛之無從經國大業誰為卸質竊念先生意氣所託聊復陳之夫自洪濛既闢厥有文章六經典謨訓誥之文無論已即左氏國策史漢管韓莊列荀楊諸子下逮六朝唐季經論往哲灼有定評某何敢置喙惟是文壞于宋亡于勝國天啟我明雲漢重朗日月再闢以至於今真遠追秦漢第畜六朝唐宋而下不足論矣某試請而妄言之北地開基信陽繼起草昧驅除之功大啟佑我後人濟南江左登壇嗣響徐梁宗吳新安諸君子左提右

日考園集 卷之二十七 十五  
挈握牛耳之盟黼鳳麟之運一時人士家握靈蛇德  
甫奮跡於豫章用晦發憤于宗室楨伯振藻於南海  
並皆濯鱗清淵比有大雅天挺盛會快哉一時之隆  
然而應酬微繁體裁一軌海內傳習既久論者不無  
刻鵠之誚徐昌穀楊用脩黃勉之諸君倡六朝之學  
繇麗豐蔚英英獨照與北地濟南江左分道而馳向  
不無異同今都人士稍稍安之舍其舊而新是畝母  
亦氣運使然耶屠緯真先生崛起東海其才力可以  
驅馳秦漢橫絕六朝連篇累牘頃刻千言雖患才多  
誠卓然一代之名家文章之鉅麗也緯真而後兼摠

詩文樹千古詞林赤幟者則先生真其人已某非敢  
有諂于先生雍藻玉茗諸集具在後生可畏來者難  
誣使言之不衷是某之欺天下後世也某之服膺先  
生蓋不啻中心好之矣某少賦質頑鈍十二而學爲  
制舉義十五六而學爲詩歌古文沾沾自好幾陷陰  
陵大澤中弱冠遇故友孟堅相與切劘救正始服膺  
北地濟南擬議變化以求日新往者謬爲殺青幾二  
十卷年來山中寂寞獨居寡耦益大發古人書讀之  
始而疑終而悟繼而爽然自失也有所結撰論著又  
不下數萬餘言今某且倦矣哀吾生之悠悠感日月

之推移意欲合前後稿選之汰其冗者類為五十卷以付之梓人繕寫已就當於先生乞一言以傳令天下後世知有某足矣此後當斷絕文字懺悔從無始以來綺語之障不敢老死蠹魚間若乃假足青雲借翰晨風某以付之天不付之已也大抵世人著述不能無病文人相傾自古而然懸之國門譏彈者衆某豈謂文之必傳要以精之所至當有相感萬一後世有海畔逐臭之夫愛某之文而傳之不猶愈於黷然與草木同折者耶或有規某為太蚤計嗟乎士所以嘔膽劓裏仰屋著書者冀垂之後世而人命危脆徃

徃零墜遺散湮燼廢沒併其人姓名不著者何筭也故士亦何所為不當吾盛年整齊詮次以成一家言安能遷延退託以待子孫乎此某之所以日夜孜孜願畢此而後愉快先生大集亦願乘時自見無為深自秘惜也語曰狂簡之士不知所裁此真狂簡之言也惟先生裁之以慰饑渴云

與友人論史

夫天下之是非莫大于史史以誌徃牒昭勸戒故古者王朝列國皆有史官左右史內外史大小史文中子曰仲尼之述史三詩書春秋是也三史出而二千

餘年古人言動大都至今不廢可謂極著矣漢司馬班固猶古遺意而陳壽史三國房玄齡史晉沈約史宋蕭子顯史南齊姚思廉史梁陳魏收之史魏令狐德芬史周魏徵史隋歐陽玄史宋遼金皆不無可議獨歐陽脩史唐五代差勝耳大抵以事詞勝不以道法勝粗之成一家之言品之非天下萬世之定論也夫史之可治者莫如我明蓋二曜經天三代遺直之世也兩祖鼎創列聖續承其間革除靖難土木之紛擾忠臣孝子貞魂義魄之鬱而未嘗可史也况皇明祖訓政要之書二百餘年會典之記星官

之職掌六曹諸寺郡國之圖志蘭臺石室之耆碩文獻具是而加之王鏊王維禎李夢陽李攀龍王世貞輩微有所發明參之鄭曉陳建之吾學通紀諸編豈不洋洋乎大備哉而要之匪細故也夫今之爛然為詞犂然為事者臣下之章奏朝廷之批決已耳而六曹故實居其強半又起居職廢仗前柱下之語既不可復詳而正直博聞死職者不一見則密地酸鹹幕中顰笑之狀何所寘軒輊乎且世傳止及大臣盛世或銅野史可否不一議論異同挂一漏萬誌小遺大方孝孺以抗節為祈哀謝遷以批鱗為獻諛王守

仁以倡義為從邪况有孫蒙祖號弟襲元年國家是非之巨未有裁定非特三豕傳訛而已夫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才識非常之制作是故視聽宜公諏訪宜勤準天祿石渠之英亦搜採樵負竿之論禮聘岩穴募收逸遺然後折衷於春秋經緯於史漢事詞道法相組相成蓋李燾之言曰至簡出於至詳至約出於至繁此作史之第一義也門下方慨然欲秉筆以論列當世不佞故敢效區區愚見以忠於同志惟門下留意焉

又

讀手教似謂史本春秋通鑑綱目超史遷而上標然正論矣僕惰夫也何足論史聊以臆說政不必然也子長固善用春秋之變者其論人皆據事直書如當日指列論國勢土地甲兵車騎積粟以至貨殖竹漆鮐鮑之數無不畢載無論經國之士覩遺謀偉畧即稽古者莫辨焉所謂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真實錄也今安得謂腐令是非繆於聖人耶世自多耳食之士麟經絕筆孰能竊取大義烏有能好惡仁人者乎凡以取裁臆見耳不然則其快德怨者也陸公簡內閣絲綸簿之說田竹山

文成觀望之書朝野哀談由二事觀之其微暖難致可知矣夫事而微暖難致以意言之而誤後人則不如徑書其事史遷功曲逆侯而不諱其盜嫂竒司馬長卿而紀其文君佚行要無害也如賈質然寶石並陳以俟市者第令無因至前且然且疑將收將棄意斯揣揣斯失矣况鄙倍盈篇尚何能踵予長之唾餘哉近見荆川誌江陵惜其他齷齪而不沒其功庶幾公論矣嗟乎子長而百三十篇也春秋不絕矣後世無兩子長而有什百通鑑綱目愈正愈遠江河之勢日趨吾又不知所終也願足下虛心平氣商之

與友人論詩

詩正使人人自遠一有咏歌根性本情無不具達至其妙能使人有慨然不平超然獨往擯然不容自己之想顧其體代興才力亦各言其自致耳漢魏去古未遠故尚有三百之遺唐洗五代之陋劇濯求工獨盛千古無論進士名家騷人才子標然于時乃人主固自豪爽典則主盟雅道即闇弱者亦不廢致則盛衰之機可知矣要自律體勝耳至樂府選體視漢魏間猶之球琳琅玕較古弘璧琬琰殆相萬也唐改命以後無譏焉後唐而盛者無如我明而二李勅敵

的然大家空同律體不及濟南而古選樂府過之要  
自不妨爲國工也大抵詩即事即物興發命所如筆  
意與象合勿即勿離幹以風格文以冊彩如是止爾  
乃其天機獨至可解不可解之間具有神境所謂其  
至爾力中非爾力也求新炫異豈善學唐哉今世盡  
工律體而樂府古選遂成廢物良可嘆也亦惟天實  
生才以俟後之君子本情致性具有妙詮玄解所入  
斯左右逢原也取材於選效法於唐可發一咲矣

與友人論文

來教云云何輕於持論如此足下謂湯霍林先生何

如文也極平淡極神奇於五經四書之旨字字鑽研  
非功深力厚火候極到者不能有此直與陶石簣吳  
無障諸先輩名公並驅爭先足下何輕於持論耶大  
都會元之文自有一派無不佳者即近日顧憐初許  
鍾斗楊崑阜施颺虞四先生之文皆精金美玉足與  
湯公鼎立吾所極心慕推服者足下但潛心細加體  
認有不合者不妨就不佞爲一解說慎勿草草後生  
輕議先輩不惟無識抑且損福身未至帝都聽人談  
宮闕衣冠之盛忽而不信亦無足怪也

山中與緯叔兄



入陰漿源歷澗東沿窮白水口顧見天柱峯頭若北  
斗在杓平崗鯉魚諸山罩絡神秀深阻綿亘遂登竹  
嶺兩箱夾崕懸數千仞素氣青靄浮雲往來遙觀常  
若霧露沾衣窺深怖魂出領岡脊楊梅從來一箭括  
掩耳旋復失之墟里人烟處巔攢阜每日夕肩輿往  
還朝見先慈抽身漸熟不覺爲疲忽一日薄崦嵫空  
明獨敞夜登視壠方霜時晶朗星斗芒寒泉潺冰下  
碓春雲間綠王叅差丹楓飄曳人影如鶴犬聲如豹  
政不異王摩詰夜登華子岡境際而猿嘯虎蹲溪吹  
聒耳嘯石攫人惡行嚙趾昇眺遼遠勢盡孤上人跡

鮮希有傷深情此時雖有性命不復惜矣漏半四十  
刻始下抵山庄煨撥楫楳明燈卮酒稍以自勞頽然  
就醉嗒馬隱几四壁有鳴僕夫跛側萬籟俱寂俄而  
一覺解衣臨寢友生對榻商略終古通夕不寐翼日  
詣章法寺老僧相對袈裟具禮談華嚴小品旃檀逆  
風讚歎功德使人褰裳濡足有折蘆面壁之想始知  
沉冥道喪世無復知憶鶴歸華表城郭人民非是麻  
姑蓬萊深淺無亦有遺恨耶人世血氣域同君親倫  
大別生孤子戚屬無歡鬱悒誰語即帝釋豈願有之  
也復登漁源故塞鄧茂七竊據一時陳將軍覆師重

谷積甲山齊荏符之場更為稻黍畊人時得劍戟爾  
時毛髮卷豎不免霜潼關之嘆語曰高岸為陵深淵  
為谷不然乎山亦有事聊書此都聞見今盡以語元

風竹幾心密對入寒堂  
高華如未老  
一覺無亦却  
如酒香  
以欲不  
無亦却  
如酒香  
以欲不

甲秀園集卷之三十八

鉛山費元祿無學著

雲間陳繼儒仲醇校

文部

書牘三十四首

馮開之先生

去夏屠緯之先生入武夷得其書於邑大夫一夕命  
駕乘月度關夜漏始盡達大安遲明乃隨杖履而往  
坐曾孫幔亭之宴談勝賦詩三日而別亦千載一快  
恨不侍師同詣作三不朽也每念五雲烟嵐六橋花

柳松間月出畫舫泛湖昂上風清惠泉煮茗康樂一編吳歌數曲此境此情又何時得更從師領略之乎

鄭松門先生

伏聞足下宦學休暢消息平安甚休甚休每憶郡城一別忽復五年江湖廊廟無緣咨覲常以形乖為歎三復來教意氣慤懃歡謔備至承念先母裁致厚奠存歿戴德為感何言載覽瓊章辭典文艷蔚然滿目徘徊吟諷甚用欣懌可謂極作者之苦心為詞壇之赤幟矣方今多士如林誰復得似足下以高朗之才昂盛之年優游玉堂金馬斟酌群言揚芳飛文以自見乎僕才劣行鈍不足齒數結髮事師努力為諸生學問者二十年自謂階浮雲翼疾風可立取卿相不謂足三刖而寶不得論論寶若斯之難也今且儼然遘先母之變悲咽感傷未嘗暫輟痛可言哉痛可言哉文字因緣俱久斷去頃者下帷稍脩理舊業如漁父問津桃源時失故道重以體羸多疾精氣不堪每一構思輒曠曠似淳于衍毒許后之證如此天下事將安望乎斯昭烈之所以興慨于髀肉越石之所以致歎于繞指矣嗟乎年垂三十尚低頭與鄉里小兒曹共槽櫪而食靜言思之中夜未嘗不泣數行下也

向不自量有所論著妄意災木謂藏之名山可成名  
後世庶幾自託不朽之誼乃世人貴耳賤目親見僕  
之行藏不能動人有能傳其書者乎仰面屋梁竟不  
成名空自苦耳又僕之所黷然而自悲者所冀斷金  
相翼失隅收桑俾僕不終懷琬琰以就煨塵者是所  
望于足下矣家大人藉庇健飯散金娛老日相樂也  
豚子亦出就外傳足下房中就館者若而人弓濁之  
禱僕日夜為足下望之要以芝蘭玉樹遲之無害耳  
鷺湖養上人志節清高僕時與往還用洗煩慮令寄  
語足下勿於濃處失却淡味僕謂濃淡在心不在境

是在足下勉之而已長安風氣殊異故國惟足下慎

眠食自愛

又

連日山中大雪戴笠披簑從二三奚奴登峨眉山頭  
携酒眺望就石絕壁險處掃雪拾松枝腰間解松蘿  
茶烹之風致絕勝自謂古人不復有此惜時人曠又  
俱無可語遙想仁兄清標素質恨不假翼致之沙溪  
之間亦復有與兄同樂者乎山陰之舟彼此俱不能  
命棹政恐王子猷笑人然子猷亦何嘗見戴耶一咲  
蔽邑張令君慈祥愷悌新政大有古循吏風第藉此

可以高卧山中向辱兄推獎待弟甚盛弟亦妄附滅  
明之誼不敢數又見也寒夜無事偶憶今秋七月為  
兄懸弧之旦漫成廬山歌一首為兄壽併侑以烏紗  
燈二盞兄試燒燭張讌同嫂夫人洎諸姬大醉誦之  
風致當不減弟峨眉掃雪時矣

又

今世界多以皮相天下士見富貴者則曰夫夫也饒  
於貲浪得名耳即真知其賢亦不敢形之論薦恐以  
跡受污若是則士必長貧賤而後可矣弟嘗作時執  
富與貴題有二比云勿謂富貴皆污濁之人我嘗試

之以一介反多不取之風勿謂貧賤皆清脩之士我  
試誘之以萬鍾亦有墻間之想故今之取人者不必  
論富貴貧賤惟取其真而已仁兄他日方當銓衡海  
內人士弟先以此言進願無偏重貧賤而輕富貴也  
吾鄉吉安鄒匡明南康但宗臯兩君皆公卿之後學  
問踐履皆國家有用仁兄亦識其名否

程慧甫

子豐至得足下報書中間過推什一誨諭什九不佞  
受益多矣乃然後知足下性命文章灼有定軌也洋  
洋乎大國風哉然有一二臆見聊與足下商之夫文

之與道原無二也道者文之所體文者道之所載三代降而文與道始分脩詞者訾講學為迂儒講學者詆文士為枵腹皆有我之過也學不患不文患以文脩耳六經四子作者大備試一驗之身心即文即道在即道即文在即詩書史記宋諸儒百家之語何嘗不可印證安見其以駢拇累也但苦目論遂成耳食不文則跳而匿之理昧理則託而工之文至于格物致知之訓不佞不敢不服膺文成所謂包漢宋之大庶幾乎圯下南陽之實也不佞踈狂少寡游閭於大道嘗謂文章名理近古推漢發明推宋我 明二百

年來 列聖教化養育始得一文成可以救諸儒訓詁之習而續 國家如綫之統者差賴有此足下以為何如蠲吉之期諒亦不遠明年之燕道出敝邑願一相見以盡此耿又尤慰

黃六海

辱翰諭令孫風氣日上故人之感喜可知也門下年來從吾鄉見羅李先生領止脩之旨游聖賢之園步趨軌轍其於居易俟命之學挾其精而討其秘徹其闕而入其域又聞主盟徐匡岳先生明宗書院抗俗獨持風裁矯矯壇坫之上溫厲欽然具焉斷 又如也

所謂予賜不足參顏閔詎難駕豈不亦勇邁終古才  
翼百世哉獨謂不佞奉佛好施且辱教常平之舉於  
不佞未稟也好文之癖則實有之左思子建千古詞  
宗不佞何人乃敢望焉夫古今並傳不朽盛事立德  
立功立言而功德非言不永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  
臯夔伊傅周召之為臣維綱奠紀舍墳典誰發之夫  
子之賢堯舜生民之盛未有謂此也羲黃以上靡得  
而鏡假令天壤無六經之傳朝家無文獻之寄則杞  
宋為贅嘆沌混為文明矣不佞識閭淄渾才謝不敏  
徒耽又有其志殆葉公之龍燕人之襲耳誠得兩司

馬鞭弭豈不願耶仲尼素臣厥有左立固非虛語佛  
說虛空冲然不著儒者所不道痛夫儒而偽者文飾  
蕪陋顯托姬周不聞盡忠孝以報君親大都各面身  
家之便猶不若高僧苦行為實也通其意何病真儒  
古人義薄雲天財埒瓦礫即取予亦嚴一介冉子之  
釜庾原思之九百吾夫子兩權之救溺者不愛力賑  
貧者不吝筐乍見怵惕之情豈以邀福田利益之說  
而為澤枯骨哉惠莫大於常平仁莫大於博濟脩政  
脩法有司事耳不佞食粗衣布薄產皆家大人給與  
食指且無餘者即有亦柰何從邑中操賢父母權乎

博名高而出位謀政斯夫子所戒孟氏千乘簞食之說足以徵矣居恒謂陽明良知之學本禪世儒曉又或不見是吾鄉宸濠之變大難削平夫子夾谷以後一竒也今安得有此緩急足賴乎楚藩方急令人思之見羅先生於此想不難為惜未有告當事一起之為快耳辱門下雅言厚望敢稍布腹心如此諸未一

張將軍

將軍良食無恙將軍文武通才節制四境一方恃以為輕重責任鉅矣頃樂浪造釁徵兵戍遼左閩解三

且至邑人殊復狼蹠亡亦懲噎乎三十年前邑嘗罹此難不可不知也夫新鮮之衆烏合耳又未經訓練烏合則易譁未訓練則部伍不肅經過之地已不能無騷擾况滋之毒乎要以楚中昇平日久民不知兵訛以傳訛莫知其解不佞竊以為主將嚴束客兵易與耳夫不有解將乎惟正之供一胥吏足矣毋令張皇恐作仇鸞面孔向人也不佞生未習兵一聞問閭搖又輒作惡數日甚矣兵之害來不過千三百人甫出閩乃為聲如此不知行至遼海當作何狀韓淮陰多又益善羊叔子兵不妨農古之制馭諒有機宜將



軍自能熟策之檄至願先示不佞且欲一觀軍容也  
出閣 余宗漢先生

先生起居無恙耶深念先生隱約無已時鷺湖去莆  
海千里恨不縮地一晤寫耳向通尺一聊致引領之  
忱屬有天幸而先生至則贊然在病間鬱佗然悲喜  
不能成詞甚悵之別去未幾又辱臨貺始於芍藥花  
前一醉解顏明月在天白雲在渚可一夕晤言當千  
古也後得崇安館中見寄新詩至今把玩不去手大  
雅登壇亦欲及時先生親左右元美伯玉二公千載  
一快天喪江左新安而先生為今主盟吾黨依又小

子無似輒復有志大業先生何以策之所謂不獨騏  
驥即蠅亦難矣續薛荔集殺青竟不願正賞鑒驪龍  
頷下英又探之柰何重示人耶

又

吳孟堅至乃得先生起居承訊無恙也病中遂不作  
一字書僕之望先生深矣以先生執耳登壇大名矯  
矯海內所快覩者而僅又自閩何不復出也子長浮  
淮道泗登崆峒過涿鹿採百氏之雄不可乎世情凶  
惡知己悠又白雪陽春人其舍諸彭南康尚良食新  
政爛然倘取道西來幸一相示每念長者是然之愛

面報無已而雲樹之心夙夜不置矣

曹能始先生

能始足下久不聞問日以耿又昔者閩省官齋談文  
弄藻日以俊傑相命是秋足下中賢書為踊躍無已  
亾何足下北上而不佞亦道東粵乙未讀南宮試錄  
足下褻然高對大廷豪舉哉已乃聞使車吊周金谿  
意當謂便道過我與之一握手縱談天下事即窮山  
中亦不甚落穆而足下竟不果至也恨可知矣聞足  
下方操鉛槧志千秋大業經國之任不佞蓋甚壯之  
不佞謏劣無狀比歲厭舉子業以為不足學又不能

即脫去乃稍稍下帷讀皇帝王伯之書窺諸子百家  
之說翻三百篇漢魏晉唐之音而或得意忘器垂之  
論著而顏色自假將由以周旋中原人士為愉快焉  
顧如足下蜚騰萬里即一日而遍海內不佞不已奢  
乎荼已宦學策足藝苑子虛長楊之賦相繼出矣便  
能一二垂示乎

又

足下少年宦學大佳耳廷評無事足可成經國大業  
不朽盛事也僕偃蹇湖上望能始天上世事騷然大  
獄數起聞石司馬不諱為之愕然中貴人督稅吾省

南康太守首犯其鋒械至京不知何以處之每讀李  
歷下送袁履善讞獄序壯哉其人能始能更蹈之不  
天下奇男子正須我輩耳勿以書生小天下也外扇  
頭係率爾之作聊以充寄贈遠意願置其拙可也

黃貞父先生

奉問興居經年無使報心旌搖又何以慰饑渴也某  
樗散匪材匏繫縫掖駿骨無收卞瑜四刑日月流飈  
盛年已過孰與折若木之華閉濠汜之谷抑首頓轡  
歛翰斂羽如何如何子桓嘆光武之齊年宣武悲金  
灰之種柳興致悽惋情不可任每思凌厲清浮顧盼  
千里輒低面久之頃功名念灰泉石轉篤編籬作徑  
欲極素女經文畫軒皇畵菡萏玉笈琅函永娛白日鷄  
肋腐鼠不遑問也

唐繼山先生

近朝議中貴人督稅發礦冠蓋相望於道而敝省橫  
居其二敝邑無礦可發而稅居其二民之勞止亦既  
孔亟我師為民調停置一總捕督收上不違 旨中  
不廢法下不困民所謂解于佻三難也

金臯侯

爾日章門遂不得一握手舟中殊惘惘解纜而之彭

蠶入餘千則悲感慷慨之情輒已又不能堪柰之何  
下生之璞入昭王之宮而削者而不遇孰甚焉足下  
與可尚近况何似我思伊人在水一方悠悠逾邁若  
弗云來每念足下釋理玄解若曹溪說法使人言下  
大悟春來欲理棹下金陵遵錢塘覽西湖之勝當取  
道青原訪足下挾之共載而去

又

省中一會乃復有傾蓋定盟締致千古如足下於我  
乎久冀足下有剡上之興園中樓居殊自寂寞感寒  
蛩之夜鳴嘆霜雪之忽易所謂坐使青山誤此身矣  
時見山雨抱葉澗蒼暮然恐終軍咲人夫伯牙絕絃  
郢里罷曲知音之難千古同慨而足下寧無意於斯  
乎

但澹生

足下嚶然先鳴豪舉哉僕登舟西歸益闇然自悲矣  
憶章臺握手小樓坐兩雄飲相視二三從旁睨者方  
謂狂生相樂足下自復不惡也今不佞敢為鴈行論  
乎風浪行舟道經龜峰遙見靈山插天一線如霞垂  
虹飲澗氛氣射人云是月朔崩陷王氣蕭索正復返  
照來逼人耳何如匡山我及青蓮十丈大自氣色也

維冬重以嬰疾臥病牀蓐小樓山光恍惚拍浮之態  
耿耿流思矣

陸舜玉

舜玉無恙聲聞不及數月矣足下快士僕每念不去  
口細閱橐中集不愧作家古樂府翩然有致五君咏  
入選矣壯士苟失處反為豎子侮快哉言乎不佞少  
好讀書耽紙上耳未能追風雅於先進揭旗鼓於中  
原比有論著下里自好惡當舜玉也邇來落魄伏枕  
彌甚益以自廢世人情薄大似秋雲方幸一敗而甘  
心業謂雕蟲小技壯夫不為嗟乎非我二三兄弟誰

見維此王氣哉努力自愛天下事未可量也

羅乾因

日得與足下豫章把臂為快也爾時足下稱疾不肯  
入試亦大豪舉矣還山以來心勞神頓時伏枕作苦  
狂態復生而試檄且下不啻捉鼻者思鄧禹佐昆陽  
之日孫堅震江東之年吾皆過之又頗信相日者謂  
不佞文貴祿薄輒自放爾爾何似足下牛鼎神王翮  
翮自愛一區草玄而左瞰麻姑右睨鳳凰終日箕踞  
之為快哉時便能一葦相過乎山中青精齋頭可作  
供也

胡太宇

向誦足下大篇洋洋鍾呂希聲無不謂得雋無疑即足下亦齒不佞文柰之何其並罷也要以文之美惡當自得之耳足下近况何似不佞今者散髮行歌陶然舉斗檣釀初熟寒氣未侵方欲挾一姬同入葛仙山度芝苓斗口觀上昇之處駭鸞鶴之群拾瑤華琪草如東方曼倩所謂輕舉為快耳人世奚論焉

喻曰鮎

曰鮎足下久闕聞問遂失德音當復何由日夕見兄耶頃所謂張子者今其人脫風塵否落落何生金盞

色死河山頓殊而綈袍戀戀尚作秦中故態此其難不啻什伯耶讀足下新詩婉轉備至足為此子揚美矣世變多故蕭朱之失蓋已久之不謂鉛華中乃有如此人可以愧死成安君輩萬萬昔人嘆擠石下穿不然乎僕今者在病間數數念往事為欷歔掩涕欲為之作傳以風千載而下比張建封矜矜之節兩之斯為快也而恨未能也

又

潤絕久懷思更不可言足下靜息應復佳耳故知蘭摧玉折自難為情乃為蕭敷艾榮無以為也不亦過

乎馬上傳語一二不足悉情素也何日面盡此

又

頃徂暑西征同舟共濟臨風灑酒橫江賦詩何日不  
把臂慷慨論天下事也會與諸士戰於豫章俱不得  
雋慨然永嘆僕與足下豈敢空托言欺人乎足下視  
今雋者何如也嗚呼喻君斯實下生所以懷三朋之  
悲伯樂所以有鹽車之感矣玉山便舟下流不二日  
可達龍門閑能作剡曲之興不

澹上人

日覩龍光側聞玄論虛往實歸心地冷然吾師漏盡

智凝行負果滿爍靈儀於象外度衆生於苦海即宰  
官身相何以加焉僕固自落落六塵餘生不慧之人  
何由得道每一往還弘益彌多足攝受想損餉楞嚴  
頗好披閱妙文奧義真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小樓  
山光一榻供養誦習之餘未嘗不心醉終日矣

天竺竇上人

比來朔氣侵人道體何似仰注之心難可敷具聞天  
竺國俗甚重文製其宮商體韻以入絃為義見國王  
必有讚德見佛之儀教流中土晉始有之而法師云  
國中天主立教以脩天為義脩天得非法天也又云

百數十傳竟不知有三教鳩羅什所論殊為不然豈  
天竺有兩耶要以吾師乘否通之會錫鉢遠來三代  
以還更當增一盛事肇啟法門度人化俗慧遠佛圖  
澄輩不獨擅美矣所見法物亦超超踰石雙口澡罐  
也

又

昔人與深公言一往輒有深詣僕逐逐風塵希見盛  
德正恐勞生不得解其天弢耳遲當上問

陸闇夫

不佞與足下楚越域未習足下讀足下近茶知足下

締致良苦矣意精神王氣骨屹然翩翩垂天之度九  
萬長風具在翼下而柰之何其亦搶榆也文運世運  
相藉久矣 國家方厄百六文章道喪言者猥云正  
文體端士習一時人士豈無奉功令而主文之臣與  
題不相覆腐鼠混璞燕石混玉一旦提玉璞示之浸  
假而為腐鼠燕石慷慨近事令人短氣足下且然吾  
言乎哉不佞意不可一世士得足下文心服靡間因  
閱浙省賢書不見大名益重黯然私論賢者行路之  
難如此但英雄出世終當作萬人敵骨不填溝壑取  
此豎子物易易耳聊奉近刻四種以質郢人流風便



鴈無憚好音

類飛侄

所為振大業於千秋者不佞日夜望與諸伯季共耳  
計書出狼蹙走章門南浦道張帆去也惡况哉聯棹  
夜語把酒相勞異日當毋相忘也歸來伏枕杜門候  
忽踰年辱手教殊增今昔之感庚辛之會吾黨春秋  
耀吾車馬所謂背城借一者願共勉旃嗟乎氣運文  
運相盛衰久矣邇者功令日正文體乃文體日就詭  
詭之與竒何啻什伯今以詭疑人而藻鑑不精并失  
之竒詭者且入彀矣柰何復以文章大雅望天下乎

可以趨世之會與其為瑟母寧為竽吾黨豈必繫之  
馬哉善哉乎興滅繼絕之論也使至屬對客據案裁  
答以復者如此

注子引

子引足下無恙曩與足下接舟而入豫章密邇談  
亦惟中原鞭弭並揭旗鼓不謂俱寥寥落魄也此來  
杜門伏枕欲填溝壑者數但念生亦負三楚男子而  
一發不中驚焉自廢妬世者得志矣始知足下恢恢  
自疎大自稱達不以得失介意抑何猶龍也勉作解  
事醉鄉禪理遞相晉接以為玩世矣足下近况何似

目秀園集 卷之三十六 十一  
倘有事西行能過我信宿一談所懷為慰

唐櫻寧

前月渡江來伏枕至今未蘇息也爾日章門何得七  
情不作一握手別也不佞之想深矣世路險巇事多  
反覆昔人嘆浮雲蒼狗豈虛語哉私懷耿耿流思如  
漢水惟足下憐察焉

又

別足下後遂不復聞妙語齋頭闐然耳今安得彭蠡  
舟中望湖樓上豪飲相醉耶歲杪興言懷人覩物足  
下怵怛想同之矣盈盈一水風利得泊不可不源源

而來也

又

念足下垂髻之交結想不置也再晤西省日為握手  
豫章父客不厭相親而收視返聽思歲華不待已倦  
遊况矣博士家業無取深求淺自可干時耳不佞以  
不淺失之投鞭抵湖上櫛沐晞景正值初秋青山淨  
皎風物微繁天宇澄霽晚涼薦爽清醕一壺離騷百  
遍頽然就榻恨不携足下共此淒寂也

又

損書并省試諸君新卷雙鯉之不作石頭浮沉遂令

西方美人頰豁愁致大都耳食論士左袒登壇先輩  
典刑浮詭已遠入彀之不必名士名士之不盡入彀  
與廣文之詫偽新奇新進之收偽平淡等目力焉士  
各言自致也足下神力日王龍淵牛鼎惟所任矣迷  
途征夫才步甚劣漸聽消息之理耳何以真故人哉  
備領高情不勝企念書此為渡不盡

李仲夔

所不得與足下握手繾綣者歲忽五易驛使難逢即  
僕未能寄尺字以貽足下去秋辱候札且瞻未報  
也疎懶可知矣乃嚮往之心則夙夜懸旌服念高誼

勿置云爾足下近業長進知當得雋也疑適讀  
乃猶之乎孫山外也陵陽不候使人短氣燕石登市  
重令心傷仲夔足下浮光冉冉老將至矣男子盛年  
及時亦欲垂功名於竹帛而山間草澤木石鹿豕縱  
無不可亦同朽腐各爾遠隔靜言勗之何時去心而  
輝化為異物重存往會益以增悲近聞倭奴舉朝鮮  
十之六足令人氣咽足下素挾封侯策將無其時耶  
一劇

余若木

猥辱枉顧敝館信宿而別聆足下夜談玄言如屑蓋

藝林中個儻瑰瑋之具不佞之指南也信州不振者若而年竊謂山川王氣合者已離而復得之足下近聞開採中貴人用奸民之言於靈山下掘得水晶大盈車山不產瑰異則產賢才想英英後來自當輩出惟足下揭旗居先又得所欲則不佞將挾鞭弭周旋焉

陳蓋卿

脫別以來春秋八易不謂日月迅速若此斷金睽于參商渴瓊發於寤寐如之何其可忘耶僕生平童稚之交無如足下而輝而輝已矣奄成異代河山之痛

良不可言今與足下復不得歡笑一堂存者有晨星之望逝者有宿草之悲此僕所以未嘗不泣下沾巾也昔在閩中與足下談志謂丈夫居不能泝冰泐之源緝鄒魯之緒讀六經百子之書立言垂訓後代出不能挾太阿之精飲河洛之馬擁盾擐旗鼓行百里便當快當年於耳目窮娛恣以愉樂安能自鬱伊侘際求田問舍今竟何如耶身世危脆颯焉驚心體力虛敝少壯已何悲夫悲夫然天下事猶須我輩足下勉矣臨風奏記傳千里之恣代一夕之語歎襟其遼覩縷莫罄惟足下憐察

吳孟堅

吾鄉多佳山水自靈山北來層巖聳翠清流縹碧加以秋雲變幻涼月懸河何異吾家均謂富陽桐廬之勝耶頃從足下九日登樓處長河脩曠夾岸青林此即所謂龍門第一關也下至華岩赭亭可十里許皆稱負勢陟險叫哨玄邃徃徃仙靈釋友相錯暇日當買舟具十日飲遍遊其地盡興而返然後不負足下西來意也

又

讀足下文大自氣象也不佞某敢謂狎主齊盟哉待

足下而興耳秋懷賦騷以後一首也不可輕示人不佞近作似可足下能為我玄晏乎天喪于鱗王綱解紐不畜武夷廬岳之間復有二狂生足相樂也耿耿留思千古一快所論橐鞬中原職志不淺今豈敢謂窮日之力鏤心嘔肝所得即情境所至不自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乃復以伯樂望衆人耶名為好龍滔滔皆是一旦天龍擾于庭有怖而走耳敬問漏今作何狀長卿病渴政自何害不佞坐是瘡鬼浸淫抱影槁立旦夕且為艾祛之天之未喪斯文也造化小兒其柰我何

又  
當暑遠涉益服義高足下文章無愧大家正復需時  
苦塊之中亦不足復多自苦也

又  
歸省以來不喜見客不堪煩事想天下戰爭方起  
朝廷經略非復務幹所堪兵過敝邑者且至此輩統  
袴亦市井耳伏枕之餘不勝驚惶

又  
比二日新酒方熟近甕作畢吏部故態輒呼豎子成  
名為愉快耳醒後又復作惡所示大篇當風歌之爽

然釋矣

又

古今文章必有司命當今司命非君而誰昔北地斬  
荆棘以開基歷下振金石以發迹江左新安狎主牛  
耳而近時數公相繼淪沒其人亡其言存吾道雖不  
言衰衰自可知而足下方縱橫海上致意作者秉三  
管之雄以論千古之盛惟冀蚤登壇以旗鼓中原友  
生之雅得附鞭弭足矣佳集何鄭重不出河清難俟  
事固有不可知者願弘遠思以慰鄙臆

又

足下南還權厝室人想事畢矣督學使者當以何時  
至郡也得書知會稽囊空深用為愧僕徂夏入豫章  
抵秋而還落落故吾不能一取旗鼓長吟湖上自放  
而已足下家無擔石而仰給者十口又東南歲儉米  
價倍昔十之三閩中故自狹而莆尤甚秋風破屋海  
鹵泊門而一貧自守坎壈萬狀不知足下何以能怡  
然自處也止亦惟是杜門著書肆志於古作者規經  
國大業而銷之乎古之至人安貧樂道視窮通得喪  
無與於心所謂無可無不可此最上一乘也惟足下  
勉旃自愛不盡

又

仁兄無恙白水煙雲致自足樂遂忘湖上耶自林生  
歸莫有達鴻書者館中日與元卿抵掌于時杯酒開  
軒雙樹映戶矮垣窄徑困鳥遊魚若遠若近窺几親  
人大火既西涼飈自北蟻聲四聒蟲語百啾錦林若  
繡湖光若練人境雙寂心跡俱冥明月在懷白雲不  
飛念足下睽濶可知已茲雖蕭岑實是清境用世之  
道吾輩不免政恐後來損此佳况天下方騷擾閭左  
藉藉多事征商嚴重既困民財開採鍛鍊亦傷地脉  
奸宄潛生五合六聚寧無杞懷足下素負忠憤伏闕

上書效賈生痛哭流涕此其時矣僕近作秋興賦一篇寄足下即不敢與足下秋懷並軌方駕要當垂之天壤共結大年唯足下教之

鬱賦光芬輟入費雙筇  
具真即目王集  
入大火翅西京颯自此  
春四部蟲語百烟雜林  
棗雙樹知可歎  
困鳥遊魚  
莫首  
無恙  
白木  
雲煙  
自民  
樂志  
賦工  
即自  
林主

甲秀園集卷之三十九

鉛山費元祿無學著  
雲間陳繼儒仲醇校

文部

書牘二十五首

與譚文岐

夫萋萋芳草淮南歌桂樹於山中泛泛飛蓬子建嘆客遊於馬上是以七情易發者惟哀萬感咸攢者一別江淹賦銷魂之篇屈子動生離之怨人之情也能不悲乎追惟番禺之別北風吹愁襟白雲斂奇色君



握手而無言我牽裳而頓足行者歎歎觀者於邑雖  
蘇李之別河梁伯鸞之辭越嶠何以踰茲分袂之後  
益復無聊背歡宴即長途絕倫好親僮僕短褐鬱其  
蕭條槩書淹其樵悴拂軫涼颼悵游魂於烟樹在懷  
明月續殘夢於雕鞍海岸雞鳴則犯晨粧於霜露山  
椒猿響則稅昏駕於林丘陟岡陟岵則懷明發於二  
人采菽采蕭則結殷悲於萬里固足憂矣至若微烟  
冪野斜日含林蟬鳴斷樹鴈噉寒汀平原百里曼無  
人烟疊嶺千峰唯餘鳥道回飈乍厲嵐氣漸收黃日  
寢光青霞獻色獸狂奔而相顧鳥悲鳴而接翼獨立

高山之上徘徊曠野之中思美人而不見吹洞簫而  
誰聞於是榛莽塞路荆棘刺天疲馬難前危灘不度  
進退傍徨行吟惆悵斯亦行役之艱難人心所切怛  
也又山川遼邈道里縈紆所在多前賢遺址野草蔓  
烟樛木縈墳落花歛骨淩自致慨當年興哀終日泣  
然不知涕之無從矣嗟乎文岐人之相知貴相知心  
士之立身尤先慷慨僕與文岐豈非知心之士而慷  
慨之人乎在昔追遊今皆淪歿獨吾二人視息無恙  
雄心四據逸態橫飛撫膺獨歎顧影自憐風情麗日  
爽氣凝秋倚雄劔於青天繫長繩之白日思欲起數

子於重泉垂空文以不朽勒名竹帛鐫功景鍾乃余  
心之所願亦吾子所庶幾也時不我與志未克諧韜  
光斂鐔垂翅摧鋒遠竄日南遙遵海澨投夜光而按  
劍抱明月以長吁如樹華藕於長陵植木奴於玄水  
至則萎耳何足貴哉足下蜚英瓊圃擢秀桂林掇菁  
華於百代嗽芳潤於六籍錦里豪家更有追歡之志  
青樓長夜仍多縱酒之名出交髦士入擁麗姝以期  
駿發以享永年可不謂樂乎其亦知憂行役之為勞  
也嗟乎譚生人絕路殊相去萬里邈若胡越謂海蓋  
深不可度也謂山蓋高不可陟也羲和西遊望舒東

馳執手之期知在何日靜言思之不怡中夜各勉功  
名以俟佳譽臨書悵惘不知所云

又

辱存問感念無已時僕不佞何以有此於足下乎一  
諸生何有於僕不佞也不佞從家君宦南北論交取  
友敢謂得其大者睹今之世以皮相士者猶之盲人  
誰能自發一識哉而一二細人吠聲造謗殊是憤憤  
不佞每恨唐人天上碧桃日邊紅杏遂聞千古矯誣  
衆賢之端即不佞勿恤矣近戊子順天之役皆一時  
世家名士而言者致有倖竇之疑奉旨覆試事乃

釋然今諸君文固在而誰以易之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也姤才欲殺知言哉 國家造士二百五十年始以  
寒糴俊傑進者今來有能紹明世本春秋詩書易禮  
大義無忝厥祖世家由禮之士雲蒸霞蔚詎可勝道  
又柰何不佞難於此也鳳穴之毛五采桂林之幹干  
霄固當作虛語耶此必有能辨者不佞乃今以安焉  
名世五百應運以是為豫待耳

又

文岐無恙久不聞德音別來豈遂忘我耶方欲與足  
下極當年之樂縱譚千載不謂乖離至此悵惘於懷  
搖旌未足比也僕家舊有縮地恣莫登羅浮尋若落  
仙子挾文岐遊七十二峰以歸而恨不傳也每目靈  
山循庾嶺而東未嘗不馳神輿望躊躇終日矣

又

頃讀李九我相公正文體一疎卓然迴狂瀾於既倒  
返正始於末涼今之歐陽公也又讀袁石公敘潘景  
升詩切中當今學詩之病及廣莊一書議論玄遠發  
千古未發皆吾輩所當究心者以足下南海僻遠因  
人便先錄寄覽幸留意無忽

方子豐

僕以七月十日理棹西征太家為客如何如何是夕  
舟泊弋陽金風乍起素月涼波感庭闈之日遠念僮  
僕之漸親悽惻之懷不可具說也次日沿涼下貴溪  
安仁餘千秋江澄徹林木倒影窺之如畫蓮荷被浦  
秀實可翫龜峰龍虎石虹洪崖諸峰霞舉疊秀望之  
恒有落勢十五日至瑞洪漁舟鱗集輕波委浪謠咏  
相和擁楫嬉游徘徊愛玩差慰羈懷次日阻風携酒  
命友就牛首崗據地酣飲崗勢巉峻俯臨大江如縈  
帶焉于時風泉傳響于青林之下岩後涼聲於白雲  
之上斯亦遊矚之勝所也十七日過欽蠡洪濤拍天

一望無際舳舻相屬萬里連接想高皇帝戰伐之  
雄千古一時猛將謀臣凜凜生氣彷彿猶在引滿臨  
江感慨係之矣又仰瞻廬岳五老香爐瀑布青峽竒  
詭卓異不可名狀其懷道宗玄之士皮冠淨髮之徒  
往往于焉棲托信宇內之勝壤人間之福庭也遠公  
香山青蓮彭澤諸君子依稀若或見之為賦遊仙詩  
五章詩成翩翩有遐舉之意十八日舟抵章江風雨  
大作素波白激湊盪之音勢同雷轉聽之者驚神臨  
之者駭魄斯亦行役之艱難也詰朝雨少霽實酒為  
文就孺子墓痛哭而返尋梅尉之舊居訪蘓卿之故

里去世不停莫識所在登滕王閣西山爽氣撲人看  
睫快哉想帝子之風涼哀子安之忽忽又不自知其  
涕之無後也平湖激滯晨鳧夕鴈出沒其中問之知  
為宸濠故居物謝時淪凋毀殆盡無復曩日之望所  
謂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乃知人謀不可以不臧  
神器不可以妄干也過鉄柱觀謁旌君祠像廟貌凜  
然微旌君吾屬其魚乎龍沙消息八百何人意爭名  
忠孝之士庶幾當之耶嗟乎日月不淹春秋代序懷  
憂會感吊古傷今真令人褰裳濡足欲輕舉之為快  
天鴻鵠一舉而知山川之紆曲再舉而睹天地之

方功名一長物僕安能復以身之察察受世之汶汶  
乎場事在即未能免俗聊漫應之會當拂衣東歸營  
山水弋釣之娛與遺民逸士取暢丘壑以銷歲月九  
域雖窮尚有扶餘可王也經世出世丈夫貴各行其  
志耳駑馬戀棧豆僕不顧也羈旅索居廓落無偶聊  
述西征聞見併書所志以代抵掌秋夜如歲秋情如  
絲耿耿之懷不盡欲言惟足下憐察焉

又

潤絕音旨寒暑迭運三稔於茲寤寐增勞懷念曷已  
春仲辱枉手教併致賀家君恩紀綢繆形於文墨開

題申紙宛若面談嗣是彼此倥傯人事拮据塲務遂  
令寒暄斷於尺素聞問杳若異域亦謂今秋之舉足  
下庶幾自致青雲之上第亦得奮身泥滓之中相與  
命駕長安觀花上苑鞭弭中原迭為盟主不謂卞寶  
韞璞於荆陰隋壁埋光於漢浦足下如此第復何言  
窮達運也其如命何所恨壯士無駐日之戈大藥無  
還顏之術永念昔遊難為胃臆追尋舊好半若晨星  
此屈子所以哀脩名之不立仲尼所以悼沒世而無  
聞也弟藉家世餘資庇身有半畝之居饘口有數頃  
之田棲遲衡泌足以終老足下家故食貧兒女漸長

種種催人當何以自遣每一念及輒為憮然所莫足  
下覽九仙之方繹無生之旨於火宅中時作蓮花想  
庶能祛茲塵累增此道情况君苗之硯未燒班生之  
筆猶在世間高名盛業不能強其有亦不敢必其無  
願與足下共勗光儀勉盪後效伯英子山亦復夔屈  
耶名士之厄彼此一時今日同處他日政不妨同出  
弟明秋將遊金陵足下倘有新安之興能取道相過  
盪一把臂否

與親友

離家爾日風氣頗佳而脩陸長途殊增悒鬱度千里

關見懷王高揭沙溪北滾征旆搖星行李結露庭闈  
漸遠僮僕逾親跋涉遐溯我勞如何下瀨至桐廬富  
陽容與方舟自此擲于錢唐然後勾越君子六千人  
始得畢會馮祭酒之風滾徐司理之雅致虞長孺先  
生伯仲之奇傑吳伯霖宋化鄉之徹朗於時景升德  
符貞玄皆以遊至遂集湖上杯斝之餘品茶量水苦  
相問難談鋒乍起藻思若飛最後登雲棲謁蓮池泐  
師皈依二乘諸賢才情頓盡若領軍供養竺汰了無  
心義始知勝人之口無厭於心五翳消空恒情宜也  
頗得意於茲集已屠緯真先生促駕禹穴要我以金

簡玉書而衣帶一水懶作渡江為誚又不覺爽然自  
失也抵檣李徘徊於蘇小小墳傍杯酒為澆而烟雲  
蒼莽無非悲悼向時千里赴吊黃學士之淚稍盡於  
此矣忽忽馬首寒光知是吳門練影留麋鹿臺下三  
晝夜過半偈齋頭訪王百穀見其交遊弘致終日榻  
八分書手腕幾脫此君何苦乃爾噉飯畢詣張幼于  
接席名士超超玄箸儼如自序吾莫能名幼于所以  
幼于自可知耳所謂吳門風雨洞庭陰之咏于鱗不  
虛哉約登虎丘汲一泉烹顧渚而去吳越為天下名  
勝山川都美鍾為名人碩士其餘為名姝玩珍綺軸

無論也此來領略殆盡第恨咫尺千古不見元美先生便覺令人闇然無色耳返棹西湖花事未殘二三日知已有龍井石屋五雲天竺之約當有十日留此先書奉覽餘日不多遲當面盡

吳元翰

足下棲心寂滅苦行頭陀諦致良苦矣第思色空垢淨作如是觀直是棄家生於何有投孤身於水雲庶解天綫用除煩惱不佞自束髮有知頗耽內典於玄致未寸尺窺而足下一往輒有深情將由以證南宗心印何令人念之慙也不佞近以此妻作莊生鼓盆

感所謂哀吾生之常勤政自不免有情乃老母溘以痰疾之餘伏在床蓐匍匐禮斗賜日九迴逾知人情世故塵劫事障萬念種種欲如足下末由也所獎白雪雷門不佞豈敢或亦足下弱齡之致往歲殺青之跡聊作一劇笑耳鷲峯養上人振鐸頗稱尊西土門徒濟濟大有曹溪家風足下若能皈依當為足下具一分齋糧念之念之霜雪沍寒披衲自愛不盡

魏君屏

伏念足下揚屹風雅斟酌正聲翩翩然函牛之鼎抑何神王也捉鼻之餘則有客叩門輒通尺一兼惠新



詩捧之知為瑤華寶軸矣所致墨梅宛有雪湖丰致  
武夷竒勝故自有畸人秀士驚湖僻土佛自稱尊僕  
豈敢比於大方當足下弘獎哉伯牙之鼓琴也玄雲  
二八鴛鶴迴翔鍾子期乃有高山流水之嘆良以作  
者之妙與聽者之精相和遂自不言而喻爾足下才  
大業精丰骨稜稜大有盛唐佳致絕體咀嚼太白律  
體彷彿襄陽朗誦不去手于是靈岳雲飛葛溪澌下  
泠泠然致足樂也不覺為之撫掌狂呼何物凌亂作  
此氣色毋亦以君故乎不佞近方鼓盆情況入惡書  
至便以作解古人謂詩可以愈瘡不然耶一咲草率

裁答不稱本懷殊自惘惘有事登鷲峰幸過小齋一  
敘為慰

丘文舉

足下振大雅於建州暢希聲於玉女武夷之竒于焉  
增勝不佞何人顧當獎譽往歲龜采一集聊印大方  
比于澤雉蛙吹之微豈以震耀當世也讀足下大集  
原本性情況酣風雅其于近體頗臻頎浩徐君之敘  
曰意見超卓深得詩家正脉可謂知言矣山川隔絕  
良晤所希千里神交發于夢寐每咏落花斷岸啼鳥  
空山之句低回黯然者久之有事西來作禮于鷲頂

不佞齋頭麻姑可共把也

吳越諸友

自返西棹江長往疾西湖諸賢之樂忽忽若失陰雨  
彌旬益增遠竄之感虎岫非遙鷺濤相接萬壑雷奔  
兩岸注決舟人挽強如登灑瀨之險覆沒者幾十八  
而綠林諸君夜中相命幸以一詩敵之行李不驚差  
強旅次抵舍攜丁姬拜母入室張樂置酒于五湖九  
石之濱以勞行役在道惡情少差此慰不謂艱苦來  
嬰頓足令人憂懸轉深山妻以四月病老母以五月  
病二弟一子同時患痘日延諸方醫雜技夜讀素問

神農諸書往來周問目不交睫帶不解襟翼以稍開  
患苦荏苒秋冬纏綿不釋未幾一弟亡一妻又亡日  
夕殄殞孳孳孔疚政如伏皇后旦夕以淚洗面耳始  
改歲而先夫人復自病革五內摧裂不知所云苦塊  
之次諸宗衰耗良可嘆息哀濯陽之悠悠傷都閭之  
不祿舍人鵬賦俊士鴻冥郎諸閭閻彫管徽音日替  
非乏期功之荅迭為賓主嘗謂人生患苦之事殆盡  
于是終無復加慘痛神理與此俱窮追尋悲惋逾令  
潛然既已往矣亦復何覺夫宇宙極痛之境不可再  
經而不佞處二歲三百六旬六日而不佞吊問賻奠

處其大半一門艱故遂至如此苟非游葛天之絃夢  
華胥之國未免有情誰能遣此乃今乞言已就襄事  
有期自此無事可以訪道棲禪出入玄釋師友聖賢  
丈夫用行舍藏決之已耳世味何関吾事哉曩屠緯  
真先生謂錢唐衣帶一水吾視如王陽九坂遂以為  
誦比來險阻備嘗汶嶺岷峨遊膽十倍寧溲憂折轡  
耶使還具示無任馳情人便書此奉闡聊代抵掌不  
盡

張幼于先生

奉別 三載夢想言念何日有違 太秋小价自吳

門歸辱賜裁答併致先母輓章捧誦之餘但有感嘆  
載聞郎君奄然殂殞甚為傷悼但生死常理想先生  
必能寬譬哀情自了然無介于懷耳先生一代偉人  
東南冠冕讀自敘一傳古今可喜可愕可笑可悲之  
事無不畢集可謂方往載其鮮雙曜來今而無列者  
即不得以時繫音管絃勛金石而垂文揚采以遺  
將來自足先生不朽矣某行能淺薄少耽悅書傳妄  
意天下事無難者而時不我與三十之年頭顱若此  
漢儒所謂明經不成不如歸畊也頃遭先母之變形  
神益不復相関捐棄翰墨一無所酬惟日杜門與二

三昵交密友莫若相勞共論說古今成敗旁及仙鬼  
有無以銷磨壯心時泛小艇往來烟水間遇有不得  
意事輒放聲痛哭常夜登夾鏡坡素月如洗湖光如  
練滾螢明滅孤猿斷續每念先生恨不同遊因命童  
子浮大白呼先生字者三又復黯然而悲此意誰憐  
之者亦恐索解人不得耳嗟乎人生遇合實難方先  
生操觚後歷下弇州諸公縱橫藝苑時也不肖尚未  
生地及不肖生而稍長習為古人辭則歷下弇州俱  
化為異物自恨不復見前輩典刑不謂猶得從先生  
遊也先生一見而把臂入林定為忘年交不肖自惟

愚鈍即洒掃門牆猶懼辱焉何敢當先生然自千古  
一奇事惜歷下弇州諸公不及見耳歲月遒逝不肖  
憂居忽已歲餘將以今冬襄先母大事先生能千里  
命駕素車白馬為蒿里之歌否良會何時裁書敘心  
無任於邑

吳伯霖

太秋小价歸捧讀報章併致先母厚奠曷勝感激所  
目第淡心素質不琢不雕二語即令弟自目無以復  
加所謂知己之言至今刻着五臟不直書紳而已冬  
間草數行奉謝會足下馬首遂北人書空遐想望之

勞曷云其已足下倜儻瑰瑋有當世之具當太俗騰  
飛翱翔蒼昊為日久矣碩乃拘繫後廐憔悴自憐此  
伯樂所以大痛而英雄不免有後時之嘆也今且居  
昇平之京師與海內諸名俊比肩上國應期贊世魄  
兆見矣勉旃功名竊在下風以俟嘉譽第不肖碌碌  
如平居痛慈親之日遠感燧穀而涕零毋論經生業  
不復措意即疇昔自喜所為聲歌古文辭以蕩累娛  
衷者且一切罷太計惟閉門掃軌自同寒蟬異日與  
足下相見不知何以為質也言之惟有愧嘆而已

傳戴寰

匄匄襄事山間自放結念生芻蕘徼自昔不報之德  
政擬為酬而後史西來復辱墓莫啣義飲情慙何能  
已安厝待壙乃脩尊先慈禮生未嘗坐垂堂一涉山  
塢白水映發葱蒨肘臂人境結廬儲雲借竹經周佛  
院石壁嵯峨滄浪瀆稍闢為下圳原田百頃可耕  
可耘地勢信羨井舍相甲白雲鷄犬黃犢蒿萊豚柵  
酒巾素濮楮市徃徃而在蓋永平五十里來一隩區  
天柱之所融結而君居擅其勝踟躕斜日高誼下榻  
設醴焚魚對談農圃悽愴之後把臂相勞浚動榼酒  
使人頓忘形骸何必減陶士行孝廉佳致也吾邑雖

多山水而原隰底績便侔近郊其人秀蔚特起端方  
廉利能世其家如君者亦時有之耳茲地鸞湖貴溪  
象山學者宗為泰岱望精舍窺君者倘成都矣君向  
機雲徵洛赴闕有期於此自致所謂敬和栖託好佳  
其然乎損書沐貺開美良多下風俟譽伏深銘戴

祝克昌

向以先夫人襄事待壙山中往來平岡日三十周粗  
畢經理匍匐致謝不虞惠徼足下擊鮮庖膾過為供  
具此自足下盛心而迓虞期迫黽勉奉懇告歸脩途  
可半飛雪乍零夜度黃沙嶺白雲蒼莽林岫皓然味

幽蘭之句歌黃竹之哀側耳溪聲潺湲若咽聳身寥  
廓岵岵若低爾時居人門掩蹲虎巖號踏蹴青天排  
徊玉鏡不知六花如掌翩翩然撲笠蒞也丙漏始抵  
庄馬筆叩扉童子煨爐拂雪而入先跼諸儀已候亭  
左忽違墓舍不能不悽愴方寸誦陳思王生前處華  
屋零落歸山丘欲發踟躕悵悔至再詰朝遂登平岡  
謁辭而山徑雪深埋沒蒿萊不可凌進遙拜風木慟  
哭而起夫以阮步兵之散髮箕踞謝鎮西之把臂脫  
衰遠士竒蹤千載軼舉方之日幾不歌禮法未安僕  
即不敢醯醢豈敢驥附之乎峻却雅情獲戾彌甚想

以逼歲反哭鄙念人情理俗雙遺差為可原耳草草  
附謝往此申款獻歲伊邇足下探春之便或得一相  
過否

薦羅生

夫歌感於雍門郢里曲賞乎落葉哀蟬李媠合節延  
年協律樂府之妙今則渺然故知情致之事非慧心  
人不傳斯伶玄通德寄意不淺也近得羅生頗進此  
道書餘令作柳耆卿曉風殘月之弄如霍家小玉初  
對十郎唱十字詩婉變秀媚坐使紅錦纏頭不惜十  
萬也方之于昔可並阿丑恢諧今則未見其比頗得

意於此子矣正欲祗事左右恐不得當吾以為足下  
作達自可與語情之所鍾尤在我輩願賜燕閒供奉  
一曲善和坊裏取端端致不當爾耶聊書尺一為之  
緩頰或附岐王鬱輪袍之薦也

黃景德

閩中一別十年不得握手弟三致書足下而不得一  
報啓何也快快可知矣歲月如驚門牆浸遠言念謝  
師悽愴如何令子想是英物足下曾過省視之否死  
者復生生者不愧是在足下如弟腹背之毛竟何益  
有無也存歿關心悲涕交集

宋比玉

釋禪以來世味頽然泉石轉篤家山澤之儀繪魚鳥之致五湖一棹泛同鷗夷峨眉咫尺岡登華子演南宗於鷺湖望香爐於廬岳蒼茫雲水婵媛佳陰道人韻士課酒微茗栖心肆志遂廣所懷僕之舍藏當在泌水之一章矣何必子桓齊年於光武陳思定文于敬禮哉

又

損惠佛像端嚴莊好一榻供養足下假我以西方津梁矣

方伯英

自子豐歸久不得奉一字足下也政為足下憇憇才名不利人乃爾耶陸士衡有言或濬發於巧心亦受嗤於拙目腐鼠嚇人何益毛髮黽勉加食自愛夫市生之不得理業以朋廢一朝而出陵陽得侯至動秦皇顏色剖為宗器至今稱羨楚昭二主千古唾罵可悲已請磨橫劍一當昆陽毋慮也

胡永嘉

雲門多士未若足下僑盼也今海內方以詭文稗史小說短記偏部無不入義柄文者不得不取盈之遂



用以成風足下標然大義一統以醇正可為中涓之  
砥柱矣豫章娓娓玄言不置既別以來意更凄切僕  
今家居湖上秋杪初冬四繞錦林靈山若黛雪花六  
出撲面如掌彌天而下茫茫原野舉觴浮白縱橫賦  
詩恨不携足下共賞也任筆書懷無復踰次

徐斗文

夜臥寒館蕭然雨雪披衣而起燒芋煨栗遂成四絕  
今寄奉覽

吳廬山

縑袍戀戀殆難為懷爾日怏怏出章江不知所別也

往好與足下論詩退而悔之詩多不達豈真能使人  
窮也功名富貴自是長物丈夫取適志耳斗牛一區  
方域相望人事蹉跎竟違廬岳之盟慨然而已

周更生

更生足下近况奚似絳帳高居擁羨少姬致足樂也  
閱泰寧書姬免身得雌令人意惡耳丙年業近斯一  
戰得王之日而僕顧終日抱病吃吃談藥餌孰與更  
生高議延津挾幼艾望斗牛間隱隱雙龍蜿蜒之為  
快也

劉德徵

比聞入閩行役為苦徂暑返棹建溪終日啜茗庶以  
解渴經武夷曾踏大王烟霞玉女妝鏡否世事翻變  
不可預面貴自適志以尊生道耳足下恬養綜覽文  
章何憂不致身而偃蹇竒數去歲有苜蓿之憂今年  
有西河之感重膺累苦何由得展伸志意亦以為適  
遭顧男兒七尺何可自摧挫也應龍泥蟠時至則天  
行耳不佞朽材敗木輒自縱誕雖志欲爭列綺繡互  
攀日月而力不逮時躑躅難進悔為功名所愚美意  
欲取百氏論列長吟哀歌一泄所憤念追足下硯席  
舊歡通家曩好尺一道意以寄鄙懷

上中丞衛公

祿所聞天下之士其上則爵為時英蔚為世佐緝熙  
天業流懿鑠于神州澄燮皇風圖儀形于煙閣下則  
銷聲幽壑閱景深山紅蓮為衣長絕塵纓之頽白雲  
作侶永遺結綬之情斯兩人者蓋托根園壤竹栢質  
其中心奮翼雲枋鵬鷗齊其內適者也伏惟明公德  
合二儀道驅群古烹鮮敷政則周南之愛甘棠秉羽  
奏功則漢水之沉危碣招來俊彥言刈其楚霜珩雪  
瑤無非明月之珍金絡銀羈悉是遺風之乘祿也望  
龍光于綺漢瞻鳳彩于丹巒者有日於茲矣不謂魏

勃妄庸門外無擁帚之地  
黷明固陋堂下乏收器之  
階徒有棟志餐風沐魂想德而已  
所以俯忘芻蕘之  
賤仰干牙纛之崇者正以雕章未藉盤盂非曰後凋  
麗藻如逢金石滋以不朽故謝安名德隆表訖於無  
文郭泰布衣豐碑傳其三絕千載而下猶有遺歎謹  
厥角稽首露膽陳誠伏惟明公無遺幽譎昔者先大  
夫負采綺齡策名弱冠起家郎署經始 帝庭恒秉  
風裁抑貂璫之丐奪高持謹議杜宮掖之奢媒一麾  
出守千里宣化敦耕勸穡巴郡扇其晨風興利除苛  
穎川豐其時雨百姓固椒蘭遜馥親戚讓歡者焉忌

者中以小法謫汀州司馬攀轅臥轍非惟淮上之民  
守闕上書豈止河南之衆嗣亦樂公社立於三齊任  
延祠起于九真矣緹油在軾曲翳既將不為左官缺  
望惟以王務縈懷公道既白朝議共寃遂擢太僕丞  
桑榆照地朝飲泣于風枝墳壑造天夜痛心于管蒯  
故得林鳥銜土野獸擾廬燧穀屢更苦塊有既起為  
兵部郎中晉有隨會則枹鼓無聲魏有黔夫則干戈  
卷閣度遼振旅出薊視師紫塞北看山川成于聚米  
玉門西閉管鑰固于封泥收甌脫而溺駝抵交河而  
飲馬矣已而移旌東越叛尺籍者心驚分陝漳南晚

縵胡者意戢手握天憲身當价藩慎是五刑靡敢重  
輕於丹筆亭茲三尺常虞出入於金書但陰德弗徵  
于後葉高門有爽于昔談過佚之愆非異人任也番  
禺八桂爰作屏翰鬱島扶桑更煩籌策大司馬大將  
軍羽檄至粵傳騎累跡欲收東夷之兵往赴屬國之  
援先大夫不欲以介鱗雜種易中縣之衣裳華夏靈  
威示裔夷之瑕釁憂深思遠竟撓其權蓋南海於是  
狎野百越倚為長城焉入守太僕卿靖恭未幾飛語  
相及遂乃拂衣高蹈懸車歸里花前高會燕有嘉賓  
庭內睦親衣無常主楊震之揮豐餉深畏四知趙盾

之下壺殮非望一報若夫翬飛廣宅前哲安其宮牆  
龍鱗長畛後英食其租稅乃遺言于就暮而頽命於  
屬纊者也至如金版玉笈之策成誦在心吟猿落鴈  
之竒應之於手是以一摧強胡之兵再弭島夷之禍  
三平閩越叛卒之亂一鋤晉安反寇之虞哀矜而釋  
大獄咄嗟而定驚罔則應變捷於赴機方略迅於墮  
丸矣棲遲岩藪息影松筠僅餘十載奄歸長夜冊冊  
未耀懼餘烈之罕稽玄石弗刊悲泉門之載閔祿痛  
戀兼纏憂虞雙集少曾發篋徒讀父書長屢過庭空  
聞詩禮豈無荷薪之志亦有學裘之思惟以美雛為

歡階前永別椎牛不逮墓下長哀繼復積粟萬鍾慟  
仲生之遠負高堂九尺成魯氏之沾襟祿所以廢書  
推帙念手澤而無情毀冕裂冠謝人間而遠托者也  
青山桑柘有先世之故廬白露蒹葭即伊人之舊浦  
春蓀漸迄秋菊被畦宵鶴隻而引吭晨鳧雙而鼓翼  
固已結茲石友代彼瓊簇矣飽食安步覺耕鑿之為  
煩宴處榮觀寤滌除之都盡唐風絲眇沐浴安窮舜  
日舒長遨遊無饜其或松楸未翦執條而泫然雨露  
既濡撫時而悽愴寧能身離墳墓思雜風塵橫使少  
游獻譏毛義騰笑乎伏惟明公抽揚小善枯骨還榮

褒飾潛芳朽齒更肉謫神眉齋土引領崇臺倘降惠  
金聲光頌瑤渠俾得值之竹帛鐫之鍾鼎則蠢蠢輕  
蚘遠憑駟驥之旌冥冥委羽遙被燭龍之耀祿不肖  
當效蓬萊使者銜環而復隆恩太液波臣投珠而酬  
厚德臨牋心疚緘牘神驚

與親友絕交書

孤昔讀伐木之詩頗覽如蘭之繫未嘗不流連慕類  
怡悵生情又以為裘鑪與紈扇相傾朱炎及金精迭  
曜盛衰倚伏運之常然崇替迴環理之恒數攘攘之  
衆心快榮華蚩蚩之氓智狃勢利故游魚所歸必擇

有淮之水暮禽爰集成遵鬱彼之林至于窮陰凄然  
水泉始涸秋霜一下英葉俱零駭鱗徙矣矣窮數而  
求潛孽羽遁焉望故林而不戢彼物情之多變况人  
理之悔吝乎方先大夫時羽儀九列冠冕百辟華蟲  
未弛行馬在門內史所頒半歸舊故尚方之賜必散  
陋宗魏其屏居尚多把臂仲翁歸老彌樂揮金賞識  
人倫士宗齊于郭泰優游宴喜民譽比于陸生當此  
之時縞紵之游託心芝室薦蘿之戚欣附松標繡軸  
朝來里門成市珠鞍暮散衢陌如雲贊豐功則伊呂  
不足扶轂頌盛德則顏冉未堪陪乘異得永托龍門

攀鱗爍彩長依白日排冰吐蕤先大夫以為采錄春  
華不墮風流之槩剖瑩瓊瑾庶弘文雅之途於是兄  
弟具來風人因之有懌坐客常滿北海為之最驩孤  
幸得拾謁應門仰同荀靖奉觴賜瀝遠擬淳髡殷勤  
久之何其樂也柰何昊天敷慘哲人萎落日月不居  
委繁華于修夜河山可拔痛羸縮於一朝兔園賓客  
終別池臺銅雀營魂空纏歌吹哭止宿草不聞元量  
之酬恩醉入西州無復羊曇之墮慟苦塊窮人創痛  
無極諸公曾無毛玠薦親之誼罕有曹丹撫孤之仁  
紫貝成章青蠅变色顧眄輕于草芥訕望重于丘山

尋斧乘危靡念芘根之戚操戈騁愛已同貿首之仇  
嗚乎斯人亦已太甚夫感人亡而物存者對繁弱而  
流涕悼形潛而事顯者過酒壚則興哀彼乃轉眄背  
親憫然矣義總帳猶懸動伎念于飄瓦玄壤未歸藏  
禍心于毀室舊恩化為新讐至歡變成萬恨區中義  
士遂無一人然則大風立于青丘長魑厲于裔土九  
嬰暴戾于凶水參目甘人于幽都方之維今豈足異  
哉又其次者好以細苛繩人樂以錐刀競污終朝游  
處危坐至夕竟日獻酬捫舌吐語占對不慎便為釁  
端視瞻不常即成罪罟嗟乎人情艱棘周道險巇坤

厚天高上下無容身之所寒山湯谷北南之投趾之  
區禍如發机孽同膏火吁可畏矣孤明乖先覩達謝  
兼忘進無揣摩希世之能退寡鉤鉅釣人之術蛇出  
于軼防患既疏麋興於前冥心未覺又筋駑骨繼亟  
露麤踈歡少哀多稍增灾恙安能枉頽放之天材受  
世人之黥剝損不訾之休令快夫夫之搏噬哉夫金  
剛水柔既稟殊方之性冰涼炭燠當垂同器之居豈  
如溝水西東京索兩指其憾參辰隔濶曠林共釋其  
嫌長謝故人請從此訣廷尉撒裾之地任設雀羅公  
孫吐舖之宮須為馬廐矣某聞南越有建德之國冊

丘有不死之鄉其中微徑交通矣地絕曠紅谿清淺  
 鷗鷺親入青林刺天陽景罕曜其人少私寡欲差無  
 利害之心不俚不怒殊少熙涼之態可以守清淨可  
 以避喧囂即欲溯洄遊翦跡中泚之適之軸歛影  
 松阿要武仲于枝巢交伯成于窮野招真人于天際  
 降若士于雲清不能作人中闌闌令彼側肩風下崔  
 嵬俾嗟死草矣至如月沒參橫不妨閒寂窓虛簾動  
 勿費相思雖有良朋安知其不為鷹雖有密戚安知  
 其不為獍松竹之契都在批根金石之交并從割席  
 疇昔歡宴今離析矣杯杓流塵誰銜接矣絲桐清聲  
 歸永擗矣灼灼鮮雲辭城市矣悠悠弱霧棄臊穢矣  
 略疏狂愚仰混聽覽雖復胡質慷慨之語魏武激厲  
 之談泰山可搖此志不奪

言續二十三首

表其即未嘗望見顏色

甲秀園集卷之三十九終



甲秀園集卷之四十一  
中秀園集卷之四十一  
初陽雲山作才林身多伯成子窮野招真入于天際  
降若士于雲清不能保入中閭閻令彼側肩風下雀  
鬼俾嗟死草矣至如月沒參橫不妨聞寂窓虛簾動  
夕鸞飛出石罅其志不奪其不為鷹雖有密戚安知  
吾飛玉憑中其無與對賀斯之語踈劣媿屬  
朝未辨矣故故難雲籍知市矣悲悲悲霖霖葉朝難矣

甲秀園集卷之四十

鉛山費元祿無學著  
雲間陳繼儒仲醇校

文部

書牘二十三首

楊止菴先生

仰惟臺下鄉邦重望人倫師表某即未嘗望見顏色  
而餘言緒論私淑為多比年臺下握銓衡於廟廊之  
上進退百官臧否人物海內無不仰承德化而猶不  
忘山林恬退之士岩穴遺逸之賢論薦一疏卓然有

古大臣以人事君之義但不肖竊有進焉我國家  
自祖宗數百年培植以來代不乏道德節義之士  
亦不廢弓旌旁求之典著在耳目者無論已即如吾  
鄉南昌章斗津先生之薦辟廉頑立懦豈不為熙朝  
之盛事鄉邦之美談乎顧人才跼伏無盡參差萬緒  
或迹著明晦或才兼語默若桓譚之褰俗馮衍之忤  
時北海之凝峭中散之峻絕世寧無有以其一偏之  
疵而棄之者又或若子雲之博覽相如之凌雲子長  
之竒才可以黼藻皇猷乃拘於制科而不得上達者  
又或閔景山壑凌氣風霞若袁安之高卧仲蔚之蓬

蒿其埋名滅迹而不欲富貴者又或負經濟長才若  
傳巖之版築隆中之抱膝必待聘幣而始出者又或  
躬行孝友克慕聖學若陳白沙吳與弼西先生之流  
而未嘗得經薦辟者凡此數輩無論天下即當今吾  
鄉亦不可謂無其人顧昔或隱於卜祝屠保之中今  
則往往出於公卿之裔列於諸生之籍而州里不薦  
士郡邑不迎師以公卿之裔忽之以諸生之籍輕之  
比比皆是此積行君子壅於上聞而英雄豪傑有不  
售之竒也傷哉世無彭惠安孰薦陳白沙哉臺下方  
求賢若渴似宜於此輩中益弘搜訪無拘制科無拘

形跡庶輻輳燕路者高君王之義驤鑣魏闕者慕公子之仁書所稱萬邦黎獻共惟帝臣詩所稱思皇多士生此豈國得人之隆其且於今日躬逢其盛矣至如某者益不翅算所志不出山林所學不出章句惟是沐浴光天化日之中竊附耕田鑿井之衆嘯歌偃仰以終餘年如此而已安敢以漏越之琴竊莊文之價缺齧之劔盜須哀之名乎葑菲之言似覺迂繆惟臺下少垂聽焉

李麟初先生

日與足下在豫章邸中慷慨談心豪飲相視致足樂也場畢正欲與足下款洽論千秋大業而足下歸矣猶謂入聽鹿鳴當來也柰之何共黯然哉明珠在前慙我形穢按劔並罷重使心傷但澹生乃能登場揭旗鼓而前亦大快事矣嘗念劔入延津豐城之寶已化讖歸八百龍沙之聖將臨賴我二三少維王氣所由聲求相與唱和交應下生之玉終侯陵陽豈一發不中便頽焉自廢也足下善病今復自愛強起不白眼在旁又何與焉蓋不佞冬來小樓山光對雪命觴浮白自解乃所以解足下者如此

又

去秋罷省試拓落之極不及過足下畜一把臂至今  
恨之弟今隱矣萬念俱不復關心山中偶有自燕京  
至者傳足下得雋南宮最後又傳足下讀書中秘不  
覺頓足起舞從小婦索酒北向稱賀也方今主上  
明聖爰立得人太原相公想當為蒼生強出晉江福  
清東阿三相公負海內重望以羔羊素絲之節休休  
有容之量相與左提右挈而足下輦雍容謀議翼贊  
盛明天下太平之化可拭目以俟所謂兄之道行即  
弟之道行弟真可以隱矣弟嘗謂盛世有隱士亂朝  
無逸民蓋世亂民方苦於橫政之不暇雖欲隱得乎

弟今與足下約廊廟之事君為政山林之事弟為政  
當官有實效經術通世務弟為足下望之如北山有  
捷徑處士盜虛聲則弟之責也弟之耻也惟是千秋  
而後得附足下大筆列於盛世逸民之流以記姓名  
而已他何望焉勉矣足下懋建功名以畜竹帛令弟  
得安枕山林從吾所好而後乃不負弟索酒稱賀意  
也小詩率爾書扇頭奉寄北堂燕雲可勝悵結

陳公試

僕聞福善之門莫美于和睦患咎之首莫大于內離  
何者水火相爭豔在其間五味以調昆弟相愛讒賊

間之肉骨已危所從來矣僕少讀書見古忠臣孝子  
憂讒畏譏未嘗不泣下傷心今乃親當其事益用悽  
絕聊為足下陳之僕少賦質孱弱終鮮兄弟先夫人  
用以為憂因為家君買妾吳氏賴有天幸得產幼弟  
先夫人鞠育顧復勞悴過于所生僕所以視養撫循  
恩甚密焉壬寅之春先夫人忽棄栝椽垂沒之際倦  
倦以不見弟之成立為恨今弟已十二歲僕每思先  
夫人輒擁之而泣常戒之曰謹慎從爾先大母之言  
弟亦稍稍知所嚮往僕自謂沒身可保不見閭墻之  
變為兄弟憂頃為弟也母者忽宣言謂僕欲弟之速

死僕一聞言損心酸足不知所出喟然不覺涕之無  
從也嗟乎讒人者之於僕亦甚矣且其屬意非止吾  
兄弟也語曰枯糠及米其萌芽所以中禍僕者甚深  
幸而家君超然遠覽親見僕之友愛察其本心若不  
見諒則肘腋之變不起于帷幄者幾希噫讒人者之  
於僕亦已甚矣夫僕之生平苦身自約不敢差跌飾  
小行競小廉以自托于鄉黨無論為足下所知即臧  
獲兒女凡有血氣者皆諒其無他昨備聞此語無不  
痛心疾首願為僕接办於讒人之腹者豈僕不能得  
之于兄弟而顧能強之於鄉黨乎夫善惡之形也如

龜焉灼其中必文於外向使僕素無和樂且耽之愛秉天性刻薄之資人將不以為子兄數雖使剗心着地何足自白且僕明未嘗負朋友幽未嘗負鬼神乃於骨肉手足之間造念若此夫禽鹿視內人面而能疆行者足下視僕果如何人耶僕又思為此語者不過以僕慮弟之壯減吾之產業基趾耳夫富貴福澤各有分予人命有限歲月幾何所謂一生未知當着幾兩屐也僕數輕勢利若鴻毛所得皆隨手散去一身之外皆為長物月食三斗米不盡何容得有貪情家有恒產足供兒女衣食僕之願足矣役役經營

於分不當得之物以遺不可知之人此又向者田文之羞也僕日夜念此熟矣利人之有不仁而况於兄弟乎僕雖愚且陋計亦不出此皇天后土四方地主實式正之誣人者殃及三世讒夫終當以此無種矣嗟夫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杯酒責望談笑戈矛古今罹此患者寧獨僕哉僕不幸而構宵人之讒又幸而恃家君之明有以間執讒慝之口僕復何恨惟是讒在兄弟為大亂僕懼夫讒人者之耿耿於僕未厭也是以中夜拊心歎息輒呼先夫人而泣淚下霑襟有不能自禁者矣以足下深知僕故敢縷縷舒忿憊于

左右足下昨教我忘關伯實沈之忿敦棠棣孔懷之  
義毋墮讒夫之計以為家居憂自非垂念世誼之好  
孰肯發斯言哉僕雖不敏請終身守此言也書辭繁  
委不知所云惟足下亮之

吳元卿

山川悠遠違隔逾年悵望增勞恍如夢寐頃行甫歸  
以孟堅之變卒卒作數行奉訊未盡所懷今聊為足  
下陳之僕與孟堅定交十年義比斷金情猶同產感  
意氣於一言結文章於千古此自足下所知者已矣  
之春復因孟堅得交足下爾時林生衍南鄭生兆勤

陳生公試先後並集鼉采聯袂而出并棲而入摛詞  
則含商咀徵論學則研幾極奧一字愜心金玉不顧  
片言得意燒炬達晨若乃鮮花匝樹綠柳啼鶯白雲  
生海素月流天未嘗不流連琴酒顧盼凌厲汎舟夾  
鏡採藥峨眉惜景而持繩欲繫邀歡而秉燭相催斯  
時也悠悠忽忽自謂已分不知其樂也無何足下有  
陟岵之悲僕亦有陟岵之慘孟堅傷奉倩之神僕亦  
下潘安之淚人道多故歡樂常廢僕與足下追述往  
事屈指舊游未嘗不淚下沾衣也然二三兄弟猶眎  
息無恙不啻孟堅一旦奄成異代雖神理緜緜不與

俱盡而人之云止痛惜之深言何能喻然後知羊生醉後之哭非虛誕而山陽聞遂之感情不能自禁者矣又孟堅亡後僕獨坐館中寂寥眇歡行若無所之坐若無所偶舟經月而不御園浹旬而不窺峨眉夾鏡咫尺千里每思當日容範之好宴謔之言宛然在目僕獨何心能不興悲夫鳥獸之喪其群匹也越月而過其故都猶必翔回焉嗚號焉乃能去之况於人乎且僕之鍾情足下所知居嘗讀書每遇古人存歿廢興之際未嘗不掩卷三嘆淒然下淚乃今身見之當何如耶即欲破涕為笑而憂來無方自非齊死生

為一致等今昔若夢幻者有不能遣此者矣嗟乎日月遄逝年齒易邁悼人命之危脆愬茲體之將然往者不可得矣來者猶可追也僕願與二三兄弟復尋舊好而足下以太夫人色養不忍遽離膝下於子道得矣廓落兮而無友生足下獨不存念故人耶聞鄭生言太夫人恃粥無恙且蒲陽與鵝湖往來一晦朔耳非有道里之遼絕歲時之悠久也願足下惠而好我申繾綣之情篤伐木之誼僕將與足下尚論述古校仇鄙集授之剞劂俾千秋之下不作頑鬼而生平之精神意氣出處行藏與夫交游親好園林泉石之



娛皆得附之以自見於是與足下日鼓吹為歡徵歌  
選妓肆樂當年所之既倦情隨事遷然後同足下結  
廬而隱簡棄人事神明芝朮尋不死之庭究無生之  
旨此亦生人之極樂大丈夫之能事也足下得無意  
乎存沒關心書不盡意莫春三月景清時和佇望顏  
笑以寫我憂詩曰未見君子怒如調饑惟足下留意  
焉

又

醉中泣別彼此黯然是下南歸弟亦西去行役之勞  
風塵之苦不可具說足下稅駕故里稱壽北堂無塵  
務之經心有天倫之適性獨弟逐隊奔馳拮据場事  
耳目俱非故我心靈都已窒塞徒欲在世了世庶幾  
置身青冥振羽風雲然後返我初服專營丘壑不謂  
命薄時舛垂翅空歸益信鍾鼎之無緣山林之有主  
也家有負郭之田門無剝啄之客企足北窓雜玩文  
史自覺由光去人不遠榮辱得來俱已等之夢境譬  
彼飄風况淩秋色宜人紅樹黃花足堪娛目日侍嚴  
君行散園林夜擁三婦談笑中閨生人樂事弟且兼  
之以此求榮恐亦天公不許也令兄來得披來誨具  
悉山居動定甚慰懸注令兄韻格適上神鋒標映暫

別天池棲遲敝地辟之飛仙舍蓬島而游人間弟獲  
 旦暮欽承沃領玄誨欣慰無已但令人轉念足下耳  
 足下酒德近更精進否縱橫泉石酩酊丑山偃仰支  
 離當無不可弟明年有金陵之遊意欲與足下再尋  
 燕磯牛首之勝吊六朝君臣於荒烟斷草間徐登太  
 山觀日月出沒處而歸然後與足下杜門終隱秋以  
 為期幸足下強飯自愛

又

賢兄高臥武夷尺書相示當作俱隱否武夷君又據  
 此峯恐未易奪也

又

林衍南遲遲不至何也館中寂寞而湖上黃花四發  
 英英垂照丹楓艷於林間白鴈傲於天末秋風悽愴  
 足令人悲况在懷土尤為作劇故須以酒寬之

又

足下篆體大有勢也不妨更作一二館壁上

又

忽渡九日許玉成在此少選當携榼石林一會魏文  
 帝鍾繇帖謂九為陽數日月竝應故以享燕高會再  
 冉將老思殮落英念屈平不得不慨然於衷矣

晨起見湖上白雲匝地雄風中條雨淫淫後西北來  
悲壯哉淒然自失也屬較兩帖至聊以作答

黃若木

伏念足下雄才蓋代逸氣橫雲一目而十行俱下涉  
卷而無玄不窺蓋殫三墳之微盡九丘之極莫不騰  
於舌杪散在筆端誠詞林之冠冕人倫之領袖也僕  
曩者妄附神交僅通尺一遂辱足下獎許過情可謂  
紆鳳彩以耀榛薈迴連城以映瓦礫雖意氣之所寄  
非淺識所宜當也顧咳唾雖沾顏色不遘西風可懷

孰能無思我心則勞其斯之謂北者各嬰世務音素  
多闕亦以國家方張彌天之網固當欣戴足下攀龍  
附翼指此薜蘿出從鷓鴣驚有道則見不亦休哉而命  
與時違志乖願阻陵陽尚且未侯欲以燕石而望什  
襲之藏希明堂之遇必不可得也嗟嗟萬言杯水驗  
李白之言一城莫賞傷陶令之賦人之生何為哉為  
富貴乎為功名乎為文章乎為逸樂乎富貴功名既  
不可以力取而徒欲汗窮愁之簡屬離憂之詞勞七  
尺見在之形博百年枯骨之譽亦可為寒心可為流  
涕者僕疇昔之志不幸在此頃被放歸來省念人生

數紀之內如一隙之光如一臥之寤富貴功名天公  
既不欲相與文章大業僕亦不復經心惟是託形崇  
阜息影長林入侍嚴君出對溪叟擁愛妾携稚子留  
連三雅之杯醕酖千日之醉時與二三緇衣道侶稍  
講出世因緣得失時也行藏運也任性靈而獨往保  
無用以得閒不亦逸樂當年而無虛歲月哉近聞楚  
中有異人能服氣御女行年百歲而未嘗衰僕欲褰  
裳就之世事碌碌諸不足污吾齒頰矣足下天才煥  
發行且俯拾青紫勒功景鍾錦繡為衣朱丹被轂斯  
大丈夫之志乍聞僕語不將掩耳不願聞乎勉矣足

下各行所志僕之本懷亦可為足下道難與他人言  
也宋比玉謝伯元諸君子亦俱拓落不偶何名士之  
厄不謀而同乎周方叔聞已籍名諸生差為詞人吐  
氣僕素欽其人愛其文幸為僕致聲貴邑名士淵藪  
簞門圭竇之中當復有知名之士否足下既任斯道  
不可不時加接引也有則當令僕聞之千里而得一  
士猶比肩矣林友歸草此代布區區相思之深良不  
能已何時把袂共披心腹

又

吳孟堅遂化為異物痛悼之深如何可言此君抗志

甲秀園集 卷之四十一  
千古才蓋一世於學無所遺於筆無所假辭賦瞻博  
長卿之儔樂府五言古精工雄鬱無一語落漢以後  
序記論傳碑銘皆原本六經取裁秦漢雖西司馬無  
以遠過也至于論國家典故利病昭若列眉擘畫經  
制綽有成算假使及羽儀之時應風雲之會必能翼  
贊隆化鼓吹文運而天與才名不與壽考令異才偉  
抱一旦與秋草同殞厥嗣式微不振遺言緒論俱化  
為灰燼痛哉痛哉寧凌有斯人乎此君生平故少  
許可時為僕言足下不可謂非足下知己僕不敏無  
能為此君重足下誦讀之暇當為傳其事以昭示來

茲勿令此君終泯泯也以足下意氣聊復敘懷存沒  
關心言不盡意

湯叔寧

叔寧足下西山邂逅彼此意氣便稱莫逆無何足下  
別去顧我旅舍戀戀之情即同產不啻也弟與尊公  
先生徘徊者且浹旬擬足下當驅馬西來共訂世好  
不謂彼此並遭按劔第命薄才疎不足論如足下瓊  
姿玉質天才煥發每一吐語輒辟易萬夫柰何亦復  
不售耶大抵名高之士不能不受造物之妬妬極卒  
亦當受造物之憐足下第安之海內知名之士輩出

矣第雖罷駕亦思背城借一收合餘燼為足下鴈行  
頓刃足下許之乎歲杪懷人興言轉切惟足下加食  
自愛

林衍甫

省啟知欲某以講學為事夫古人之學患學而不講  
今人之學患講而不學某願學不願講也

又

得初十日書悽慘了不可讀復仇之義是在吾子志  
梟逆僕吾未嘗須臾忘也

鄭兆勤

長夜不眠攬衣四起北斗西移征鴻南去思鼉湖泛  
舟峨眉採藥念元卿之遠隔嘆林生之乂離傷孟堅  
之不再偃仰風塵慘慘少樂其為愴恨可為心哉

吳相臣

賢叔來損書相及備陳契濶省覽周旋慰同促膝僕  
素無廊廟之志今且鏟迹幽蹊銷聲窮谷本懷已遂  
夫復何言所恨湖水就涸藏舟于陸無以自娛白雲  
紅樹每念昔日携手山麓觀清湖駕鸞就浴處不覺  
悵然聞頃暇日無事頗學賦詩可久可大莫過乎學  
求之在已惟努力精進自可冀其有成也鹿人曾得

氤氳使者帖下否千古快心之事乃千古冤孽之場  
此處不可不一下慧劍斷之何如衍甫歸草草寄答  
惟慎愛光儀以岳後會

鄭襄甫

昔者吾友孟堅嘗稱足下於僕不去口每思言敘一  
副積想企慕之結實過饑渴令兄至忽枉來告并辱  
新詩獎許非倫徘徊吟咏有如面對顧令人恨先施  
之未能矣足下才既天授凌爾精研今秋謂宜摩天  
以去凌垂翅歸也時無英雄不免有阮嗣宗廣武之  
嘆要以鸞鳳凌雲漢以舞翼鳩鷯悅蓬林以翱翔文

夫用情各逆所好足下承聲響發會且有時豈與弟  
鄙鈍之夫較行藏而論出處哉山居岑寂日潦倒酒  
壚因林君歸草草布此以謝足下厚愛千里神交不  
勝睇戀

董嘉生

往歲讀足下詩便思一晤言為幸頃被放歸來門庭  
蕭索忽枉足下手札併致新詩且讀且嘆破僕孤悶  
多矣緯真若士兩先生序自可重足下僕無能為役  
疇昔伎倆且盡安敢與足下稱雄對壘乎惟是緯真  
既往風流永墜讀其遺文不能不掩卷而泣也

鍾陽伯

得家先世事跡於老伯如獲天球河圖祖宗簠簋實  
式靈之某才不逮古粗紀成文聊以備一房之譜尚  
未能盡收諸宗也用志極廣而筆力有涯會將有事  
場屋俟諸異時或有暇及今以成者奉觀

節卿弟

別來念弟殊甚大人在堂晨昏定省之儀想吾弟自  
能盡之一切冗事喻左右慎勿輕聞恐高年性急致  
觸其怒也弟年漸長當努力學問勿學汝兄年過三  
十尚爾碌碌無可稱述秋來母夫人墓庭可一往謁

橫林秋祀亦當趨赴拜掃祭祀自是人子本職不可  
藉口多事事孰有急於此兩者乎二侄在家可時時  
教之當教以身勿教以言也世路險巇平地風波况  
吾兩人幸處充贍尤人所忌見諸宗族及一切親友  
寧謙寧嘿嗔所謂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  
無慎之慎之館中時令守門老人看守待汝兄場罷  
歸來勿使三徑就荒也

又

歷科會元卷俱閱完否前輩王唐錢瞿下逮太原鄧  
孫馮李諸名家當熟誦無論即如近日陶吳湯顧許



楊及今科施公皆卓然精詣各具一段神理有不可磨滅之見不可不反覆究心朝夕擬議以師其變化如莆田陳鳴周先生素學湯公卒為湯公賞識以其驗也會元以下海內擅此道之長者當不乏人皆吾所願學而精力有不逮姑就吾性之所近者得數名家常置案頭非謂數名家之能盡天下之長而吾所癖在此第試閱之如同吾好則可否則海內名家多矣弟亦就性之所近者別選六七家諷誦若近科各會元行卷俱當留心勿視為尋常可也汝兄年長矣於此道頗窺一斑而造未能及巧可以中力不可以

至自知甚明今所望惟在吾第弟其勉之

雜續二十首

損惠佳釀宜城中山擬之非妙安得痛飲勿豫人事之為快哉

孟堅才識明敏良史才也常欲成昭代盛業一旦永歸長夜是天之將喪斯文也痛惜之深不但友誼相悼而已

夜登廟嶺雪暗如沙冰橫似岸此時百感交集方之衛洗馬渡江形神憔悴當復過之

張幼于遂構此禰聞之驚怛此君好奇終以奇死惜

矣哲人零落風流邈然誰為百身贖此君也

從夾鏡坡望劉林霜文翠照陸離炫目江南秋色真

百倍春光也少頃當携尊與足下共此

登峨眉山衆美都盡長江衣帶其下望風帆隱見如

鳧沒鸞舉懷人吊古不免有阮生廣武之嘆

羊腸起于衽席風波生于家庭令人忽忽不知有處

世之樂

山居大異市廛致足樂也

得書知訕然抱不遇之感連城賞球千里別駿今不

復有人矣可歎可嘆

崔駟以不樂損年吳質以長愁致病並皆往事之明

鑒不可不思也

見橐駝言馬腫背足下云云不足怪也

頃為孟堅草傳撰文懷人感往增愴終日沉吟不成

一字

暑甚是下猶動夜讀無乃為勞

去冬收得雪水三斛足供歲用以足下同好尋當致

之

人有毀僕者僕置之不辨足下謂辨與不辨孰勝也

邑志埋韞歲久編韋稀絕難以緝綴不知何時當見

成書也

得黃精數斤以奉足下受壽永多莫斯為貴

所患當是形神少惡但能瞑目靜坐守督調息何恙

不已

丈夫生世少得自見即當埋名削跡以娛當年終日暇

名至老不已猶之乎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

人也

性疎懶不喜與人往還每念孔北海座上客常滿不

知此君精力何以耐此

甲秀園集卷之四十終

